

文学大众 / 文学大众社 · 一 V. 1, no. 1 (1936, 9) ~ [?]

· 一上海: 房坚[发行者], 1936 ~ [?].

: 插图; 22cm.

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17.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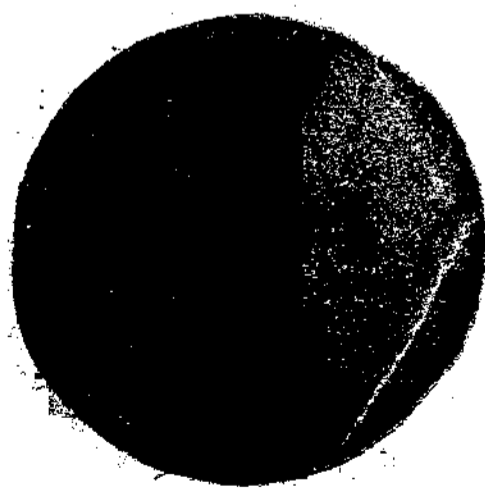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no. 2 (1936, 9 ~ 11)



九一八五週年

紀念特輯



## 發掘全國青年作者的寶藏

### 表現文學界的新進力量

#### 「習作獎金」徵文啓事

「文學大眾」的出版是完全依賴讀者的支持，它所要努力的，是選拔青年的習作，予以發表的機會，藉集體的批評來提高創作的藝術水準。

我們由于出版自營，暫無力支給稿費。但爲鼓勵作者勤懇地忠實地寫作起見，特募集捐款，籌設「習作獎金」。我們並非藉此張揚，不過要鼓勵青年作者苦心的寫作，引起投稿本刊的興趣，希望由此可以發現現階段文學上的優秀的或足以稱得起代表的作品。這不獨是「文學大眾」的一份成績，應該是全體文學界的一種光榮，這一定是邀得大家的贊助的。

#### 「習作獎金」徵稿條例：

- 一、第一回獎金額數定爲國幣伍拾元正。
- 二、徵求一萬字以內的短篇小說（題材不拘）選擇最佳之一篇給與獎金。
- 三、截止日期爲本年十月二十日，應徵稿最好掛號寄到，並請寫明「應徵」字樣。
- 四、收到之稿，由本社約請的評選委員會評定，并附專文表示意見，於本刊十一月號發表之。發表後版權仍爲作者所有，但得收入本刊選集。
- 五、未得獎之作品，而本社認爲可在本刊發表者仍有發表之機會。其不用者，常附有說明退回之理由退回之。（來件均不必附郵票，本社負責退件）。
- 六、第二回獎金辦法另定之。
- 七、來件請寄江灣宋家巷二七號本社。

文學大眾社謹啓

810.5  
677.70

# 文 學 大 眾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孫清楨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出版

文 學  
印 社

北 京  
圖 書 館  
藏

630108

# 文學大眾

第一卷 第一期目錄

特輯屏畫：鐵蹄下……………新波作

殖民地狩獵圖……………賴少其作

紀念版畫：

抗敵市街戰……………李樺作

序言……………編者

特寫小說

鄰家  
田園

舒羣  
辛勞

紀念詩

這是民族滅亡的警鐘第一聲……………羅烽

那個日子如今五個年頭了……………洪遄

在沒有太陽的地域里……………卓爾

紅的烙印（散文詩）……………新波

「九·一八」五周年紀念

# 念特輯

九一八在北平(印象記).....

陳毅

真誠的敬禮(速寫).....

亞丁

動作(速寫).....

田平

## 我們沉痛的紀念

舒羣·南郭·荒煤·林娜·白朗·許達·  
葉紫·凡海·馬德里·張春橋·陳白塵·

## 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

郭沫若

## 論文學上的聯合

列斯

## 現階段的文藝批評

胡洛

### 孝子

南郭

### 桑先生

田魯

### 說

### 一個土匪

張春橋

蘇聯防衛序文……………羅曼羅蘭  
代石譯

從民衆出來的作家高爾基……………盧那卡爾斯基  
林譯

隕了一個巨星……………羅烽

水溪二巷……………龍乙  
(報告文學)

父親(散文)……………紺弩

奧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五十週年紀念……………列斯譯

詩選

雨夜……………柳倩

刑場上……………許幸之

流亡者的悲哀·····	穆木天
歌者·····	丁非
故鄉·····	濺波
鈴聲·····	大保
自畫像·····	吳汝
寄歌者·····	李華飛
獻給英勇的亞比西尼亞兄弟·····	任鈞

## 我們的建議

### 編輯後記

封面設計·····

丁曦

扉頁木刻：大眾起來·····

羅清楨作



# 本 刊 介 紹

## 一 沒有祖國的孩子

舒羣先生是一九三六年嶄露頭角的新進作家現在，他把已發表和未發表的短篇小說十篇收集在這一冊集子裏，由生活書店出版，九月中出書。自從作者的「沒有祖國的孩子」發表以後，文學界公認爲國防文學的最優秀的作品，其次諸作無不是有力之作，謹向本刊讀者推薦。

## 二 在人間

高爾基自傳流浪三部曲之一，王季愚女士自俄文譯出，讀書生活社最新出版。

## 三 動盪中的西班牙

本書爲研究目前西班牙的動態最新最準確的讀物，劉羣先生新近編譯的月內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 通俗文化

## 四卷四號要目

世界和平大會的意義與中國人民反戰的任務……劉羣

爲什麼克羅個人英雄主義……齊庸  
新文字和通訊員運動……王夢野

半月論壇清算  
救亡聯合戰線和文學上兩個口號問題

給青年的公開信平心

第九封信：個人的生活責任與修養問題

億范君慧……何家槐

每冊零售五分

廿五年八月三十日出版

半月評論·國際通信  
文化情報·大眾地盤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代定

上海新開路金巷十一號 通俗文化社發行 電話三三三六

## 新訂優待 訂戶辦法

訂閱本刊全年一份國內連郵費一元  
贈送第三卷合訂本下冊及編者的大  
菜館各一冊五人聯合訂閱五份者連  
郵費僅收四元優待期展至九月截止

一九一八年週年

紀念特輯



下馬路

新波

## 「九一八」特輯引言

我們把這個特輯供獻給我們親愛的讀者：

這些都是從積極的胸中發出的怒吼！這些都是從發火的眼睛中飛迸出來的熱淚！這些都是決死的戰鬥的號召！這些都是與敵人決一死戰之偉大信念的宣示！

五年的血債是太久了，五年的侵略和壓迫是太不能忍受了，五年的恥辱是太深了。五年中的一切都使我們狂怒，使我們激昂更使我們振奮果決地起來奮鬥！

請聽我們抗戰的呼聲，請聽我們的戰歌！

願我們怒吼喚醒千百万大眾！

願我們的熱淚如鉄液一般溶化每個人的心靈！

願我們的號召到每個角落的人羣中去！

更願我們的信念爲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接受！

那麼我們的特輯在廣大讀者的心田中將盡牠「民族解放」的播種機的作用！

# 隣家

舒羣

這是一間很老舊的房間了：木質的門扇和窗子的每個邊角，腐落着木屑，木刺；房間的四處，小蜘蛛結下了絲網，裹滿着一層層的灰塵，隨時都可以被風吹落下來，或是被觸動下來；門檻被鞋底踏去了一半，已經快與地面連成一條平線；牆壁的底邊，滿着一色的綠菌……我注意地檢視着每一處，每一處都使我在搖着頭。

這房東，是高麗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她穿着一件高麗式的短小上衣，拖到地面的長裙，全是白色的，積滿着日久的灰垢。她的臉色，很蒼白，由眼角，嘴角散開着一條條的皺紋。她看我祇是搖頭，便指給我看房內所有的用具：一張很漂亮的鐵床，地桌，衣櫃，四把深紅色的椅子。她說：

「先生，你看都是新的！」

我仍是搖着頭。

於是她扯着我的衣袖，扯開了兩個窗子的窗幔，讓我看後窗是流過着松花江的水流，前窗是都市裏

沙有的一條幽靜街道，窗外有短小木條圍起的花棚，有一株老年的柳樹，叢密的枝葉組成了一片天棚，遮蔽着夏季里燒人的太陽。她手指指住樹下的一條長凳說：

「你租了房子；先生，你還可以在那歇涼呢。」

我點了頭，轉過臉來，我又搖頭了。

「先生，你租下吧！」

她彷彿是在請求着我；我祇好這樣拒絕她：

「還是租給高麗人好些！」

「不，高麗人有幾個有錢的？租給他們，他們常常欠房錢；我還願意租給中國人。」

「我們住在一起，很不方便。」

「先生，你放心吧，我們可以做很好的隣家啊！」

我直接拒絕了她：

「你的房子太髒！」

可是她爲我催了兩個工人，費去了一整天的工夫，重新刷了淡紅色的牆壁，頂端還塗了一條黑色的花邊——像是爬行着的龍身；窗框上，又塗了一層紅油——這樣處處都像新築樓房內的一間房間而且在色

調上是很鮮美的，象徵着是少女的臥室。

我把房內的所有用具，全更換了原有的位置：床靠近着後窗的牆壁；地桌恰在地的中間，桌面的四邊配起了四把椅子；衣櫃依着一處的牆角。我用手摸摸牆壁，又用手摸摸衣櫃的四邊，全是浸着濕氣。我尋視了幾處的位置，我想要衣櫃停放在乾爽些的地方。

老太婆搖着手：

「先生，不怕的。」

「濕了我的衣服呢？」

「不會的，先生，我知道！」

「什麼？」

「先生，我知道；我住過一年多呢！」

我沒有移動衣櫃，走開去整理零碎的東西。老太婆匆忙地爲我刷洗着地板；我看她臉上的每皺紋都在緊束着，堆積着一種憂鬱的神色。

兩面的窗子全開張着，風相互地衝擊着，窗幔不住地在飄起飄落，不住地打斷我透過窗外的視線；我的兩手却忙亂着，沒止住一下動作。

突來的一陣風，把門吹開，響了一聲，門扇觸了牆壁，停下了；同時有一條桌布被吹落地上。我自語了一句：

「真涼快！」

「先生，這房子真好啊！」老太婆說。

「那你怎麼不住了？」

「窮了！」

「樓房不是你的嗎？」

「不，也是租的。」

「既是沒有錢，怎麼租一所樓房呢？」

「我家的人多。」

「多少人呢？」

「三個兒子，三個媳婦，一個姑娘。」

「兒子不做事嗎？」

「做的，他們一個月有好幾百塊錢。」

「那你怎麼說窮呢？」

「現在一個錢都沒有了！」

「兒子呢？」

她的眼裏，突然落下幾滴水，落進水盆去，激起了幾個小水泡，破了，散開了一圈圈的水紋，觸在盆邊沒了。她彷彿吝惜着她的淚水，她扯過衣袖來，讓淚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她的衣袖上。

我注視着她，丟給她一塊潔白的桌布：

「我使你傷心了嗎？」

「不是的，先生！」

她裝做着的神氣，很勉強她自己的動作——搖着頭。

我想想我的話既觸動了她的心情，流出淚來，我便願意我們的談話能達到終點；於是我又問：

「兒子呢？」

「沒了！」

「死了？」

「不是！」

我感到她的談話太奇怪，太模糊；我不耐煩了，隨手把一件東西摔在床上。



她立刻揚起頭來對我說：

「先生，你不要生氣；真的，他們一個都沒有死。」

「那你怎麼說——沒了？」

「他們都被「人家」押送朝鮮去了。」

「犯罪了嗎？」

她的眼睛，從窗邊望到另一窗邊，停留在門旁；她向我伸長着頸頸，放低了聲音：

「他們是獨立黨人！」

我把拳頭丟在床邊，擊起一下響聲：

「獨立黨——！」

她爲了立刻用手掌堵住我的嘴，她的腳觸了水盆，潑出半盆水來。她手移開去，還在搖擺着：

「不要再說！」

我爲了聽從她好意的勸告，我所要說的話，又吞入了喉嚨。我祇是又問了一聲：

「判了嗎？」

「無期！」

她說完了，吐了一口深長的嘆息。我向她的身邊移近了兩步：

「媳孃呢？」

「爲照顧他們都回了朝鮮。」

「那你怎麼還住這樓房呢？」

「以前訂了兩年的合同，現在是不能退租的。同共有七八個房間；我祇留下一間，那些都租出去了。」

「女兒還在？」

「在的。」

「怎麼生活呢？」

「……………」

她的話沒有說出來；一層羞紅已濕透了她那老年的臉頰。

在晚間，天氣涼爽了。街道上多了一些歇涼的人，遊逛着。我爲了我與我的友人均平的約會，沒有離開我的房間；然而太陽去了，風也息了，我的房內比白日里還熱；我的頸邊掛了汗水。我看看錶，快到了我與均平約會的時間；預想走出房去，在房外等候着他。

但是柳樹下的長櫟上已經坐了兩個人：一是老太婆，另一是年青的姑娘；她的臉色告訴我，她還沒滿二

十歲。她也是黃種人；然而西歐的裝束：一件花樣的衣服，腰間束着黑色的皮帶，赤着脚穿了高跟的鞋子。我向她投了一下陌生的眼色，從長櫬的近旁走開去；雖然長櫬上還有兩人可坐的地位。我向四邊望了一下，沒有什麼地方可坐；祇是長櫬的後面，有一塊大石，石面很平滑；於是我坐下了。

「起來，起來！」

老太婆從那邊搖着手，叫起來。我彷彿受了什麼驚嚇，從大石處一步就跳到她的面前來：

「怎麼？」

「不要坐那塊石頭。」

「怎麼？」

「那是狗撒尿的地方。」她拍了拍長櫬，又指着她身旁的姑娘說：「你坐下吧；不要緊，她是我的姑娘。」於是她點了一下頭；姑娘還了我一次笑臉；慢慢地裂開了兩唇，讓兩頰現出一對小溝。

我們三人相望着，似乎是都沒有什麼話好說。在我却受不了這默然的寂寞；可是又不好立刻走開。我隨便想起了一句話對老太婆說出了：

「你的房間租給我了；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同我的姑娘住在一起。」

均平來了，比我們的約會遲了一小時還多。我沒有質問他是什麼原因；我知道他又吃醉酒了；臉色是火紅的，動作是錯亂的。我讓他安靜地坐在我的身旁。他注視了老太婆和姑娘；然後他向我問：

「她們是高麗嗎？」

我怕他任着醉性，隨便說起什麼難聽的話來；所以我用很低的聲音警告他：

「是的，高麗；她們也懂中國話！」

「你怎麼同窮高麗住在一起？」

我把他的衣襟向下扯動了一下；可是老太婆和姑娘都紅了臉在怒視着他。我在這種情景中，也感到了極大的難色。我想阻止他，不許他再說什麼；却擔心他醉性的發作；同時，我也沒有權力使她們走開；並且也會惹起她們的不滿。最後，我祇好對他說了：

「來，到房里去，看看我新租的房間！」

他不起來，祇是沿着樓房的四邊，望了一周；他說：

「房子還好，就是有窮高麗不大好！」

老太婆立刻離開了長櫬的坐位：

「窮高麗不好，你走開吧！」

「你滾開！你配坐這椅子嗎？」

「我滾到哪裡？我坐在哪裡？」

「隨你去！」他向身外望了一下，指着不遠的那塊大石又說：「你坐到那里去！」

「我爲什麼坐在那里？」

「那才是亡國奴坐的地方！」

我聽着他們吵嘴，我好像是在受着苦刑。這時候恰好來了一位陌生的男人，打了一下手勢；她們立刻做出了笑臉，迎着他。於是他改做了貓捕老鼠的步子，悄悄地走近姑娘的身邊，他淫蕩地抱住了她；他們兩人的臉頰間祇留下一條縫隙，讓風從中間吹過着，漸漸地又隔斷了風的去路。

老太婆繞着他們的身邊故意給那個男人獻着殷勤；打掃幾下塵土……然後我祇看見她幫助她的姑娘，把他推送到房里去；再沒看見他出來。

均平走了，我很快意的；他惹起的吵嘴，算是結束了。不過我總要向老太婆說幾句道歉的話；至少也要說：「請原諒，我醉酒的友人！」

我仍是坐在長櫈上等着她，終是沒有再見到她。

天色黑了，老太婆的窗子已經透出了燈火；我的窗子，却仍埋在黑暗里。我常常注視着房裏通到門邊

的一條過道，飄過着的人影，其中沒有老太婆的。那哪去了呢？她的窗子里祇有兩個人頭，一個是她姑娘的，一個是那個陌生的男人的，有時徘徊着，有時聚攏在一處，——唇邊與唇邊連在一起——印在窗子的紗幔上。我不用細聽他們的笑。從他們的影子上，我可以完全辨出我所要知道的；同時，我也確定了老太婆沒有在房里。不久，老太婆領着一個提着提盒的飯館役者走進去，房里起了碗筷的擊響，她又抱着一條褥子走出來，悄悄地須在門邊的過道上了。我正想喚她；她已經輪下了，枕了自己的手腕。

姑娘走出，給她送來些什麼菜，低聲地說了幾句話，我完全沒有聽懂。姑娘走進去的時候，她坐起來了，吃着。

這時候給了一下談話的機會；我問：

「你要睡覺嗎？」

「是的，先生！」

「你不是同你的姑娘住在一起嗎？」

她的喉嚨好像被一口菜堵塞了，許久沒有說出話來。然後她把視線避開去說：

「不一定，有時候，我要睡在外面。」

「爲什麼呢？」

「爲了生活啊！」

從此，我知道了老太婆是依着自己姑娘賣淫生活的。可是她待我很好：每天爲我掃洗一次地板，拭着我房里每一件用具；無形中，好像是做了我的老僕人。有時我拒絕她，有時我謝絕她；她爲了我每月加多了兩元的房錢，她不肯允許我。每次，我看見她的臉色憂傷着，我知道她的姑娘昨夜是沒有留宿着客人；她的姑娘却歡快着。如果她的姑娘憂傷了，她便歡快了，做了一些較好的菜食；有時給我送來一碗：

「先生，你嚐嚐這是高麗菜。」

「謝謝你的好意。」

於是我接受了，放在地桌上，我望着；祇是吃了一口兩口，在胃里整天也不消化。並且，我的呼吸，也不像平常一樣舒暢。

不過我們的友情却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有時，我病了，她照顧着我，像我的母親。

同時，我照顧着她，也是盡了我所有的好心。有一次，我又看見她自己睡在房外的過道上，轉動着，眼睛里流着淚水，拖着些輕微的嗚咽聲。我不知道爲什麼要停在她的身邊問：

「怎的了？」

她祇讓哭聲放高些回答着我。我的頭向她的臉上垂去，用手扯動了一下她的衣袖：

「怎的了？」

她終於不肯說話，我便去睡了。

早晨，松花江上的漁船，剛剛扯起了布帆；江岸的壩邊還沒有插下一隻魚竿；老太婆的房間里已經有了吵叫的聲音驚醒了我。

我披起睡衣，扯開了兩窗的窗幔，讓幾縷陽光深深地印在地上。我的耳孔貼近門邊；後來，我又推開了門。我看見老太婆的門扇半開着，有一個陌生的男人蹦跳着，用結實的拳頭擊打着桌子，椅子，倒了一個花瓶；花碎了，花瓣散落地下。姑娘用手掌埋住眼睛，哭泣着。老太婆徘徊着；每次走過門旁時，給我留下一面側影；垂下頭，手撐着下顎。

不知又從什麼地方走來兩個人，堵塞了老太婆的門口，隔斷了我視線的去處。這時候，我祇有聳起耳朵來，聽着他們三人的話聲；我想從音調上分辨他們是緩和些或是厲害些。又有幾句激辯後，陌生的男人挾住自己的衣服衝出門外；老太婆追住他，握住了他的手腕。他很很地踢了她幾腳，他走開了。她倒在地下，額骨觸了地面，破了，流了血。

我走出門來：

「起來！」



我又走近她一步，扯起了她一隻手腕：

「起來！」

我攆着她，站起來，姑娘也走來了。於是，我把她的手腕交給了姑娘；可是她不允許我：

「先生，你先別離開我！」

「怎麼？」

「我請你到我屋裏談談。」

她的房間我還是第一次走進來，向每處注視了幾眼：器具很簡單，也很平常，祇有一張鐵床，是最漂亮的，垂着桃色的床幔，精巧地繡了幾條花邊。中間夾着閃光的小珠子；四角遍插着鮮花，還沒有憔悴。所有各樣的顏色，配合得很新鮮，好像一輛花轎，停放在房內的一角地上，堆着丟下的果皮，茶杯破了的碎塊。

老太婆在桌邊，沒止住她的哭聲。我說：

「不哭吧！」

她不肯聽；我問她：

「怎麼，我常常看你哭呢？」

「先生，我的先生，你看看我的生活，我能不哭嗎？」

我沒話說了，她却說起

「你看看才走了的那個男人，在這住了一夜，吃了夜飯，沒有給留下一點錢，唉，還打了我。」

「他是在這過夜的客人嗎？」

姑娘聽了我的問話，立刻又哭出聲來。老太婆一面勸慰着她，一面回答了我：

「是的，是的。」

「那麼你怎不先留他的過夜錢呢？」

「先生，你不知道，他是日文翻譯。」

「那他就不給錢了嗎？」

「他說給我們送來。」

以後，我總沒有看見他再來；所有的又是另外的一些陌生的男人了。

老太婆仍是在過道上，在長檯上，等候着房內呼喚。她的眼睛疲倦着，漸漸地攏閉起來，頭向下沉墜一下，

又突然張開，然後發出了一聲嘆息，揉着自己的眼睛。

我爲了她的疲倦，我說：

「來，我們談談吧！」

我們兩人坐在長橋上，身上披着柳枝的影子，一條一條地搖擺着，好像給我們的背上劃了無數的黑紋。我們的面孔相對着，辨別不出我們兩人的臉色；雖然月亮已經衝破了白色的雲層。

「喂喂！」

有人來了，是均平；他又醉了，用零碎的步伐湊到我們身邊來。老太婆看見是他，她站起來，想走開。我對她說：

「沒關係，你坐着吧。」

均平却說：

「窮高麗叫她滾開就得啦！」

她聽了，立刻又坐下來，報復了他。並且牢牢望着他，問他：

「我滾到哪裡？」

他又指着不遠的那塊大石說：

「你坐到那裏去！」

她向他伸出了食指低聲說：

「現在也該你去坐了。」

那天恰好是「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

# 田園

辛勞

流言像開春的荒火，起風燃燒着，廣大地燃燒起來了。

在這小村鎮里邊，全體驚動得不安了。狗在半夜里咬，雞，剛一落太陽，天還模糊的時候就啼了。恐怖，象突出壩口的水流，流着，流着……

敏威着騷亂和破壞，因而担心死亡底來臨，人們悲慘地想——憂愁和怨咒着。

「什麼年月呵……魔王都下界收人啦！」

在三奶奶更會舉出許多事實證明這是什麼魔王下界的年，遠而至于某天晚上天鼓響，某天晚上滿天過流星。近呢？家里貓三天沒有抓到耗子，院子里的李子樹被風括倒了，壓塌了黃瓜架……

更其，三奶奶的兒子小五眼，向來天濛濛亮就要爬起來做活，但是今天起來了，沒摸犁，也沒碰碰鋤頭，含着旱菸斗，在地下轉，轉得三奶奶怪心忙的。

「轉什麼呵？」三奶奶不明白。「你這懶鬼！」

年青的，不做活，也不下地，只在地上轉，一聽見門有點響動就跑出去，開開門看看，原來是風吹的，或什麼碰的，就又跑回來，還是在地上轉轉。問急了他就沒意沒心的說：

「媽媽你不懂。」

年青人大模大樣地，三奶奶生了氣。

「鬼邪了心！不懂，好像我比你孩芽子少活幾年似的。」

叨叨着往院里走。她想着他死去的老頭子，也是這末倔頭倔腦的。爲着兩個人鬧整扭，不知道她挨過多少冤枉打。時常是「你們女人家別問！」現在又輪到兒子來說這話了：「你不懂！」

可是老頭子畢竟使她過幾天安和的日子，現在日子却越來越壞了，象這一家子的福氣都叫老頭子帶到棺材里去。

小五眼，並不是趕不上他爸爸，也是一般勤快，下得氣力，祇是這時候不是從前的年月，勤快和氣力，是不能從土地伸出更多糧食，來滿足地主的倉房的。想到這，三奶奶長長嘆口氣。

太陽象團炭火一樣，把地面都燒紅了。火苗一樣陽光，在她的白頭髮絲上反映着，臉上堆砌着皺紋，把眼睛擠成二條細縫，因為陽光的強烈，牠們几乎是閉着。她用老皺的手遮在額頸。

院子，靠着板院牆東邊種着汽豆角，黃瓜，還有幾棵大芍藥花正開着。西邊種包米，還有幾棵甜高糧，穗子都紅了。那棵李子樹是壓在東邊的黃瓜架葉子都軟了，還打碎了好幾條老黃瓜。靠東房頭是烟囪，像馬脖子一樣從窗根下伸出來，向着天。在那脖子旁邊是鷄架，狗窩就在鷄架底下，黑毛狗爬在窩伸長紅舌頭喘氣。

三奶奶到後院看豬圈里的豬正睡着，馬靠着柱子磨檜着後嗽，一羣鷄靜靜地走。她從西邊轉過來，小五眼的嫂子正往繩子上晒衣服。

「孩子睡了麼，他嫂子？」

「睡啦。」

「他爸爸沒回來？」

「沒！一夜沒回來。」這年青女人，一邊說着話，一邊晒衣服。

「唉，這年月！神佛保佑吧！」三奶奶記起了昨天商務會長到她家里來，說這幾天有一股馬鬃子要軋街上邊命令按家抽人，沒有人的就出錢。——她的大兒子李福成就被帶了去。

這年頭簡直不讓種地的人活了！從前沒皇上，種地的還能剩下點，不剩也總能活呀！現在皇上來啦，該比

從前更好點啦，可是更不及了；不用說剩點，僅是吃都剩不下。馬鬍子越來越多，越來越法凶了。這街上商團就有七八十，還有外國鬼子的守備隊，現在又抽民團，古腦兒怕不有幾千；但是馬鬍子還要來軋街。

軋街的事情，三奶奶是經驗過的。那還是她當姑娘的時候。馬鬍子來了，要金戒指，要金耳環，要好吃的，要這個，要那個，還要姑娘，女人陪着睡覺；渴醉了混打人；臨出街還要帶幾個肉票……

三奶奶想起這古老的記憶，新的恐怖在她那皺紋的臉上顫動着，眼珠恐怖困感地和安寧的企望地向着天，並且合上兩隻記述她幾十年辛勞的老手。

「神佛是有眼睛的啊！」

清澈的七月的下午的天空，一塊黑雲從西北角上飛過來，雲彩散展着，一會兒遮了半個天，在遠遠的天際，線樣的雨脚，流下來，流下，在不知的地方。雲彩往近前飛着，風吹起來了。

三奶奶趕快拿起醬斗蓬蓋醬缸一面叫：

「大媳婦，快收衣服，要落雨啦！」

風猛烈地吹，雲彩走得更快，立刻把火紅的太陽遮住，大地罩上一層黑灰色。三奶奶的白髮絲飄起來。

「小五眼，快出來把馬棚蓋，柴欄子會漏雨的……」

「大媳婦快抱柴伙吧，這雨說不上下多麼……」三奶奶一邊忙着一邊說，汗珠順着老臉流下來。

「真熱！」

大媳婦收下晒灰乾的衣服。小五眼光着半個膀子，衣裳袖沒穿好，從屋里跑出。而已竟開始滴着點。電火像紅綫一樣時而劃破陰黑的天體，風更狂大，破窗洞嗚嗚地叫，院子里吹得叮噠響。三奶奶慌荒張張，趕着雞，一邊叱喚着一邊喘。

經過一陣匆忙，一陣荒亂，他們才把這些雨天的準備做好了。雨落得大起來，窗紙上一大塊一大塊潤濕，流着水，像火炮一樣的雷響，脅威這屋子，牆壁，窗櫺，衣櫃，桌子都震得發抖。屋子黑暗起來了。睡在東屋里的孩子，從夢中叫醒，大媳婦趕快從炕上抱起來，拍着。

三奶奶點上洋油燈，縮在炕角。

小五眼又點上烟，陰沉着臉，非常煩燥地從東屋到西屋，坐在炕沿上。

「咚咚咚」大門有誰在敲。

「誰呀？不是你哥哥回來啦小五眼？」

小五眼跳出去開開門。

李六福，被雨淋得頭臉都是水，藍色的短衫子帖在脊樑上，露出那健實起塊的筋肉，一邊用手抹着臉上的水珠，一邊向屋走。



「西屋。」

小五眼怕三奶奶又嘮叨當誤他們的事情，把他拉到西屋。

「怎麼？」

「鐵道線都預備好了，只等……」

「誰來啦？」三奶奶隔着房子問。

「六哥！」年青人頗不高興，老太婆來打攪。

「我呀，李六福來啦。三孀娘沒睡嗎？今天可好大的雨。」

「有什麼消息麼？李老六？」

「沒有。大兄弟他們可忙啦，挖了一夜戰溝，全堡子都挖上了。」李六福回過頭來，又向小五眼說：

「別同老太太說。我見到那邊頭子了，是個女的。」

「女的？」

「女的。聽說也姓李，能說啦，她講的話我都學不上來，什麼洋鬼子來了，地都不能好好種，老百姓慢慢都

會像朝鮮一樣做亡國奴，什麼要想法好起來才成……」

李六福講了許多那邊的義氣，那邊的好話，當他表弟趙老疙疸同他見女頭子，怎麼接待他，同他說些什

廢話，好像他一個嘴不夠用似的，說不完他想說的，這個丟了那個忘了。

在小五眼的眼中，站在面前的李六福，突然長得偉大和乘了。他呆呆地聽，不停地咬着紫色嘴唇，擦着手，在她眼前浮現了李六福給他描述的怎樣英勇的姿態，那些兄弟們變得可愛和他們的信仰一樣可愛。他很興奮，很急切，這些人馬上就站在她面前才好。連李六福也變得可愛和親切的了，他很想抱他一抱，或重重地打他一下。

李六福被小五眼的過分激動，呆住了，立刻就明白了，他也重重地打打小五眼的肩膀。

「這樣幹總是對的。」

李六福冒着雨走了。

小五眼面前閃爍電一樣的火光，這是從前他夢里沒有，也沒想到過的。血流澎湃着，飛速地流動，像加下煤的鍋爐，機紐以高速度的奔馳，曳動。身體里突然增長了一種力量，一種自信。這都是從來沒有過的，他想着一個新的事情。

李六福去了好久，他還疑定地站着，握着拳頭。

雨更大起來，院中積了水，像小溪一樣流着，黃瓜葉倒的李樹，都泡在這小溪中，許多木片，草棍漂游着……

李六福始終是那樣的興奮地感覺到一件非凡的事情就要來到。土紅色的臉被涼的雨點敲打着，感到清新和振奮，走在泥濘的街上，忍不住只想笑出來。像在套上的馱馬，有着想叫喊的感情。

大街上非常沉默和冷清，聽不見聲音，看不見人的影子，像死了的屋子，煙窗冷清的冒着煙。商店都關了板；其實這時若是晴天好太陽，晚霞會很美麗映照着房脊，煙窗尖以及店里的幌子。若是往常，街上的人是有，特別是小孩子，玩耍着吵鬧着，當他走在這街上，就會有許多人招呼他，這個讓他抽煙，那個讓他講點車站的新聞。小孩子叫叔叔的，叫伯伯的都會圍上他要他講笑話。但是現在，祇有吵鬧的雷雨和閃電。在灰白陰沉的天空底下，更外感到死的恐怖；這些房屋，土地，樹木，牛圈，柴欄……都死了。

天空的雷雨叫喊一樣招呼着這死寂的田園。

——復活！復活！

李六福有這樣一個感覺，但是他心里沒有這些字眼。可是他很快地有這一個感覺。美麗和光明的想着：到那日子，到那日子裏邊——女頭子向他講過的。

在她的話里，在李六福的眼前展開了一個嶄新的田園，那里比從前更青秀的田禾，是蕩在溫和的金色

麗日中，鳥自由地飛和歌唱，人自由地工作和歌唱；和悅的溫流注暢在每個奔流的動脈，一個多們美麗的燦爛的童話一樣幸福的世界。他完全神往了。但他記起現在的田園，荒涼得像塊不能生長的土地，每個種地的農夫，都被憂愁封鎖着。即或莊稼也是那末可愛的青秀，到冬天還有多少人家沒有米做稀飯，而且到處和所有生活在死的邊沿上，生活得像豬一樣……

他像往那憧憬的美麗的田園奔跑一樣，急急走。

天是漸漸黑起來，雨下得更為繁密，雷響得很猛烈，電火更為清明的，在積水的街，時而反映着青白的明亮。

他已竟看得見巡邏兵，像軟壳甲虫一樣，在木柵前黑影里搖搖蠕動。他知道該怎麼通過這次檢查。他突然地把身子歪一歪，像喝醉了酒，或者每個放浪人的姿式，弔二郎當的唱起情歌來：

「正月里來正月正

家家戶戶阿點紅燈……」

「站住！」

他很鎮定地看清了面前，拿槍描準，向他吡嚇的年青人。

「哈，老三，我呀，李六福，要回車站，七點要上班。怎樣？辛苦啦！」

「六哥麼？嚇了我，以為馬鬃子呢。這兩天還亂跑，真是的！」

他通過了這個關口。出了堡柵，他狡滑的罵一聲：「小傻瓜！」

堡柵外的道路更壞。天已竟完全像黑染在白紙上，一脚水一脚泥，什麼都看不清爽。但是他很急促地走着，幾乎是奔跑地，像那巡邏兵會發覺他的秘密追來一樣。他不時回頭望着那聳立在身後的堡柵，像古代的野蠻民族防獸的阱苑，那里枷索着土色的勤墾的大地的子孫。那些豬一樣，在泥中，象這道路一樣的陷泥，陷埋着的農夫們，什麼時候才知道，那將來嶄新的田園的幸福呢？

走過田野，走過樹林，已竟模糊地看見車站上聳立雨中的建築物了。車站的指標塔遠遠豎立在那邊，象巨人樣的伸出胳膊，遙遙的北邊那個也一樣，象對這沉陰的天氣，決鬥的姿式，威嚇着怒吼着無聲的言語——「晴天吧！」

隱隱地，他的細長的眼睛，接觸了站上的路燈，明滅不定地，在雨霧中特別慘淡。路警都躲到站房里，站台上就更顯得冷清。沒有機關車聲，沒有笛聲，什麼聲音都沒有，車站也像死了，時而雷響一下，這就成爲唯一的掙扎的叫喊，雨的沙落的微聲，像許多人，建築物，鐵軌，土地……的呻吟……

他走過了木柵，走過了站房，走到靠着指標塔下的木板房的門口。從屋里傳出許多粗野的，不同的，幾乎是吵鬧的語聲。推開門，一般烟草氣和汗味，濃厚的扑向他鼻孔。看見他，許見等得不耐煩的人們歡呼起來。

「噲！我們以為你被扣下啦，或者，你又渴醉了酒？我們知道的你一灌了黃湯子連老娘家姓什麼都會忘了的。」

「怎樣？」

「小五眼……」

許多急切的話語，都像大雨點似的向他澆來，他分不出誰的聲音，要先答覆誰的話。

「等等，哥們！」

他脫下濕衣服，拉過另一件披上。褲管順着黑腿流着水。

等在這裡的，有搬道夫，植車的，掃車的，修路的，各種鐵路工人。像李六福一樣都是農夫出身，有的種不起租來的田，有的自己有地，被債主沒收了。現在等在這，這些工人們，一個樣，破亂的，過着泥里火里的生活，生活得苦腦了，他們被生活壓擠得時時想尖叫，他們都變成煩燥和易怒。他們橫起一條腿，倚着半個頭，吸着烟，抱着胳膊，像要打架握着拳頭，各種姿態擠在這屋子。他們是一樣爲着就要發生的事情，感覺到興奮和美麗的光明的展開的思想。這個機會的到來，他們是盼望得好久了。他們像小孩子等在新年的前夜的情感，每個土紅色的臉，凝結成一個表情，一個願望，一棵焦急的心。

現在是漸趨安靜，個個都伸長脖子，怕放鬆了一個字句。

李六福開始說了。從進堡子的盤查，說到會見小五眼，小五眼告訴他是有許多人，以怎樣熱心預備做這件事，又說到他怎樣在黑胡同里貼佈告。

「幸好街上人都不敢出來，我就不管倒正貼上了。管他媽，反正會嚇他們一大跳，等明天。」末了，他又說到堡子裡的準備。

「戰溝很寬，會跳的兔子都跳不過去，像埋人坑。那些兵們就埋在里邊。好的，這是他們自己挖的墳塋地，正夠埋下這些城隍廟里的牙役們。只要你一走過木柵，他們巡邏的，就會把槍端平。」

李六福，學着巡邏兵的姿勢把膀子端起來，突然用力地：

「站住！」聽着的大夥兒吓了一跳，他接着說：「嚇！那神氣，就像見他媽媽多少錢似的，摸這摸那，這些尖鼻子的獵狗，凶啦！」

大夥兒這才明白了哈哈地笑。

「商務會長說啦：『安心吧！鬍子不會進來，不會的。瞧我們這堡子的準備，北面是山；西邊也是山；這末深的戰溝，柵欄多結實呢？還有這麼多的機關槍，外國兵也在這兒，專為保護我們的。不會的。』」

「洋鬼子也說啦：『馬胡子的，是不會來的，你的不會糟塌的，皇帝的子民，你的不要害怕……』那末我們來啦，拿出酬謝吧！送幾個好看的姑娘吧！他媽！誰還信，這些像俄大鼻子的羌帖似的話。以前也是說：皇帝

來臨，皇帝的百姓是要過好日子了。好日子？鬼的皇帝鬼的好日子！

「大街上，像墳塋地，大白天，店都不敢開板，從街東到街西，只有灌酒的鬼子兵，橫着走，像黃皮的蛤蟆，兵噙兵噙地跳。」

「有時候，像死屍一樣的商務會長，跟着鬼子官的屁股後，東家，西家地溜，鬼子頭說：這個好，他就彎下腰說：是的。鬼子頭說：那個的不好。他就彎下腰說：是的。像沒有骨頭的癩狗，只會打哈哈。」

李六福說到這就彎下腰，張開咀，一邊佝僂地走，摸着鬍巴比仿是摺鬍子。

「你們看，這多好的一條尖尾巴的癩狗……」

這羣破亂的人物，從青銅一樣的胸脯，併裂出大笑。

「真像，尖尾巴的癩狗哈哈……」

突然，李六福態度變得比較慎重地說：

「可是這堡子恐怕要費點事的。」他點着一隻烟，噴了一口。接着話：「就說那堡柵罷，都人抱來粗的大車軸，還用鐵條穿得緊緊的。」他用手比量着，許多眼睛跟着他的動作，他手向上一伸，大夥眼睛跟上來，那黃昏昏的燈光，就顯明的照映出這些面孔的緊張，他向下垂，大夥兒的心也跟着沉下……

李六福的聲音變得低了，向大夥低低地說：



「我得去告訴他們這件情形——堡子裏的準備，老全等等上班時，你替我告個假，說病了或者有事，隨便你撒個謊。」他轉過臉向那坐在床角上，吸着烟，支着一條腿的老全，一個矮小的中年人，滿臉長着黑點厚厚咀唇，像老太婆一樣撇撇着，咀角上生滿鬍楂子，像貪吃的孩子描了個黑圈圈，在他暗淡的眼睛里說明他的誠懇。老全答應了。

李六福披起雨衣匆忙地跑出去。

他順着鐵道線走，縮着頭，完全忘記了頭上的大雨點，腳底下的泥水，許多，從生以來，他腦袋沒有裝過這末多的事情，這末多的思想，他感到太過份的沉重，走過道叉子的小板房，走過一沿蕎麥地，他沒有看一看，一直向前走。

### 三

那天，這離堡子二十里地的土山下，走來這羣人搭起杖棚住下了。

土山上，長滿草和樹木，榆樹，玻璃樹，白楊樹，榛子樹……各種野花開放着。山下是田地，在從前站在山坡上，就會看見那密的星子一樣的高粱穗，在好的天氣，明亮的太陽中，通紅的動盪着，像紅色海水的波浪，在那浪之中，晒得黑紅的農夫，匆忙地勤墾地工作者，鳥叫着，孩子們在地頭上玩耍着。一羣豬一羣牛，在山坡上咬

着草，游蕩着，多仙們靜恬安悅的田野呵！

現在呢，鐵道綫不準種高粱，地都荒蕪了，牛羣豬羣也看不見，山上的草長得很茂盛，像從百來這塊就沒有見過人烟。烏雀們安心地自由自在地飛舞和鳴唱。

但是烏雀們驚駭了，站在樹的密葉中，偷看着新來的一羣。

從什麼地方跑來的，這羣叫化子破破亂亂的。有男人，有女人，有光着頭，穿着破夾襖，有的穿着單衫戴頂破毡帽，有的穿着上衫露着肩膀，有的穿着破褲子，穿着沒有袖子的短衫子……

各種破亂的衣服中包着一樣不同的黑瘦的筋肉，黑瘦的面孔，騎着馬，有的揹着槍，有的拿鋤頭，有的拿棍子……馬身上除了人還揹着大的小的掛滿灰塵的包裹，鍋，大籃子……

這雜合色的隊伍在山坡前停下，一個圓臉的女人，向後邊的說了句話，於是這些人下了馬，搬東西，溜馬的，立刻像鬧集一樣紛紜和忙亂起來了。

烏雀們不知這是什麼事，驚慌地立刻飛散。這裡只剩下斜照的夕陽，和這新來的一羣。

大隊長張富山，有三十多歲，短短的身材，狹長的面孔，鼻樑凹下去，濃黑的眉毛中間，聚了個疙疸。眼珠纏滿紅絲，可是很有神氣地說出了牠們的精明，一件白汗衫已竟成了土黃色，在胡子咀里一笑，就會看見黑處

懇爽快。他正指揮着人們搭杖棚。

「這個地方，呵！該加個釘，怎麼啦，王貴子混頭！」

「嘿！這繩子還要拉緊。喂，那條，那邊那條……」

他匆忙地指指這，又幫幫那。

他對於這事是非常熟習的。不僅他做土匪頭很有幾年學來的經驗；從前他的出身是個木匠。在那一年，他賭得很高興，就像有鬼扯着腿一樣，一落太陽，就跑到河套的板棚子去賭，賭呀！賭呀！把他賺的錢都光了，還欠了一大堆債。于是他一口氣，就上了山，當起馬胡子來——

「嘿，柱羣！把栓子支得高點！弄腳雞似的。」

他轉過身向着李司令：

「很疲乏了？」

李司令坐在山坡上。她用大草帽扇着。實在她是感到疲乏，從老營到這里怕有一百几十里，腰被馬顛得酸痛，頭脹脹的，可是她却搖搖頭，表示並不。她黑大的眼睛，微微閉閉，彎彎的嘴微笑了。

這里，是不允許她說出疲乏的字眼的。本來女人在男人的眼中，慣常認爲是不中用的一種附屬的人類，同時她是這七十幾個集合在一條戰綫上的集體的領隊；並不是她想做英雄，在這情形下，她不得不稍微

矜持點，爲着這走在艱難路上的集體。在前面，更難苦過于地獄的，她都要不許畏縮，這疲乏又算得什麼呢？

想到這，她微廣的額頭光輝起來了。現在她不是女人，她是在動亂的時代爲着人類的光榮的戰鬥員，海水一樣巨流的一個微分子。展開的憧憬的火炬，使她女性的心弦彈起欣喜的歌唱。

田野的風清爽的吹過來，土山上樹枝樹葉互碰着響，秋天會叫的虫，油胡蘆，金鐘兒……在草叢里唱，山溝的溪水勻靜的奔流，也歌唱一樣的傳出清脆的聲音，夾雜着這些遠古的移民，沉厚的雄渾的嘈吵和歌調：

握着復活的把手，

扯動新光欣喜的我們嘯！

要上世界去——呵媽媽嘍！

妳一塊去罷！大地的松林嘍！

你同我們合夥罷！

太陽落在遠遠的地下面，天空霞彩紅麗的映着田禾，土地，山坡，波動的羣。土紅色的臉，爲工作，爲歌聲與奮得像一大塊燒紅的鐵。

晚鴉在遠處繚繞地飛。林子後的住家的烟霧披上黑色的濃烟，被霞染紫了……

她聽着她做的歌詞，在這些雄厚的喉嚨唱出的聲音，和這美麗的晚景，她清爽了些，仿佛是她從前曾經

有過這相似的情景。從身旁拔棵青草，用牙齒嚼着，偏揚起頭追想。

杖棚已竟搭好，每個人匆忙搬卸馬上的東西。另一邊山坡下，按好鍋，點起火來燒飯，新斫來的樹枝濃濃地冒烟，燒飯的伙夫，一邊揉眼睛，一邊奔走。

她坐在山坡草地是很柔軟。她左手摺齊了風吹起的頭髮，腳在輕輕地點着地，鼻子里低低哼着歌。

誰說：我們永遠做人家眷養的奴隸

.....

.....

時間是快的，她進軍校時候，是如何青春，潑辣，在青春旺盛的臉頰，是奔放怎樣無限輝耀的光彩。畢竟她是女人，同一個同學過到一塊了，而這位同居者在某一次戰役死在流彈。她孤零地回到家鄉，可是不久家鄉又變了顏色，于是她就又燃起入軍校時的熱情，離開了母親，到山里，碰到張富山，她用話說服了他，她就同他們合夥了，而且做了他們的司令。

可是等在前面的是怎樣的艱難，在這片廣大朴實的土地上，正像這時的天色一樣，斷斷灰暗起來了。敵人的力量是那樣雄厚，而他們呢？却是太單弱點，然而却是不能不頑強地向前走，正像旅行沙漠中的行商，總會看見着水草的地方的。難道能等着風沙，活活埋葬？或者沉默地睡在地上等死？

她站起，彈去灰土和草葉，走下山坡。大隊長張富山迎着她走。

「都好了？」她站住問。

「好了。今晚的口令哨兵派好了。」

「奪家！」她偏揚頭想想說：「就是這個罷。我們都是爲奪回老家來的。要他們記着我們要做什麼事。你吃完飯，到杖棚來商議怎樣打堡子。好吧？」

她走進杖棚里。

杖棚里已竟點上洋燭，火苗搖動着，在黑色布上描出細長的影子。大隊長吃完飯，巡了遍哨，來了。他們展開地圖商議。他們探得清楚，這堡子有很多兵，附近還有鐵路守備隊。而他們只有七十三個人，廿條大槍，二支匣槍，十個手榴彈，一支手槍，子彈也不多的。若將實力，就是把他們的手脚都變成槍也是不成的。但是李司令非常堅決。

「張隊長！我要不打下這個堡子，就要存在不住，你想想看。」

「嗯！不過，我們的力量太不夠。自然，你的話我很信的，才把這些兄弟交給你帶，不過……」

「我知道。比如說：我們這幾個人就想把家鄉救出來，能辦到麼？這是一個樣，你想救，我想救，等到所有的人都這樣想的時候就有救了。張隊長！一個心的集體的力量，是可以把什麼困難都打退的……」

「不過……恐怕要損失太大！」說完話，張隊長，在他那狹長的面孔顯出愁苦來，從皮袋子里拿出旱菸袋，重重地吸着。粗粗手抓着頭皮。

「如果，那也是無法避免的！」她聲音雖然低沉，但依舊堅持她的主張。

「但是……」

在狗皮褥子底，她掏出紙烟來，就張隊長的烟鍋點着，她立起身，在杖棚里徘徊。偏揚着頭，噴着煙圈。她的影子就在棚布上移動。張隊長不停地抓着头，支起一條腿，時而咳嗽。

杖棚里是這樣靜，杖棚外也是這樣，時而從風里轉來別的杖棚里低低談話的語聲，和哨兵的走路聲。

「噫！我想，這末辨……」李司令噴一口烟這樣說，她眼睛爲着欣喜增加了光輝。

「什麼？」張富山從地上跳起來，站到他的面前。眼珠像要跳出眼中的紅絲網一樣。瞪着。

「我想。」她把頭偏過張隊長的眼光說：「我想先找個人到堡子探聽探聽，有機會聯合那邊的人——有這樣的人就好了！」

「那末，我？」

「不成。你生長在附近，又當這多年土匪頭，怕認識你的不會少吧？」

「最好，是弟兄。」她補充說。「能同堡子有認識人，又不爲他們注意的。」

「我問問看。」張隊長像突然年青了些，跑出去。

一會，張隊長帶着個像才出煤窯里鑽出來一樣黑眉黑眼的年青人，站在李司令面前，他時常用手拉只有半個袖子的破衫角。

「趙老疙疸，願意去，他有親戚在這。」張隊長向李司令說。

「報告司令！」那裡的年青人說：「我有個表哥在這車站上當伙夫，他叫李六福。矮矮個，老實人。頭幾年我當胡子，他罵我。後來他老婆死了，地也不能種，到車站上當伙夫。有一次見着他，他就說：「老疙疸呵！我也想當胡子去，說不定多嚐就去，找你。」這話有一年多了，我信他能幫我們。」……

「好萬一就同你表哥到這來見見我。」

「是！」年青人立個正，轉身預備往外邊走。

「好兄弟！要小心點，早點回來。」張隊長重重地拍着趙老疙疸的肩膀，送出去。

#### 四

第二天，下午落起雨，直到夜深還沒有停。雨點打在棚布上像打鼓似的，珊珊。夜里的野風，吹得土地都有點發響。哨兵都伏在樹林里，用布衫包着腦袋。



可是李司令下道緊急命令。

「出發！向火車站！」

於是縮在樹林里，安睡的雀鳥，又遭受到一陣驚嚇……

在火車站，李六福從李司令那兒趕回來，就匆忙地召集鐵路工人們，鐵道折壞了，剪斷電話線，五個站警都被他們繳了槍，把站長，票務員，電報生一塊兒網在候車室老全拿着槍瞪眼睛，比着他們威嚇着：

「不要動！奶奶的，不要動！」一邊問李六福：「來了嗎？別騙人！」

「不會！」李六福像熱鍋上的螞蟻，站不住脚，一邊向外跑，確信地說：「準來！」

用手擋着雨點，模糊地一個黑影跑過來。

「老疙疸！」

「六哥來啦。司令找你。」

李六福趕快又跑回候車室，關照老全，劉全柱向財，看好這些俘虜們，同着另外幾個人跟着趙老疙疸跑出來。迎着李司令帶領着大隊的馬頭，他們站住了把這里事情都報告完。於是李司令又下命令了。

「趙老疙疸帶十個人搶大門，完了守住東山牆。」趙老疙疸帶着人先走了，她又叫張隊長帶十五個人去搶前窗戶。李六福帶領十個人守後窗，西窗戶留給她自己和其餘的人。她又囑咐着：

「不見人影不要開槍！我們的子彈不夠用。」

馬匹交給留下的人。他們悄悄地向守備隊前進。

鐵路守備隊部是在車站北邊。他們也知道這幾天有股土匪要軋街。他們防備着。但是他們只知道要軋街，而且自持火力很強。人多，槍好，還有兩架機關槍——這一天沒有動靜，他們就說：「他們不敢來碰我們，兩拿一個也拼得過。」

落雨天，就使人發困，尤其他們提防着，提防着，兩夜沒有安寧睡好，連長第一個就到西屋休息，弟兄們也就照樣，有的竟把褲子都脫了。守門的崗兵，躲在崗樓里，他是不想睡，可是一坐在橙子上，往壁上一仰就抱着槍打起呼嚕來。風怒吼着，電轟閃着，甚至趙老疙疸他們來到近前他都在做夢，他夢見他回到家去，家旁邊的小山還是那樣青，河溝的水還是那樣流，他的老婆抱着孩子向他抱怨，爲什麼這久沒有信，也不回家……突然房子倒了，房子塌了，他的肩膀被房椽子壓住——

「不準嚷！」趙老疙疸的手槍逼在他的胸口，兩個膀子被人掐緊，他的槍早跑到別人的手上，子彈袋也擠在別人的身上。不容他思想，他已被繃起來，堵上咀。

趙老疙疸他們把崗兵安置好，就悄悄地斜着身子前進。在東山墻下伏下。別的隊伍都趕到，照着計劃把守着。

屋里都睡得很甜蜜，時時傳出睡話來。

張隊長說話了：

「屋里的朋友們！我們來了。」

「喂呵！胡子來了！」從睡模糊中一個人嚷起。接着許多人朴咚朴咚地跳起來。槍響了，漸漸密起來，機關槍也「plop」地掃射着外面，窗格子打斷了，窗紙同火綫亂飛，可是伏在外面的沒有一個受着傷，還是不還一槍。

槍猛烈地響一陣，就停下。李司令在西窗下說了話：

「朋友們！不打了麼？我得告訴你們，我們並不是胡子。我們是保衛家鄉的軍隊。我們不打自己的人，也不騷擾老百姓，我們對頭人是洋鬼子，不是你們。現在老家都完了，你們甘心做亡國奴麼？若是你們有良心，就趕快把槍扔出來，同我們合夥，我担保決不傷害你們的。」說到這她停停，等着屋里的答話，一邊告訴附近的人把手溜彈準備好。屋里沒有聲音也不開槍。她又說：

「現在你們這隊部完全被我們包圍了。你們一個也不能出來。給你們兩分鐘考慮的機會，不然，那就對不起，要叫你們嚐嚐手溜彈。」

屋里靜一會，像在商議。突然地屋里的槍更猛烈地向外面掃射，把屋頂震得簌簌地響，槍彈的火綫像梳

散星雲一樣，把雨點都照得透明。

「弟兄放！」李司令有點動火，吩咐拿手榴彈的。

Puang!

屋角塌了一大塊，濕泥，鐵瓦皮，釘頭，木塊飛騰着，像落着的雨點似的。屋中同時發出一聲尖叫。槍停了。

「再放！」

Puang!

屋子另一角塌了，有人答話！

「好啦！朋友們，我們繳槍。」

「繳吧！一個不許出來！」

Ping—Ping—Pang—Pang……

槍都從窗洞扔出來。

「數數看！」

張隊長數完報告：「不少，同人數相合。」

「好！你們出來！」李司令命令着：「把門，誰開！」

被繳械的守備隊，背着手，一個跟着一個走出來。

「靠那面牆，不許動！」

張隊長就進屋裏去搜查了一下，什麼都沒有。

「配槍，配子彈。子彈都指出來！」

這時候沒槍的都有槍了，一個個笑得裂開嘴，精神百倍的站在一排。

李司令轉過頭來向這些守備隊說：

「你們願意回家只管回家，不然就跟我們走。」

這些被繳械起初是担着心，頭都低下。現在抬起來。

「我們願意跟你們，只要肯信。」

「好的！」張隊長給李司令一個暗號，意思她小心。可是她依舊說：

「好！就這末辦。我完全相信你們。你們有多少人？」

「一百伍。」

「連長？」

從隊伍里走出來個大個子，留着兩撇鬚，他行個舉手禮說：「我，何連山。決不願意做亡國奴，就是我帶的。」

弟兄們也沒有一個人肯，祇是從前沒辦法，現在，報告司令，只要肯相信……一

李司令同張隊長商量幾句，就向他們說：

「拿槍吧！」

于是全隊就向堡子里出發了。

大雨點淋着他們，雷巨大的轟鳴，電光閃閃地照耀這雜合的集羣，錯亂地在泥水的路上迅速地進行，這行列，像黑凝的鐵流一樣奔流着……

## 五

在堡柵里。

小五眼送走李六福之後，就跑得戰慄找他的哥哥。

「怎樣？」找着了，他有意地問。

「上邊命令叫打！」

「打打誰？打自己的人，反去……！」

李福成趕快止住他，看見有一個黑影走過。他拉他到黑暗里說：

「小五眼別胡說！」

「不是的。」小五眼抗議着。「方才六哥來了，他說城外的不是胡子。」

「我知道的，但是……」

「聽說司令還是個女的。」

「女的，男的都管不得，上邊命令是這樣。」做哥哥有點奇怪起來，爲什麼小五眼說這些？于是不耐煩的：「有什麼事？」

「就是這個，人家可是爲着救國，而且咱們祖宗都是中國人。你呢？要明白現在是打誰？」

年青人的血都是容易熱的。李福成思想着他兄弟的話，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他看着這雨中的黑柵欄和噴起的土堆。遙聽着街中的房屋黑沉沉地像在石盤下的生物壓抑得很疲怠，很狼狽。「依你？」他盯着他弟弟。

「依我，我們都……」小五眼仔細地向四下望一望，李福成也跟着，他的心跳動了，感到神經的震顫。像小五眼的話說了地面就炸毀，這些房屋，木柵都要沸騰起來一樣。

小五眼附在哥哥的耳朵上：「依我就這末辦，你聯絡聯絡他們反過來算了。」

「那……？」

「我們已竟準備好了，老張家的順成，于禿子，黃狗子，白家的二弟，很多人……」

李福成還考慮着，弟弟着急了。

「就這樣！這塊布留給你。」小五眼說得非常乾脆走了。

李福成想要招呼他弟弟，看着他已走遠；他把伸出的手縮回來。看看手里的紅布條，想一下，就塞在褲兜里。

回了壕，李福成就試驗向同壕弟兄們宣傳着。瞄着洋鬼和團總不在這里，他就講這個，說那個，先抱怨：這樣兩天，不知胡子究竟來不來？儘管他們在壕溝里守死屍似的守着，可是商務會長，民團總都在房里陪着洋鬼子喝洋酒，玩女人，抽雅片。他又說到地現在也不能種。比如他自己的幾畝地，本來是種高粱，現在却得種旁的，這不算，種到年底都得給人拿去，自己家里好了只能吃豆餅——

「今年可得吃草葉了，地里豆子一定泡出芽子來，這場雨多大！」

他又說：我們也不知替誰打杖？打誰呢？外邊無論如何都是咱們家鄉人，爲什麼替他們在屋里的守着壕溝？放着地不能去割，讓豆子泡出芽來？雖說外邊的是不打我們的。其實他們來了，我們又誰怕？難道誰會把房山牆抬去或者把鍋台抬去麼？

「這年月真是沒道理！」



他的牢騷引起很多的同情，別人的牢騷也發洩出來。

一個紅疤眼說他的家里昨天晚上就揭不開鍋，這里不許他回去，不知怎過去的呢？

「我去年就拉了一大屁股眼子債。指望著打好糧食，還還。誰想！年成到很好，結果還是債堵着屁股，像我地裡沒有長一個庄稼粒。」別一個禿頭的說。

「說什麼？這年月道理都叫豬吃了！」

.....

從東邊車站上的槍聲傳來了。民團總匆匆走來說：「快預備上來啦！」大夥們站起來，爬在壕溝，把槍從柱眼伸出去。

遠遠地槍聲漸漸密起來。停了一會又猛烈地響起，但在 *Pueng-Pu-ong* 兩個大寨之後就又安靜。  
「怎麼退了？」好久再沒有聲音大夥兒這樣想。于是大夥兒抽出槍坐到休息壕上。團總去報告商務會長。一個弟兄找些木柴就在壕里生起火來。夜深又是雨天，有點秋涼了。在東壕里這一大夥，就圍着火坐下。抽烟的點起烟，困了的抱着槍打盹，不困的擠在一起談話。

大夥兒的話鋒，由笑話到個人的咒咀，漸漸又轉到外邊的隊伍身上。李福成沒放過這個機會，就把小五眼的話，添上自己的話，避去正面的話，說得大夥兒心活了。你看看我的眼睛。他望望你的神色，互相考查起來。

每個面孔扭動着，眼光散亂地，誰都躲着誰的搜尋的眼睛，怕看出他們每個心里現在的所想。——不願意打，感到對外的那羣的親切。

火堆非常旺，把壕溝，遮雨的蓆子下面的這羣，身上，臉上，都照得一樣通紅，這正像他們的血管和心臟也燃燒得非常旺。他們越談得越起勁，越感到接近的親切，話聲興奮地低小。

突然地——

Pa——堡柵外穿上天空一條通明的火綫，接着不知道有多少喉嚨吶喊起來。

「堡子里的朋友們！開門！」

「家鄉人不打家鄉人！」

「……………」

「……………」

火堆旁邊一羣驚得跳起，又趕快臥下。很少人往桂眼里塞槍，稀疎地還着槍。

在南邊，在北邊，在西邊，槍聲廣大地歌唱起，黑色的天空交織飛起的火網堡子外人吶喊着，堡子里人嚷

叫着，狗咬着……

雷響，電閃，雨點更大更濃密……

Pa—PaPaPa……

FuFuFuFuFu……

天空怒吼了！田園咆哮了！人瘋狂了！

從堡子的街心，像石頭街道翻了身，併裂一樣吶喊着外面一樣的話語。

「××軍進堡子了！」

「家鄉又不打家鄉人！」

「……………」

「……………」

銅鑼聲，炸炮聲，像風一樣被一陣急促沉重的脚步帶過來。

李福成伏在地下，沒放一槍。在這逼近的喊聲里，他聽出小五眼那沙沙的嗓子。于是他突然跳起來，放開

嗓子喊，揮舞着槍。

「別打了！快給自己人開門——呵！」他們聲音剛喊出口，民團總走進壕來，掏出手槍把他打倒。他掙扎着，還用力喊：

「開門吶！開門吶！」

他的同伙都紅了眼。團總正要打第二槍，他自己就被人打倒下。小五眼也趕到了，看看他哥哥已竟嚙了氣，停一停咬着牙趕上這瘋狂了轉變的羣，像一股蓬激的火山口爆炸的溶岩，蜂擁地把東門拉開了。

「城外的哥們，快進來！」

小五眼沙啞的嗓子混合在這轟響的歡聲中。他揚舞着胳膊上的紅帶子。趙老疙疸帶着人衝進來。他們互相看一眼，立刻就匯合了，一個完整的燒紅的鐵的溪流。

李司令，張隊長得到報告，騎着馬跑來指揮着：一人半往南攻，一半人往北攻。遭遇戰開始了。

趙老疙疸帶的人，李六福帶的人，何連山帶的人一槍不放，只往上硬衝，這個倒下，誰也不看，紅着眼睛，那個又上去……

槍聲一會大，一會小，漸漸縮減了。

天色朦朧的灰白，雨小了，雷也不是時才的粗暴。

北邊的繳槍了。南邊的繳槍了。

于是集中火力進攻西邊。那些頑強敵抗的鬼子兵。

像突發的山洪，這些人趁着勝利的欣喜，擁上去，每個人都像肋骨生了翅膀，飛躍地奔跑着，揮舞着通紅

的刺刀，衝上去，可是退下來，對方的機關槍，像雨點一樣密，立刻就組成了一個危險綫。這邊最前的一個一個倒下了。於是李六福，何連山搬個機關槍來也向對方還擊着。

TuTuTuTu……

TuTuTuTu……

機關槍協和地共鳴起來，唱在完全明亮的天空底下。替晴天歌頌着。

何連山倒下，趙老疙疸掛了彩，掙扎幾下沒有再起來。

李六福紅着眼睛抱起機關槍衝上去，後邊吶喊雷一樣合聲跟着衝。那邊槍火壓住了。

突然，那邊槍不響了，過一會把槍扔出來。

完全勝利了！

李司令，張隊長檢查着自己的隊伍。從一個一個身旁走過。

這些戰勝的英雄，排成一大排，血沾滿了他們頭上，臉上，手上，腳上，勝利的笑掛在他們緊咬的嘴角。李六福站在最末尾，血抹了半個臉，頭髮都是血，手像殺豬的屠戶，頸脖上的青筋還跳着胸脯還喘動。張隊長走過來，重重拍了一下，表示他的感謝和稱讚。

血水變為紅紫的小溪，傍着屍體靜靜地流着。

有人抬過自己伙伴的屍首放在溝沿上。

李司令，張隊長慢慢低下頭，低低唸着死者的名字。眼淚從他們，從活着的伙伴的鼻窩流下來。大夥靜穆地低下頭，心里咀嚼着悲哀。

過一會，李司令抬起頭，深遠地望着像要放晴的天空，有力地說：

「這是必然免不了的。」

「立正！」

「向右轉！」

「走！」

他們帶着勝利品，帶着戰勝的歡喜，帶着死去同伴的屍體，和悲悼走上遠方，更遠的途程去。粗大雄原的歌聲飄響在天空上。

握有復活的把手，

扯動新光歡喜的我們哟！

要上世界去——呵！媽媽哟

爛一塊去罷！大地的松林哟

你同我們合夥罷！

一九三五，六，九，改作

# 這是民族滅亡的警鐘第一聲

羅 烽

這一日，突破歷史的恥辱；

這一日，喪失四百萬方里，

這一日，被陷三千萬民衆！

土地，物產，森林，礦山……

父老，兄弟，姊妹……

數不清的生命，數不盡的富源……

這一日，燬去我們的家鄉！

這一日，建起我們的屠場！

四百萬方里在鉄蹄下蹂躪，

三千萬民衆在屠刀下死亡！

我們的家鄉，

流成血的河；

我們的家鄉，

堆成屍的山；

我們的家鄉

有四百萬和三千萬！

我們記得：是誰喊着不抵抗，

我們記得：誰是抗戰的英雄，  
這一日突破歷史的恥辱，  
這一日也突破歷史的光榮！

四百萬方里，  
三千萬民衆。

這是民族滅亡的警鐘第一聲！

撕碎了白色的旗子！（註）

條條用光榮的血染紅，

聯結起來！聯結起來！

絞成一條繩，絞成一條繩，

這是侵略者的喪鐘第一聲！

父老，兄弟，姊妹！  
興安嶺接連着陰山，  
萬里長城不是禦寇的第一關！

父老，兄弟，姊妹！

三千萬混着四萬萬，

東北喪失是中華民族的危難！

起來！絞成一條繩，

這一日的恥辱，

換取一世的光榮！

父老，兄弟，姊妹，

這是侵略者的喪鐘第一聲！

這是民族滅亡的警鐘第一聲！

（註）即投降的旗子，無其他寓意。

一九三六，九月。



# 那個日子如今五個年頭了！

洪道

那個日子，

像一付沉重的鐵練，

沉重的鎖住我們的腳，

壓着我們的肩。

沉重的打在我们心頭，

喉頭叫不出一整天。

那個日子，

伸出隻貪婪的手，

攫去了祖宗的辛苦的田地，

帶走了自己的心血的豬狗，

這世世代代的糧食完了，

我們人窮肉也瘦。

那個日子，

是不祥的符號。

無知的兄弟，善良的姐妹，

在敵的踐踏下，淒聲號叫，

勇敢的壯年父親，

熱血沾染了敵人的馬刀。

那個日子，

是凶禍的開場，

水牛被充作「迎師」的犒勞，

從此鋤頭生着銹爛的瘡，

心愛的田野長滿枯草，

枯草代替了充飢的高粱。

那個日子，

逼我們離去捨不下的故鄉，

多少殘餘的生命好比無數粒沙，

挾在巨風里，隨天力吹盪，

吹過寒凍的邊塞，吹過萬里長城，

也吹落在通日夜呼叫的揚子江。

如今五個年頭了，

日子怎容易挨過？

我們有洗不盡的羞辱，

數不盡的痛楚，

我們有受不完的苦難，

生活比豬狗都不如。

如今五個年頭了，

沙粒似生命誰能估價。

爲着想念老家，打回去藥故鄉。

在揚子江兩岸我們受着毒打，

爲着逃亡中搜得的一口糧，

臭爛的浮屍順着黃河流下。

如今五個年頭了。

這數說不盡的慘痛，

在關內跟關外一個模樣；

看精良的武器掩護下，

那水流不斷的一包，一箱，……

也奪走了關內人的食糧。

如今五個年頭了，  
在江邊，在山谷間，  
在長城外的原上，  
也在塞內的村坊，  
用兄弟姐妹的戰鬥的心情，  
像猛烈的風一樣瘋狂。

如今五個年頭了，

那個日子誰也不會忘。  
嚼枯草的嘴吐着鋼鐵的字眼。  
歌聲響在白浪滔滔的大江，  
原始的武器抓在污泥的手里，  
挖樹根的手防衛着家鄉。

# 在沒有太陽的地域里

卓爾

五年呵！

已經整整地渡過

慘痛的五年！

在沒有太陽的地域里

蠕動着，

我們這三千萬，

活生生的奴隸。

沒有光！

沒有熱！

五年呵！……

在屠刀下

做着柔順的羔羊！

忍受着萬般痛苦，

不准反抗，

我們也有過明媚的春天，

廣漠而豐潤的田野，

茂密的草原……。

在晴明的早上，

穿着迷離而涼爽的晨霧，

玫瑰色的黃昏里，

又浴着溫暖的金光。

強壯，年輕的夫婦，

孩子，和老年人  
都現着一張紅潤的笑臉，  
嗅着肥沃甜密的土的氣息  
在廣大的田野里  
愉快地流下了血汗！  
栽培成，  
我們的生命的泉源。  
隨便在哪一片有草的地方，  
都奔跑着大羣的牛羊！  
那牛羊，個個都是  
肥滿，強壯。  
憑着眼所能看得見的，  
廣漠的大地上，  
處處矗立着無邊的森林，  
龐大的樹頂遮住了天。  
三千萬方里的土地里，

給我們飽癩了，  
千萬年用不滅的富源！  
如今  
土地仍然是以前的土地，  
不過他已經換了主人，  
（五年前才是屬於我們自己）  
五年呵！  
已經整整地渡過了  
慘痛的五年！  
我們這三千萬，  
活生生的奴隸！  
在五年里——  
有多少女人，  
——出嫁的未出嫁的  
被扯進了  
「皇軍」的兵房！

有多少  
悍直的農民，  
不受屈辱的，  
被剖開了胸膛！  
有多少  
青年們，  
變成了萬千具浮屍，  
漂遍了關東，  
有多少，  
堅強的村莊，  
遭到無情的屠殺，  
化成了瓦礫場……  
記住，  
我們是羔羊呵，  
吞下了天大的污辱，  
含着羞憤的眼淚

要為「天皇」的「聖功」歌唱！  
在這五年里，  
無時不在增加着  
血的記賬！  
這血的記賬  
便警醒了倔強的奴隸！  
奴隸們掀起了偉大的反抗！  
這是沒有太陽的地域里的  
一支生命的炬光！  
起來！  
奴隸們！  
我們不再做  
柔順的羔羊！  
起來！  
奴隸們！  
我們要討還

血的罪贖！

在二十世紀末的颶風里，

是我們抬頭的日子！

拋掉了吧，你那

不自由的家鄉！

掀翻了吧，你那

壓榨你的工廠，

搗碎了吧，你那

爲人勞役的店鋪！

讓它滾開吧！你那

奴化你的學堂！

拿起了我們可以拿過的武器，

在自救的鐵的陣線里，

我們都是有力的一隻臂膀！

爲了我們失去了五年的：

家鄉，牧場，戀人，爹娘……

我們願意，

傾出了腦漿！

我們三千萬的奴隸們！

要使，

沒有太陽的地域里，

翻起了血的巨浪！

我們要開始，

洗清五年來的創傷！

一九三六，八，十三日，夜深時。

# 紅的烙印

新波

沒有傷心之淚，祇有憤恨之血！

常懷想起：那白雲之下的朔方的故土啊！

那兒仍長着高粱。

那兒仍長着大豆。

松花江水依然是在冬天里結凝，在春天里溶解。

長白山上一樣地能夠積雪，層雲繞着嶺巒奔逐。

——然而，那是失去的了，高高地懸起了異族底標幟，馳驅着敵人底鐵騎。

兄弟，姊妹，離散了，有的是被變作牛馬！被拉去輪姦！想作一聲怨恨或是呻吟嗎？你看——

那樹枝上的乾瘦的頭顱，殘斷了的肢體！

五年了，悠長的五年中常聽見將軍們準備的號音；然而，那在叢林之中，在深谷之中，冒着寒刺的風雪，爲着這垂危的祖

國而洒灑着血花的，還是被目爲奴隸的大地之上的忠實的子孫啊！



五年了，悠長的五年中只見將軍們的鋼刀，向着揭起了反抗之旗，燃起了求生之炬的人們，施以無上的威力——在魔鬼底足下却頂禮膜拜。

沒了人間的羞恥，那管有祖宗的墳墓的土地上吹着淒慘的腥風！懼怕主子仍未斃足貪婪的慾念，把長城下的鐵門盡量掩開了，讓殘暴的戰馬踏遍腹地中原！

別癡想：那戴着全冠的會舞起長戈直望北指？

也不要抱着失望的哀情，瞧着長空太息：何時才恢復舊山河？

我們把這一個紅的烙印的仇恨，沉痛地繫在跳動着的心里！

世紀的風勇猛地把宇宙間的土壤颳成兩條明顯的大路：向着黑暗中沉淪，和向着光輝之處滋長。

戰鼓在催逼了，戰馬也昂起了首。

誰要生存，誰便在火血中揮出拳頭來！

# 「九一八」在北平

陳毅

五年前的這天，大概是上午十點鐘吧，我從一個朋友家裏出來，剛走到中國大學門口，便聽見報販在叫「號外，號外！」好奇心的驅使，使我也花了三個大銅板買一張，展開一看，天！大字標題着：

「昨夜日軍佔領皇姑屯！」

東北軍不抵抗退却。」

這是多末驚人的消息！真想不到××人終於驚動了他好多年來就準備了的這一着。

賣號外的人是那樣的多，買號外的人也是那樣的多，到處都圍集了人，三三五五的站着，露出不快的面孔。

在親耳聽見自己的國土被人佔領，雖說那陣已經十九歲了，但還是第一次，第一次聽見自己的國土被人佔領呵！心裏說不出的慌，氣不是，恨更不是，只覺得心裏塞了一團，往上湧，想吐得很，把紙外反覆的展開了好幾回，映上眼來的終于還是：

「昨夜日軍佔領皇姑屯！」

東北軍不抵抗退却。」

心裏難過極了，不禁罵一聲：

「媽的，爲甚來要不抵抗退却呢？」

沒有碰見一個熟人，一切氣憤都咽在心中，緊拿着號外，就跑進中國大學一個朋友的宿舍裏去，同樣的，他們也拿着號外，在發急。

「××人真他媽不顧一切了嗎？」

這是一個研究哲學的朋友的發問，但他的所謂一切是沒有人知道的。

「他還顧什麼？他有那個肚，才敢吃那碗醋。」萬事都以命運爲定的朋友的話。

「人家在那裏準備了好多年，只有我們自己才在鼓裏，人家把我們一切都看清了才幹的，你們以爲是偶然嗎？」

這是一位讀政經的朋友的說話，好像屋裏聚集的七八個人都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似的。

「是的，一點也不偶然，誰說偶然呢？」

還是好幾個人的聲音，沒有得到結論，忽然鐘響了，接到就是工友在叫：

「開會呀，大禮堂開會去呀！」

本不是中國大學的學生，但爲熱情所驅使，也和人們一道擁到大禮堂開會去了。大禮堂黑壓壓的，到處都是人，個個都挨拳擦掌，臉上現出十二萬分的憤怒，等不到主席宣佈開會，就聽見有人在啼：

「打倒不抵抗主義！」

「不抵抗主義是賣國主義！」

「爲什麼要不抵抗退却呀！」

隨着這些喊聲，就是一陣騷動。召集大會的人無法制止了，只好到講台上的桌子上去把手揚着。

「同學，諸位同學，冷靜點，一時的氣憤是無用的，大家要靜下來，靜下來商量才有辦法。」

果然靜下來了。

在一陣掌聲中，召集的人開始報告。他首先指出××人爲什麼要佔領皇姑屯？佔領皇姑屯只是佔領東三省的序幕。他指出了事件非偶然而是必然。他剛一說完，就有一個東北同學上台去，拳打桌子，腳蹬地板，說話得幾乎要哭起來，當他說到「軍閥們平時是如何的欺負小百姓，一旦有事了，擁起幾十萬大兵，還是只有退却，這難道就是盡了守土之責。」這些的時候，人們狂呼起來了。

「打倒不抵抗主義！」

「立即對日宣戰！」

接着他特別提出，「當××人佔領皇姑屯的時候，瀋陽方面打電話來，負責東北最高軍事的長官還在跳舞，不相信××人真會這樣子幹。」他說到這裏時，氣得臉都發青，嘴裏吐出血，在場的人都爲之深深感動了，於是「打倒不抵抗主義！立即對日宣戰！」之言，又洋溢在全會場。

之後，大家一起議決：

「反對不抵抗主義！」

「請政府立即對×宣戰！」

「通電全世界述××之暴行！」

「組織抗X會」

當場推出了許多負責人，並世由中國大學發起，聯絡北平市全體學校一致行動。

會散了，各人都抱著一個赤熱的心，準備去作大會分配給的事。

我自己因為不是中國大學的學生的關係，在當時學籍還異常嚴格的北平，許多事都是想作，沒有作得了，一個人跑到大街上，賣號外的是那樣的多，商店的門口都站的是人，每個人都展開一張號外在讀——連洋車夫也在讀，當時我想，假定這些都已形成了力量，X人是不敢佔領皇姑屯的。

繞了好多灣子，看了好幾條大街，到處情形都一樣，緊張異常，一向被人佔為死城的北平，現在活躍起來了，非常的活躍起來了。滿街都異乎往天的情形，每個人面上的表情都是緊張。但當走過海陸空軍副司令部的時候，情形還是和往天一樣，什麼也看不着，看得着，就是那持槍的大少爺衛隊比往天增加了幾個。

回到公寓，公寓住的人大概也知道這回事了，三個一堆，兩個一起的聚集在談。有幾個東北中學生在想到他們回不了家，比他們大點的同鄉又在安慰他們不要緊。

「沒有的了，佔了瀋陽，小張還不打嗎？他媽的他的一切都在那的。」

「是呀，他就不打，還有國聯。」又是他們一個同鄉在說。

中學生似乎是滿意了，真滿意了嗎？

「九一八」到今天已經五年了，除了兩次地方的戰而外，全中國是沉默着。

五年來，敵人的勢力大大的增加了，國土也大大的失去了。不抵抗主義只是讓，還多少有些希望，現在簡直乾脆就是投

降，真如幾個中學生所想到的：

「回不了家了嗎？」

大同鄉所希望的小張打，國聯干涉，五年來事實把這種幻想擊得粉碎，真正的教訓是：

「只有靠自己立即發動全民族的抗戰！」

只有這樣，中學生所焦到了「回不了家」才不會繼續焦下去。

# 真誠的敬禮

亞丁

早晨，洗完了臉的時候，照例要刮牆上掛着鏡子的哪兒，看看自己的臉，或看看衣領是不是弄的舒服。我忽然注意到旁邊的月份牌，在那一張捲曲的像塊破紙的上面，告訴我今

天是九月十八日，然而我預先並不是不知道這擊人心痛的日子，而是我對於那捲曲的破紙感到了興趣——是一號那天，我最親愛的朋友F君來看我，對我說：

「九一八那天，你到道外正陽街看我們的行動去吧！」是的，他們是要做一些事情，因為他們是做反X工作的，在那天——然而他不肯告訴我當中的真相。其實我想到了這是對的，我只有等着，我每天去撕那我認為不必要的幾張紙，我真恨不得要做出把它一下撕掉那蠢的事情來；然而我

認為最寶貴的一張，我却用手把它翻來翻去，要看出他的原形來似的，我對它有着這樣的確信：那天一定會帶來我們所期望的風暴。

早飯吃過了，我便穿上衣服帶上帽子，直衝出去，坐上了綠色的大汽車——道外的正陽街口到了。

我向着正陽街一直走過去，兩隻眼睛像銅鈴似的擺着，然而並沒有我所希望的到來，我好像有些失望似的，脚步一高一低地直走到同記商場的門口站下，因為這裏最熱鬧，我想事情一定會在這裏發生吧！

來往的人走着，同記商場的門口也交換着擁擠着的人羣，忽然我發覺他們的臉上划一道驚恐，像個臨產的女人那

末的害怕。有的在喘噎的低語，我知道這裏邊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我疑惑這是××人打了中國人，然而我又一想，不對，要是那樣的語，噪雜的聲音早起來了，但是這裏只是一個神密的平靜，我確定是有什麼事情發生在這裏面，我剛確定好擠進去看看，憑空的跑來了一羣××憲兵，用了衝鋒的式子托了槍，槍上全有明亮的刺刀，胡亂地一陣惡意的推打，把門外的人全都趕走了，把門裏的人全都推到裏邊去，這時裏邊發出了一陣怕人的噪嚷；我和許多了站在對面的人行道，看着這個悲劇的展開。

不多一會，裏邊有人走出來，全身衣扣被解開着，這一定是受了一翻狠毒的檢查，一個個臉色慘白地，還有的四肢全發着抖，身上受傷的也有，女人們更可憐，一邊哭着，連忙地收藏着自己的乳頭……

悲慘地出來了，一個兩個三個……直到第十一個，那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他在我的身邊一擦，急忙的拐進一條深巷去，我被好奇心遂使着，我趕上了那孩子，低聲地問：

「老弟，怎麼回事？」

他對我用一雙機警的眼望着，現出了他的驚恐，我可以看得出他的心在跳着。

「沒有什麼事，我不知道！」

「老弟！」我用手拍一下他的肩，說：「不要害怕，說，不要緊，我絕不是壞人，我敢向老天發誓！」

「唔！」我又重新的向我看了一回，有一秒鐘，他才又低聲像耳語似的說：「剛才有人在同記商場裏邊，各處貼了不少傳單，上邊多印的是怎樣反抗××，和推倒「滿洲國」的話，可怪啦，很快，沒有人能看着是誰幹的，所以方才憲兵來，也沒法。才在裏邊一個個的翻和問了，才放出來，剛才直到我，那一個也沒翻着。」——他說完了，像是怕我再問他，就一直像隻小老鼠似地逃走了。

我歡欣的又回到方才的地方去，想去把這事看他個究竟，忽然我那母愛的朋友下現出在我的面前，他的臉上現出了興奮的紅光，我懂得這回事了，我問他：



「事情怎樣？」

「很好，同志都安全地脫了險！」

「很好，」我四下看了一個圈子，又轉過來對他說：「我們都很快活，這就是你叫我來看的吧？」

他把身子側過去，過了一會，他又走了兩步，又走到我的跟前，這時有兩個××憲兵擦過我們的身邊去。

「是的，就是這個！」他忽然握緊了我的手，「這，一個真誠的敬禮！」

# 動作

田平

颯着的風，到號拖甩着腥羶味的尾巴隔——今天是九月十八號了呢！

在行人道上倚着一株脫葉了的白楊；新心里有無限的奮怒和傷感——發楞地瞧着目前的一切：蛇樣擺動在爬行的隊伍；執着的一些不惹人好感的旗子（×滿和滿洲旗）；大樂隊的進行曲；低沉的呼喊聲（滿洲萬歲；×滿提攜萬歲……）；寬寬的柏油路，現在全被這些塞滿了——薄風捲起來地上的飛砂，便閉上了兩眼，沉沉在默思了起來，雖然狠心地咬着下唇里肉所要自己不想下去——是去年今天，在八卦街和溪會向游行的××和滿洲官吏丟過兩個炸彈，當時

幸免從人羣溜了出來；大家都後悔那次沒有多大的成績，今天又懷着這樣一個孕，這樣一個孕——

「還不來呢！」不耐煩的這樣低聲自語着，兩眼便又把兩邊戒備的着黃呢軍服異國的憲兵掃了一遍。

扯長的隊伍隨着遠遠的樂聲；低啞的呼喊聲，漸漸在眼裡把影子縮短了。——等着的人還沒有來，心裏在怎樣的懊悔；憤恨，不該把幾個全肩章掛「獎勵」的異國官佐放過去，突然的背後響起了熟悉口笛的暗語，便轉過身隨着拐過街角穿長衫人走去！

「已經晚了！」站在暗街里，新這樣對溪小聲地說。

「走吧！」溪很習慣把便帽沿往下拉了拉，打着招呼，有

幾個也是穿身衫的人們從前街向這裏走來了。

向西又轉過三條街，便到了一個從前也只來過一次的地方。看溪和裏邊人們很熟悉的，便也像着在這裏走過幾次的人，轉着灣，奔着樓梯，記不清到底走到這上面費了許多時間，前額鋪了一層汗水的身體，呼吸也感到困難了。

「新因爲去年我們沒有成績，今年我想不那樣做了，王同志他們已經同意了這個計劃——是李同志昨天夜裏告訴我的。」溪聽說明天晚九時×××司令官在靈野町賓宴樓宴會×滿各大官吏呢。——趁這機會去，能比去年在街上好些呢。」

「好是好，不過——能有把握嗎？」

「有把握呢。」溪點着一只煙吸着，玩戲的吐着球泡。一個一個地吹向半空去。

「你想我們應該怎樣才能安些呢？」新這樣的向溪問。  
「怎樣才能安些嗎？」

「喂。」

一點不困難呢。今天到下午我們不妨也去吃便飯——早一點；在七點好了，到那時看機行事，怕不成功嗎？」

「好的。」心裏覺得輕鬆了許多。

「我想回去看一下，你等我好了，六點半一定到這裏來找你。」

「有事情也不許你走。」新嬉笑的說，把腰藏的小手槍拿了出來，站在門口，心裏說不出來的快樂，一下都在說着玩話裏吐出來了。

「我不屈服呢，雖然我沒有傢伙。」

「好——不屈服。」溪讓開了門。

「晚六點半見。」新這樣說，走下了樓梯。

九月十九日——××朝日新聞新京版刊了一段惹人注意的小事——

「昨晚九時×××司令官在賓宴樓，宴會日滿雙方官吏，盛筵中間進搗鎗滿人酒漢二名，騷亂下被捕，槍傷×滿官吏多名。」

# 我們沉痛的紀念

## 「九一八」五週年感言

舒羣

誰不懷念他的故鄉？

然而我的故鄉失了五年了。在那五年中，我不知道我遭受了些什麼，我也記得走盡了多少旅途；彷彿是一陣風從耳邊吹過了，彷彿是一個夢，在昨夜里。

每次夜深的時候，街道沒了一切的騷聲，我也許會記起了一幕一幕的記憶：故鄉的戰場受難的友人，永無消息的家

人，以及冬天里飄下的白雪……。這樣，常使我重返故鄉一次，看看家門前的土山，小溪，這樣，常使我胸前感到一陣悶痛，失眠了，直到天明。

「是永別了故鄉嗎？」

我常常這樣問着自己；自己却沒有回答過一次。

★ ★ ★

## 「九一八」已經五年了

南郭

記得那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我在一個慣于造謠的報紙上看見這消息，真還以為是謠言。在那時候我一樣，無理的侵占的行動。後來消息完全證實，于是我想中國

該起來怒吼了吧。

現在「九一八」已五週年了，「九一八」之後還發生了「一二八」熱河失守，「三原則」走私等大小事故不下數十項，而中國却還沒有「怒吼」起來。

「九一八」的事變，有人似乎會以為「友邦」只要東北三省，給了也就算了；所以中國不「怒吼」。「一二八」認為是「示威」的意思，所以也不必「怒吼」。後來去了熱河，但有人以為熱河還在長城的外面，所以也無「怒吼」的必要。「三原則」是外交上的問題，更不能用「怒吼」以解決。然而現在「走私」要吃盡中國的膏脂，「友邦」已在冀東招兵買馬，北京城也有了大批番兵。但是中國還沒怒吼起來。

## 「九一八」感想

如果一定要我說「九一八」的感想，我實在無可說。我覺得我們不能有一個「九一八」。我覺得幾年來我們天天有一個「九一八」，每一天都是一個「九一八」！就是在今天，

中國還要等待些什麼呢？

每次對「中國的怒吼」盼望的時候，總不能不想起那個我會經不相信能發生的事變「九一八」。「九一八」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是大的「國恥」，誰能忘記呢！

然而，在「九一八」的五週年的時候中國還沒有「怒吼」。中國在等待嗎？

我希望從此以後中國會「怒吼」起來；因為中國所要等待的，除了「滅亡」以外，什麼都早已經來了。

更不要忘記我們的「九一八」已經五年了，我們已經等了五年了！

○ ○ ○

## 荒煤

×滿軍在綏察邊境進攻底形勢，不也是正緊張麼？我祇祝望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底迅速而廣大的開展，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把我們獻身給統一戰線底號召，如果不是整個地，至少是一部分地。

## 深深的仇恨苦痛着我們

林娜

我們忍耐着，鎮靜着，到現在足足已經是五年了！

這在五年中，我們雖然也聽過了：「長期抵抗！」「抗×在準備中！」等似爲此類的堂皇文告。雖然我們也曾聽見過，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在爲他們底自由和祖國的生存而呼號。然而，事實已告訴了我們，三分之一的中國領土，就在這情形底下被斷送了，被緊緊地放置在敵人底鐵蹄下了。整千萬的同胞，在敵人底旗號底下被屠殺和奴隸着。

在這所謂新的形勢底下，敵人已在計劃怎樣鯨吞我們底全領土，在這新的形勢底下，「明朗化」底呼聲，充分了華北與華南，在這新的形勢底下，全民的救亡陣線被組織起來了，他們要求着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黨派黨別，牢固地在抗敵底號召底下聯合起來。然而，握有全民族命運

底當局怎樣呢？

這不是達到了最後犧牲的時期嗎？這不是已到了忍無可忍的時期了嗎？

我們想着爲深深的仇恨苦痛着了！

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用過了民族的熱淚和血滴去紀念它——「九一八」而在今年，新的形勢轉變下底今年，我們該當怎樣呢？用傷感的咒恨與淚珠嗎？用嘶啞的呼號和哭求嗎？不這都不是我們現在該做的，急于做的。我們都是文學青年，我們都喜歡動動筆，或寫寫文章；那麼我們就該負起了這個特殊的任務，武裝着自己底頭腦和筆尖，針向我們底敵人——××帝國主義和漢奸，宣洩我們底全民的仇恨！

★

★

★

## 今年是第五年了

許達

76

「九·一八」掛在人們的口頭上，今年是第五年了。五年前的「九·一八」是敵人的炮火把我們苟安的信念頭粉碎的時候。瀋陽城是在一天晚上，給不抵抗的將軍在爵士歌舞下葬送的。而今，一般亡省的東北同胞却變成了準亡國奴，或者是流亡的無家者。

國難在「九·一八」的槍聲彈雨中更推進一步了。然而，「九·一八」到現在的這五年時候呢，國難又不在是漢奸的手上塗了更濃厚的顏色嗎？

如果我們還沒有完全泯滅了良心，如果我們不是閉着眼睛活着，我們一定很清楚，目前新的形勢，已較諸五年前是更嚴重了，更危險了。

敵人的刀槍已加在我們的頭頸上，敵人的「武士道」已侵入到我們的腹地。「九·一八」葬送的東三省不去說他，熱河失掉也用不着提，大家都很清楚，敵人給我們的禮物

是什麼。「九·一八」以後，淞滬之戰，雖然有着光榮的民族自衛戰的歷史，然而在「親善」和「睦鄰」下面是糟塌了新的民族英雄的光輝。華北偽自治的妥協下面，產生了畸形的組織，現組織是秉承敵人的意志，戕害自家人的傀儡變相。冀東在不要臉的漢奸殷汝耕的手里，地圖已變了顏色。近來華北增兵的空氣，和走私的緊張已造成全國的最恐怖的局面。北侵南進的結果，福建又成了那無恥的浪人的活動地，勢力已從台灣伸進了廈門，福州，泉州，漳州等重要城鎮。南邊的烽火還沒稍熾，西北的綏東又給那在敵人指使下的偽軍侵犯了。四面的楚歌，已不容任何的魔手掩着了眼睛，鮮紅的血蹟是深深地印着在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同胞們的心裏了。

侵略的加緊，是暴露了野心的軍事冒險者的醜惡的面目，同時也撕破了漢奸的假面具。

自「十二、九」北平學生奮臂疾呼受了壓迫以後，整個中國便給無情的歷史劃成了兩個壁壘。也就是到了這最後的關頭，橫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非抗戰，即降敵！

降敵的是漢奸。這是我們最近所最看得清楚的那真面目。出賣民衆的是漢奸，出賣民衆利益的是漢奸，出賣國家的是漢奸，替敵人張胆鎮壓自家人的是漢奸……總之，時代已不客氣地指出了，也用不着去揭破他們的陰私，更不由他們自己躲避。民衆們已在深重的國難，生死的關頭下面分辨得很清楚了。漢奸的陣營里儘露了狐狸的尾巴。

五年來雖然敵人是佔了便宜，可是那切膚之痛已引起了廣大的羣衆的覺悟。因此，我們在紀念「九一八」的五周年不特要明瞭侵略的加緊，同時更應明瞭這侵略的反響也越形堅固和強大。

由於國際間也暴露了侵略陣線的殘酷，而和這對立的和平陣線的獲得廣大的擁護。和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

侵略戰的英勇的行爲，再加以自覺的民主國家的人民陣線的獲得普遍勝利，我們這被東鄰的加緊壓迫下的睡獅，也昂起了頭覺醒起來了。

那覺醒的第一炮，便是血的「十二、九」學生運動。很自然地，在抗「X」運動的怒潮在增漲的時候，從工作經驗的必然要求，便有那號召全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在統一的抗「X」的大前提下面，放棄一切個人的主張，以民族利益，以國家作擁護的目標，而聯合成了一個廣大的抗「X」的統一戰線。

爲了敵人走私的陰謀，連民族資產階級，甚至洋奴化了的買辦階級也都覺醒起來了。他們也懂得唯有抗「X」才是出路，才是大家的出路。

同時，正義感的還有些微良心的軍閥也起來了。雖然他們的舉動有時會引起人的誤會，和一時的錯誤的成見使他們失敗。但是，這却很足以證明這廣大的抗「X」統一戰線正在一天一天地強大，和證明中華民族已在怒吼了。



反抗敵人的侵略，保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完事，這一信念差不多已成爲凡是有良心的中國人的普遍的要求。人民大眾已把敵和友認得很清楚——出賣民衆的便是民衆的敵人！

這一新的形勢已被千萬人認清了，決鬥的時日已距離我們不遠。

這一新的形勢在我們文學大眾當中，也起了相當的反應。

不久以前，那正義感的作家提出了文藝上的統一戰線便是明顯的事實。加強我們的力量便只有聯合起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向着那同一的目標進發，不要再在自家陣線上紛擾下去。

統一戰線是爲了「戰」的，文藝家的鬥爭便是他銳利的筆鋒。因此，那作爲現階段的文學運動的口號——「國防文學」的被提出，我們認爲最正確的。我們要求一切作家們暴露X帝國主義的殘酷，撕破漢奸的面具，和更積極地描

寫義勇軍的抗敵戰，和廣大民衆的救亡運動。

在這裏有人提出實問了：這樣，除了國防的主題，國防文學不是沒有了題材了嗎？國防文學不還是關門。

不。我們不能這樣狹義的解釋國防文學。他不是這樣狹隘的。當然，國防文學的題材是那些積極的有國防意味的主題。但是，這以外，中國人民這半殖民地的奴隸一般生活的描寫，難道不就是間接暴露X帝國主義侵略的陰謀嗎？便算是個人的私生活也何嘗跟這沒干係。我們認爲這樣是對國防文學過累，國防文學並沒有這樣限制了他的範圍，也沒有強拉一般作家來製造那尾巴主義的革命文學。正是一個廣大的各階層的聯合，我們才更清楚我們四周的真正的情形，才更明白X帝國主義在各個階層中，各個角落里的侵略情況。

X帝國主義的魔手已伸入了我們每一個角落了。除了我們閉上了眼睛，除非我們是一個順時的奴才，相信誰也覺得了吧！誰也不能忍受到超過了這極限了吧！

「九·一八」今年是第五年了！朋友們，我們已再沒有可以猶豫的時候，橫在我們面前便只有那兩條路。而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哩，便只有一條——走到抗×聯合戰線，推動這民族解放的鬥爭。在這生死關頭的前面，我們私人間的仇

恨，還算得上什麼一會事咧！

歷史已推前了一個階段了，不前進便只有被輾斃在時代巨輪底下。

★ ★ ★

## 痛苦的思想

葉紫

自一九三一年以後，每年到這個時候，我總得給逼着寫一遍這樣的文章。這在我——不應該說着全中國不願意做漢奸和亡國奴的人——實在是一樁最大的苦痛！我們爲什麼要寫這樣的文章的呢？在我們的歷史上，爲什麼會有「九·一八」和「一·二八」這一類的字眼的呢？……我們要

到什麼時候才能把這些字眼抹去，才能不寫這樣的文章呢？……

一的好政府，「長期抵抗」到中國的「勘察加」去了時，恐怕在我們的歷本上，將無法再找出一個沒有「國恥」的日子了吧！

……

「九·一八」和「一·二八」這一類的字眼的呢？……我們要

那麼，在目前——在我們的「好政府」還沒有到「勘察加」之前，我們這些小百姓們還應當怎樣呢？是準備着將來躲到「勘察加」天天去寫「紀念」呢，還是願意馬上就用自己的力和血去將這些字眼揩掉呢？……

……

「五三」、「五九」、「五卅」又新添了「九·一八」、「一·二八」……而且這些日子還仍舊不住地在一個一個地加上去。這是誰的罪過呢？……等到我們的那唯

事情是非常明白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了，祇要是不願意當漢奸和亡國奴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而且也應該趕快去選擇擺在他面前的這兩條路吧！……

## 忘記不掉的一天

白朗

80

瀟揚，是我的故鄉，是我童年的母親，在它的懷抱裏我度過了黃金的美麗的兒時。

晴朗碧澄的，是故鄉的天空，和平清靜的，是故鄉的空氣，故鄉的風，也帶着溫柔的氣息呢！一到冬天，更有那銀色發光的白雪，偉大的雪鵬，是那末晶潔，污濁的人間，一變而為無瑕的世界，那禿老的枯樹枝，也竟像開了白絨花那般清高惹人愛悅了。雖然是寒風凜冽的日子，你也不會感覺冷得難熬，那天然的絕妙景色，你會被它陶醉呢！

故鄉的人民，是淳樸，是誠摯，是孩子一樣的天真，故鄉的土地，是肥沃，是廣漠，是大宗米煤的產區。故鄉的一切，都是值得愛惜，值得珍貴的。即使挖空了我的腦髓，也不能迫我把故鄉遺忘呵。

然而，在我們「同文同種」的「善鄰」虎視之下，我那美麗的故鄉，像暴風雨中的殘燭般早在飄搖着了！但，我的故

鄉仍在沉睡。

那像是晴天的霹靂，突然，九月的故鄉起了漫天的烽火。「九一八」的一砲竟作了故鄉的喪鐘，故鄉亡了，故鄉的山河變色了！

故鄉的天空，蒙了層暗晦的黑紗，看不見日，看不見月，看不見澄朗的天空，故鄉的空氣裏瀰滿了惡毒的細菌，在毒蝕着人們健康的身體。故鄉的風也變了，即使是明媚的春天也會吹起殘酷刺骨的暴風，使你永遠地顫慄。故鄉的廣漠肥沃的土地，被文明的大盜霸佔去了，不許聲張，不許反抗，更沒有地方去伸訴！

故鄉淳樸誠摯的人民呢？一切的保障喪失了沒有自由，沒有平等，更沒有歡快，一個個都帶上了牢實的枷鎖，不能舒服地動轉一下。輾轉在魔鬼的巨掌裏，一任宰割，祇有無邊無涯的痛苦，祇有屈服，也祇有死亡！

那文明的大盜，殘殺了多少有為的青年？  
民的婦女搶掠了多少財物與良田？

自由的人民變成被壓迫的奴隸了！  
大好山河到處飄着

淒風冷雨了！

這是虎列拉的疫菌飛速地散佈着，染到了吉林，染到了熱河，染到了黑龍江，更染到了華北，而華中，華南也將被殃及了！

「九一八」的大砲，不是滿場的喪鐘，也不是東北四省以及華北的喪鐘，而是亡整個中國第一聲警號！

我們忘記不了：那有飛機，有大砲，有槍，有刀，而主張不抵

抗的投降主義者，陷人民於水火的大罪人。

我們忘記不了：那赤手空拳，為爭取自存，為爭取正義的

英勇抗敵的戰士。

我們忘記不了：那被殘殺，被壓迫，被宰割，被淪為奴隸的

三千萬受難的同胞。

我們忘記不了：那假親善，假提攜，殘酷無恥的，文明的大

盜——X帝國主義者。

我們更忘記不了：那一天，亡中國的第一聲號角，中華民

族淪為奴隸的開始，那染着腥血的國恥日——一九一八

的晚上！

## 作家應該從九一八之後寫些什麼

凡海

我們簡直是在地獄裏。從九一八以來，我們只是更加壞了。那一年，東北四省失去的時候，對南方人還似乎是遙遠的，可是不要幾個月，炮聲馬上響到上海來了。那時我住在閩北的火線上，一切東西全損失了，所剩下的只是一個人。X帝國

主義底侵略激起我另一種憎恨，這便是憎恨漢奸對火線上苦難同胞的加緊的壓迫。九一八失去東北四省的時候，到底是怎樣的情景，我不會親眼看到，但從一二八的戰線上，我們不難知道帝國主義向我們進攻時的種種慘狀。有錢的人們

逃到租界上去了，租界上底生活立刻提得很高，因此沒有錢的人反而要從租界上回到隔北的火線上來。我們底生命算得什麼呢！簡直像一些等着宰割的落水雞。有好些人在草棚裏挨着餓，爲了偷一個包子充充飢，他們有許多人竟因此被槍斃了。在那樣的情狀裏，我們看到什麼呢？最令人忘記不了的是我們底兵士雖然願意葬身疆場，也不能不揮着眼淚後退了。

我們底人民。我們底兵士不屈不撓的抗戰，同樣在九一八的時候也是被漢奸出賣了的。那用不着證明，大家都知道。羅烽底一篇小說殘廢人是告訴我們這樣的事實。現在還不是一樣麼？一二八的炮聲停了之後，失去的東北四省就完全是×帝國主義底根據地了，現在，從這根據地上，直接再威迫到我們底身邊。想起我們現在，又不知比九一八的時候壞多少倍了。我們底腹背，甚至心臟裏也裝進敵人底炮了呢。

我們應該想起蔣光慈這位愛國的革命詩人。他底鴨綠紅在以前是描寫亡國的朝鮮人底故事，而現在却是我們

自己底故事了，我們還覺得八月的鄉村太少，我們也希望有無數的像鴨綠紅上一樣的東西。現實主義的作家應該伸過手和各種浪漫主義的熱忱的愛國詩人握起手來，用兄弟一樣親切的手去溫暖他們被漢見的狹隘的創作見解所苦惱了逼走了的心。朝鮮底金斗鎔在文學界上所發表的那篇站在一條戰線上所寫的朝鮮文化受人摧殘的情形，還不是說着我們自己底情形一樣麼？在我們自己底國土之內寫到鄰邦底名字爲什麼總是要用「×」來代替呢？自從新生事件後，鄰邦底名字，實際上已成爲我們的文字了。紀念九一八應該不要忘記我們離開亡國僅僅是一線的間隔了。

朝鮮和台灣底命運，現在已經是我們底命運了。我在這裏相信朝鮮和台灣底文學會給我們許多參考，他們底實際情形，他們底現實在文學上的反映，特別是他們國內各種人民對侵略他們的敵國底各種側面的關係與態度會給我們很多教訓。作家的筆，會在紀念九一八的時候，知道要求他寫出來的東西，已經是非常廣泛而雜多了。我們把九一八的退

兵，一小隊，一小隊無援的兵士底孤軍獨戰在腦中想一想吧。吧！  
再把普遍全國的救亡運動想一想吧！再去看看朝鮮和台灣

## 我一定將這些用筆寫出來

馬德里

由于五·三慘案給予我記憶里的悲慘的烙印，是時刻都在刺痛着我底心——唯有的哥哥也去世了，我親近的人都沒有了。九·一八發生的時候，我盡所有的力量在那當即應幹的事，也許作這些事性是犯法的，戴着「搗亂」「破壞治安」的罪名帽子，我坐了一年多的牢。

我從那家免費寄宿舍出來的時候，敵人已經打到長城各口子了；我並以為犯罪而減蝕了勇氣，卻更有番新的認識，新的力量，我參加一幫子到古北口去的救護隊。

從接觸到的一些事實，我洞悉了一些「欺騙」——「抵抗」只是在欺騙全國民衆，兵士們在「只許守，不許

攻」的命令下，作了敵人的砲灰。一切的愛國團體只有註冊過的才允許（我說的是在戰地工作的那些）而他們是借着這頂帽子來出風頭，爲名譽，爲金錢……誰會知道這些呢？我一定將這些用筆寫出來，暴露出這些「欺騙」來，給人們以真像，以覺悟！在這敵人加緊進攻全國的時節，知道某些人自己！

「寇深矣！」起來，在我們今年紀念九·一八的時候，該武裝起自己來。

## 紀念九一八

張春橋

這些時文壇上的糾紛真叫人不能容忍。大家也都好像這論爭早日結束。

聽其自然，解決這糾紛不是自己底責任。但是在今年我們紀念九一八的時候，我代表千百萬的讀者向理論家要求，迅速開展猛烈無情的論爭，批評自己底錯誤，接受朋友底意見，使

我們不能容忍目前這狀況，只能使敵人易于進攻，使自己底讀者陷于頭疼的狀況。

## 執行文學上的統一戰綫紀念九·一八

陳白塵

第五週年的九·一八，敵人是以防共統一戰綫的執行地攻過來的。

來紀念的。一個文學工作者最低最低限度，也該以執行文學上的統一戰綫來作爲對抗。

假如是忠實地執行文學統一戰綫的，便該行動起來；各階層的在家怎樣聯合？怎樣推動他們走上抗日統一戰綫？誰能執行起這任務的，誰對。一切非首要的問題，都可以最公開

但文學上的統一戰綫被提出以後，執行了沒有？

我們文學工作者正在爲了一個不很重大的問題論爭着。——論爭是必要的，但不能忘了自己的任務。兩個一同走路的人，論爭着各自所提出的路綫是可以的，但爲了論爭而索性坐在三叉路口一步不走，是愚蠢的。這不僅妨礙了自己

這任務當中才可以有最正當的解決。

的進程，而且是放棄對於敵人的進攻。而敵人呢，是毫不放鬆的進程，而且是放棄對於敵人的進攻。而敵人呢，是毫不放鬆

一個文學工作者，在紀念今年九·一八當中，如果不能執行這任務，這紀念是徒然的。



殖民地狩獵圖

額少其





抗敵市街戰

李博

# 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

郭沫若

人類的文化是人類意識的產品，人類意識之出現於生物界大概有五十萬年的歷史，然而和生物界的地質年齡比較起來，這點數字真真是微末而又微末。人類在生物界依然還是青年，或者還是童年。

生物界的文化是由我們這青年人類或童年人類所領導着的。

同樣，我覺得人間界的文化，至少其以直覺、感性、審美等為基調的部門，是應該由人類的青年來領導。

人的智能本有依着年齡之進展而迭滅的傾向，俗語說的「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凡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正道着這種迭滅現象的實際。

科學上的偉大的發現，文藝上的歷史的創作大抵是在三十以前。在這兒歐洲是有統計的，恕我不及一口地臆列。就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關於行動和事務一方面的傑出者（舊時所謂「英雄」）也少有是老頭子。

當然，人的年齡也有精神年和生理年之分。世間上有僅僅二三十歲便已經老衰了的人，也有到了七八十歲而精神仍是童子的人。自來年老而尚能有爲的人便是他的精神年還是青年的原故。譬如才離去我們的高爾基吧，他雖然活了六十八歲，但我總覺得他只是二三十歲的青年。又譬如我們的魯迅先生吧，他雖然要長我十二歲，有時我覺得他比我還要年青。古人也見到這層，曉得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大抵一個人的精神就像一張鏡子，愈新便愈明澈，愈舊便愈模糊。除掉科學的探討，或事務的經營，多多要仰仗經驗的事項，年齡多一點或許可以多得一些便宜而外，不甚仰仗經驗的文學和藝術的部門，她們是極端歡迎年青人的。人的年紀一老，世故一深，種種的顧慮打算便攢了出來，把年青人所有並爲藝術所必具的真摯、新鮮、明朗，是會全部或局部地失掉了的。

因此，我敢於來叫喊一句：「文學是應該由青年們來領導起來！」

我們中國人的敬老尚齒的哲學太經久了，凡是古的東西便是好的東西，凡是老的人便是好的人。弄到一國上下都發生霉臭，「死的拖着活的走，」快要把中國拉到巴比倫及印度去了。

這種傳統是隨着私產制度開始的，因爲老人有財產，有名譽（無形財產），故爾老頭子有他的尊嚴。相沿既久，老頭子便和尊嚴成了合金，只要是老頭子便可以不可一世。而一些少頭子要想不可一世，其捷徑便是去擁戴老頭子，或者自己裝個老頭子。所謂「復古，」「存文，」便是這種精神的表現。這種私產制度下的

遺毒，我們把它揚棄了吧！把青年人的公平，勇敢，犀利，敏捷，明朗，熱誠，好羣等種種積極的美德發揮出來領導着一切，至少來領導着我們目前的文藝，把一些老頭子，半老頭子，少老頭子，一同拉着（但不是拒絕）讓他們也「青年化」起來！

我們不要讓老頭子來領導青年，要讓青年來領導老頭子。這是青年所應有的使命。

高爾基自然是精神上的青年，然而他之所以青年化了，我看一多半是青年蘇俄及蘇俄青年的力量。高爾基如是生在其它的國家，我相信他絕不會成就得他所成就了的那麼偉大。我們中國的青年也應該造出些名實相符的高爾基出來。

青年的使命，青年的責任是很重大的。青年人不要小視了自己，然而也不要因為使命之大而大視了自己。使命愈大，如所完成的愈小，則那種人是愈不足道。有着偉大的使命應該要用莫大的努力來完全這項使命。我們要有火車頭那樣的猛勇，飛機頭那樣的神速，不顧死活地，腳踏實地地，用盡全力作澈底的工作；我們的這一個全身，應該要造成爲一個超級的戰鬥艇。我想由這樣的青年所領導出來的文學才會是真正的人的文學。

文學青年們！你們振作起來！把罩在中國文壇上的一些老氣，妖氣，腐氣，市儈氣，政客氣，通通掃蕩乾淨，你們當爲「國防」而戰，爲完成你們的使命而戰！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 論文學上的聯合

列斯

## ——從國際說到中國——

整個的世界，自從被幾年來險惡的浪潮襲擊之後，在各部門的領域上，立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因此，屬於文化範疇內的，一些表示着資本主義制度的沒落的問題，像資本主義文化的崩潰，知識份子的不安，對人類的強有力的智慧的懷疑，和對於文學感覺到迷茫等等，在最近的數年間，都成爲全世界文化上的中心問題。

造成這不安的直接的基因，是整個制度的矛盾的發展。這種矛盾反映到文化領域上來，便誘起了嚴重的危機。

在西歐，像秦時的「焚書坑儒」的勾當，不但沒有成爲歷史上的陳迹，而且就在一個以科學誇耀世界的國度里，也公然的正在實行着。對於那些在不久以前，還是他們自己知慧力的代表者，還受着他們自己讚

揚和扶助的作家和學者，不管其對於人民的影響如何，也都一概加以無情的驅逐。

德國哲學家修賓克拉曾經這樣說過：

「我們處身於無可倫比的，猛烈的火山的噴射物之中。周圍全是黑暗。大地震動，熔岩的流質，浸蝕了每個人。」

這種文化上的野蠻主義者，全都是憎惡文化的野獸。爲着要苟且牠們的生命，便不得不盡可能地從大眾中奪起了一切的文化。我們只要想一想泛繫主義的劇作家約斯特那麼瘋狂地狂嗥着「我一聽到文化這字眼，我立刻準備好伯魯克的手槍（即手槍之一種）來格殺牠」的情形，便可以概見一切了吧。

由於政治的經濟的矛盾的不但無法調和，反而日益深刻化的緣故，在全世界，已經瀰漫着爲爭市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藥氣味了。這種戰爭的慘禍，在野蠻主義者的眼中，全不算是一回事的。的確，誰也不敢說，這麼一個將令世界一切文化同歸于盡的殘酷的戰爭不會再發生。口頭說着「擴充實力，也並不是毫無思考而在笨的冒險中亂幹的」虛偽的和平的獨裁者，在暗地里却幹着正相反的勾當。

「不以戰爭打開經濟的不安，就別無他途可尋。——一個西歐的暴力主義者曾經這樣說過。他們幻想着拿破崙的美妙的夢，他們爲這可以欺騙和犧牲一切。」

但是，縱使這種野蠻主義者是如何的蠻橫，縱使四周的環環如何的困難，却總阻不住歷史的進展，也阻

不住一切知識份子的前進。反之，當着幾世紀間勤勞階層所手創的人類文化遭到嚴重危難的時候，他們毫不躊躇地奮起護衛牠，一切比較落後的份子，也由大時代的感受而參加了這個光榮的工作。

這不是什麼「胡言」或「夢囈」，全世界知識份子的急轉直下和國際間文學上統一陣綫的廣泛地開展，都是這句話的最確切的保證。

在這裡，我們不妨看看國際間的實際情形

一想國際的情形，首先我們將看到那個規模廣泛的「巴黎文化擁護國際作家會議」吧。在這會議里，代表二十八國的二百七十八個作家和學者中間，固然擁有許多進步的作家和評論家，可是同時也包含了在政治意識上比較落後的作家和學者，如赫胥黎、福斯特、V·馬爾禹利特、耿痕脫和R·德由丹等等。福斯特出身自英國的資產羣里，他聲言他還擁護着英國現存的制度。他在演詞中，明白地表示過他參加這會議的態度：「我不是康姆主義者，我出席這會議，是想來學習的。我不屬任何黨派，可是，如果我更有點勇氣，我將是一個康姆主義者吧。」但他對於英國的虛偽的自由，泛擊主義的泛濫，和阻礙文化的戰爭，却給予一幅殘酷的描繪，痛烈地反對着。至其他諸人，也全是資產階層的產兒。

份子雖然複雜，但在共同的目标下，他們一樣熱烈地實行了擁護文化和反汎擊主義的文化活動。從去年直到現在，這個會議從未停止活動，最近六月中旬還在倫敦舉行第三次的幹部會議。在巴黎，差不多每個

月都在熱烈地開會和活動之中。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在政治上有着輝煌的統一陣綫的法國，在文學領域上，同樣地發出了燦爛的光輝。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那些遭受了浩劫的，被驅逐的德國的亡命作家羣。他們大半分散在世界的各處，過着苦難的生活，可是，他們眼看着他們故國文化的被蹂躪，就從世界的各角落，喊出了爲文化的呼聲。在亨利希曼主持之下，去年他們出版了亡命文學者的短篇集。這書的執筆者，包括了一切自由主義的作家，雖則這集子還沒有做到和「作家同盟系」的作家通力合作的境地。但另一方面，一個仍是這集團所支持而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出版的雜誌山姆倫格，在內容上還是不脫自由主義的範圍，但是一點很值得注意：這雜誌對於左翼有着積極的善意，對於「作家同盟系」的作家，也容許他們在這裡發表文章，同時對於基希（E. E. Kisch）那樣的進步作家，也給予非常好意的評論。

另一方面，作家同盟系的作家，在普拉格（Prague 捷克斯拉夫的首都）出版的新德國評論的雜誌，牠的執筆者，廣泛地包括了許多的自由主義作家，如格洛特、佛蘭克（B. Frank）、資威格（S. Zweig）、托勒（L. Toller）、費希萬格（Fechwanger）、資威格（A. Zweig）等等。然而更值得一說的，是這個雜誌在爲着打擊共同的敵人——納粹——這一點上，她明確地表明願意和一切的亡命作家共同合作，實行英勇的共同鬥爭。這號召立刻得到了成功，一切的亡命作家欣然地支持和援助他。這祇要看一下這個雜誌，在去年一



再地發行了關於戰爭問題的專號，就可以了然的。由此，我們也可以曉得，在共同的敵人未消滅之前，德國的比較落後的亡命作家們，也一天天地踏上進步的途徑，而在他們之間，更張着一條堅強的聯合陣綫。

轉眼看看那個新大陸吧。在那裏，更有着驚人的事蹟。這事實雖然驚動了英國的新聞記者，但却不是不可思議的。這事實是什麼？那是去年四月在紐約成立的「美國作家聯盟」和巴黎的「文化擁護會議」。一樣，牠不只爲一般前進作家所支持，而且被廣大的比較落後的作家所擁護。從代表二十六州，人數二百六十六人的這點上來說，牠的範圍確是非常的廣闊。在四十多位最近加入的，用種種不同的形式著作的作家和評論家中間，其中屬於「新羣衆」系的，亦不過高爾德（M. Gold）、達爾堡（E. Dahlberg）、佛利曼（J. Freeman）、休士（L. Hughes）、奧鐵斯（C. Odets）、籃普金（G. Lumpkin）、康洛堡克、密塔司和羅凌司（W. Rollins）等幾人，至於其他的許多會員，如帕索斯（Dag Pascoe）、德萊塞（Dreiser）、固爾特衛爾和謙姆特衛爾等，都不像前面諸人在最初就有明確地進步的意識，而是和這聯盟的委員長法蘭克（W. Frank）一同，逐漸發展起來的人物。

儘管人的發展是不同的，複雜的。但在「我們今日直面着二種問題……到處發現汎繫主義的危機，無論跑到什麼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許多散兵的汎繫的組織……問題就是這樣，可是我們怎樣才能夠最有效地對付這孳生子的威脅的行動呢？」的總目標之上，他們統一起來了。

在今年的二月，我們又看到「印度進步作家協會」的出現。在牠的緣起中，牠明白地宣言，這會議的組織，仍然是爲着適應這個劇變的客觀環境，和爭取印度民族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日本「獨立作家俱樂部」的倡議，前年（一九三四）「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牠的意義，目的和情形，都和上面的完全相同。前者是痛感非有這樣的組織，便不足以應付所謂「文化的統制」而後者呢，更是由于一九三三年來文學領域上不斷地遭受摧殘，所以認爲有大團結的必要。

綜觀上面一點不完全的事實，我們可以明瞭在這世界革命和戰爭決鬥的前夜，爲了反汎繁和戰爭，爲了反對威脅文化的公敵，歐美，遠東以及殖民地的作家，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前所未有地廣泛地大規模地連合起來。因爲不這樣，便無從致敵人於死命。關於這點，「美國作家聯盟」的前身「李德俱樂部」（John Reed Club），在第二次大會上便指出他們以前所犯的錯誤：關門主義。「在組織上，它疏遠了許多同情他們的，然而還沒有完成獻身於這一偉大的運動的藝術家……和一個最落後的個人主義者忽而可以變爲勇敢的鬥爭員等等……」因此，這聯盟的成立，就是改正這種錯誤的正確而且具體的表現。

現階段的人的變化，確是很快。法國新法蘭西評論的編者法爾南給紀德的信中所說的「數年之前，相信右翼德奧洛基的倫理的可能的我，二月六日的事件（即一九三四巴黎暴動事件）是怎樣明白地教訓了我，給我指明了那希望是個多麼空洞的東西，所謂「右」的一切都是空洞的，在「右」這個大字

之後，什麼者沒有，有的就是貧乏和空虛……」這一段話一點也不是奇，而且可以相信，這情形絕不只是限于法爾南兌斯一個人的。

這種爲文化之進步而鬥爭的戰士，是一天天地萌芽和生長，如果不配合這種現實的要求，那確是莫大的損失。因此，國際間的更廣泛的連合，絕不是偶然的。關門主義將因實際情形的展開而消滅，這也是必然的發展。

可是，我們的情形怎樣呢？

在我們這個危機重重的國度里，除了同樣地受到全世界的普遍的厄運之外，在另一方面，還有特殊的患難。自「一九一八」以來，自東北四省而華北五省，自華北五省而華南——以至全中國敵人處處都在進行着侵略的工作。這種向完全殖民地化的推移，造成了現階段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特徵，也使民族危機成爲空前未有的嚴重。這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我們的境遇比外國更壞上千百倍，我們需要着更大的努力。因此大家聯合起來，開展民族的革命戰爭，不但在政治上已經成爲目前最切要的工作，同時也是文學領域上應該立刻反映的現實。

我們的文學界雖則比較落後了一點，但可喜的，牠也早就對這工作加以最大的注意，適應非常時期的國防文學的提出，和成立了實際團結作家的組織，都是很好的表現。像這樣包含廣泛的文學的組織，不能不

說是「五四」以來的新記錄。在這會議里面，和外國一同，牠有許多派別、階層、宗教、信仰都不相同的作家和評論家，然在救亡圖存這個神聖的共同的目標之下，他們捐棄已往的種種成見而堅決地攜起手來合作。

然而，直到現在為止，却還有許多優秀的作家和學者沒有參加這一組織，這無疑的是一種莫大的損失。因為少一個人就少一分力量。

有的人說，這文學上的聯合，是「充分表示失去了「主體」的支持力，落在「客體」底後面，被征服了，」或者說：「完成走入過去歷史上的錯誤，專門「將就」別人，自己反而成了一個沒有定見的配角……」

可是，事實是最大的雄辯，像前面說過的「李德俱樂部」的解散，「德國作家同盟系」的公開號召一切亡命作家合作，以至「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解散，決不是「主體」失去支持力的表示，也不是落在「客體」後面的「尾巴主義」，更說不上被「征服」。相反地，這種根據客觀情形產生出來的大聯合，正是「主體」把握住歷史發展的法則，牠不但不讓有利于整個救亡圖存的工作的分子失掉，並且牠想集合每一個分子的力量來完成這個沉重的任務。所謂「過去歷史上的錯誤」，正是我們今日大聯合之最正確的指針。對於歷史上教訓的機械的理解，那方是眞眞的「完成了過去歷史上的錯誤。」

以爲目前的聯合就是「專門「將就」別人，自己反而成了一個沒有定見的配角，」這也是錯的。如果救亡圖存的工作，是每個不願意做亡國奴的文學從事者都應當負起的任務，那末，硬把這種繁重的工作推

在「主體」的身上，這不但是宗派主義的觀點在作祟，而且也忘記了救國是人數越多越好的正確的原則。實際上，這「主體」不但沒有權利把救亡的責任據為己有，也不能單刀匹馬的孤軍奮鬥，否則，只有白白的犧牲了這個「主體」而已。

那末，在大聯合中是不是專門「將就」別人呢？同上面的理由一樣，救亡圖存是大家的事，任何人有什麼好的意見，都盡管可以提供出來，這就是所謂「集思廣益」的意思。當然「主體」決不會從聯合起就緘口不言，尾隨着別人，要記得「主體」是救亡圖存中的最堅決的一份子，牠有提供任何意見的權利和義務。同樣，別人提出的任何有利于民族解放的意見或方法，「主體」無不贊成。只有每個愛國的分子都拿出這樣的「精誠」出來，工作才能夠很快地展開，陣綫才能夠更形廣闊和嚴整。

時間的迫切，是不容許再有所躊躇的。實際上的例子，不但告訴我們文學上的大團結是可能，而且在中國是更加必要。但是重要的事情，不是在口號的字面上的紛紛爭辯，而是實際的工作的表現，一切的文學的從事者，應該在文學的救亡工作中聯合起來。我希望還是讓除已往的成見，平心靜氣地檢查我們各自的錯誤，大家手拉手地向前。只有這樣，才是目前唯一的大路。

附記：這篇稿子下來已經二個多月了，其中免不了失去時間性。因此，作者只想給讀者作一個參考的資料而已。

# 現階段的文藝批評

胡洛

文藝批評從來便不很發達，這不是說我們沒有文藝批評，然而，無可否認的，從來的文藝批評家都是爲人輕視着。這是有緣故的，事實上，我們有過公式主義的批評家，也有着爲書店老闆推廣營業的「捧」家，更有村婦罵街式的「漫罵」家……自然，我們也有較好的，較嚴肅的批評家，但這是太少了。一般創作家，大都討厭批評家的文章，讀者們也厭棄了捧或罵的批評文。文藝批評是落後了，文藝批評的前途也是黯淡得可怕。

讀者厭棄那些捧或罵的批評文章，却並不是證明讀者不需要批評家；創作家咒詛批評文章，也不是壓根兒不要文藝批評家的存在。相反的，他們渴望着好的批評家，他們都相信只有在正確的批評指導下，文藝

才可以走健全地發展着。在各種報章刊物上，我們都聽見這種要求，在「國防文學」提出後，讀者更進一步地要建立新的文藝批評。讀者們並不滿足了原則的建立，他們要求從原則走到實踐來。這種要求是對的，這是讀者大眾的一致要求。

拿目前的政治形勢來說，我們也急需着好的文藝批評家產生。不僅希望着有信望的批評家們能更進一步負起任務來，而且還希望不斷地有新的批評家產生，成爲中國文藝批評界的生力軍。這種希望並不是憑空的，而是從現實的土壤裏生長出來的。中國目前已走到這樣一種非抗戰不可的形勢，同時，全民族的統一陣線幾乎成了各階層，各派別的一致呼聲。（雖然這其間還有着阻礙，有着漢奸的破壞）大眾要求的是民族解放，大眾渴望的文學是民族解放的國防文學。每個覺悟的文藝家，都應負起自己的任務，用自己文藝的武器，推動這民族的解放運動，製作大眾所需要的作品。在這當兒，文藝批評便佔了極重要的地位。文藝創作脫離了文藝批評雖然也可以生長，但這種生長必然會成畸形的，走冤枉路的，而且甚至還會走到不通的路上。理論是實踐的指標，文藝批評可以領導創作走正確的路，可以清算一切錯誤，可以提高創作的藝術水準，也可以提高讀者的欣賞的水準。譬如我們算清了過去的公式主義，尾巴主義，算清了過去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對立的錯誤，算清過去絕對排斥革命的羅曼蒂克的錯誤，算清過去把創作過程還原的單純的世

界觀的錯誤，算清作家不寫「手觸生活」的錯誤……這不是「殺害」文藝創作的生長，這是幫助了文藝

創作走更健全的路。

因為各方面的需要，我們也看則一些零碎的文藝批評作品。但是，大都還偏于原理的批評，（自然這也是需要的）很少在作品上做工夫。作品的批評文章，我們也看到一些，像火炬的星期文壇，時事新報的每週文學，讀書生活的讀過的書（雖然關於文藝的很少）文學界的賽金花產談會，及其對報告文學的批評，以及其他各刊物的批評文章等。自然，這是很好的現象，這是個開端，可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畢竟還是太貧弱了。我們不僅需要一切原理的討論，（如現階段的創作方法等），而且我們還得把這些原理應用到具體的作品中。（但不是機械的運用）可是，這種批評是貧乏的，許多作品我們到現在還看不見較詳細的批評，有的簡直就沒有。如生死場，八月的鄉村（雖有但很少令人滿意）鍊獄（簡直沒有看到任何批評）此外還有一些詩歌的創作也很少有批評。這是中國文藝批評界貧乏的實況，無可否認的事實。

我們不能等待這種現象延長下去，我們必努力來打破這種惡劣的現象。我們還有着很有能力的文藝批評家（雖然很少），對於他們，我們熱誠地希望能負起這重大的使命。此外，我們渴望着新的文藝批評家產生。在新的文藝批評家未產生前，我們不能等待，而應設法使新的文藝批評家如何產生；那末，我們當發掘新人，培植新人，讓青年作家，讀者有說話的機會，有嘗試其能力的機會。我們寧肯看看讀者們青年作家們的幼稚的文藝批評文章，我們不能讓這文藝批評界荒廢着。也許他們是有幼稚的地方，也許他們會犯着很大



的錯誤；但是，他們是有說話的權利，他們可以努力嘗試自己的能力，他們可以得着前輩的糾正而更健壯自己。有能力的批評家便應給他們以指導，糾正，給他們以豐富的培植。但絕不能因他們說錯了話便給以無情的打擊，認為那是「繳械」。

會有很多人反對「印象」的批評，自然這是對的，但是在批評貧弱的中國，我覺得印象的批評比根本沒有批評還來得高明些。這絕不是說我們應以印象的批評為滿足，不是，我們希望能由印象的批評走到更高級的批評若是讀者寫出了他的印象的批評，我們應當尊重牠，因為牠是代表了讀者的意見。我們不反對這種淺薄的批評，我們認識到，從貧弱的批評到健全的批評，也只有通過這條淺薄的印象批評。我們沒有輕視，反對牠的理由，除非我們的批評界是很健全的。在另一方面，有能力的，有修養的文藝批評家們，應當在一旁給以善意的指導，糾正，像高爾基對於青年作家一樣，好生地培植這些未來的花朵（絕不是惡意的摧殘）。

問題已不在責備文藝批評界如何貧乏，問題應該歸宿到如何打破這「貧乏」。自然，一方面現有的文藝批評家應當加倍努力，另一方面也應當培植新的文藝批評家。曾有人提出「讀者會」的辦法，這是很好，的，創作者可以直接聽到讀者們的意見除遺以外，便是應當在雜誌上開闢篇幅，讓讀者們有機會說話這到不是說什麼「提拔」青年批評家，這是對作者讀者以及整個的文藝前途都是有益的事情。作家可以聽見讀者大眾所要求的食糧是什麼，讀者也可以練習文藝批評的寫作文壇不是少數作家的，而是多數讀者大

衆的，我們應該讓讀者有說話的機會，我們應該使讀者與作家們緊緊地聯繫起來。

## 二

現階段的文藝批評的基準是什麼呢？對於所有的作品，我們應該如何給以評價呢？是不是還像以前一般，拿着很嚴格的尺來衡量呢？

文藝運動應該與政治的形勢相配合，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在這兒，我用不着再重複。解說今日的政治運動。但是，我們都似乎聽慣了「策略」兩字。策略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正當手段，策略不是死的，各階段所採取的策略各不相同。我們必需努力完成第一階段的使命，然後才可以走第二步。有許多人過于看得遠，忘掉了目前緊要的任务。現階段所要求的是什麼呢？無疑的是發動民族解放的戰爭。這階段中所採的方法是什麼？是聯合陣綫，不分派別，階層，信仰……：只要是有良心，贊成抗×的，都聯合起來，發動偉大的神聖的民族解放的戰爭。聯合陣綫並不是幻想的產物，而是現實的，因為每個階層，派別……的人，都共有致死命的敵人，都渴望打倒這共有的敵人。何況發動解放的戰爭不是任何單獨行動所能完成，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偉大運動或革命的開始，都是聯合陣綫式的，雖然以後的分化也是必然的。在我們民族的敵人未打倒前，聯合陣綫是必須採取的手段，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才能完成這一階段的任務。

文藝界的統一陣線運動，也成了一致的要求。像文藝家協會的組織便是一個證明。那末，在這聯合陣營內，我們應當如何進行我們的文藝批評呢？我們該知道，在這樣一個思想不同的結合體內，（雖然多數均爲智識份子，但各人的意識所代表的階層都是不同的）我們絕不能採用過去的文藝批評的尺度。我們的沒有權利馬上要他們跟前進階層一樣前進，也不能馬上要求他們的作品符合高級的理論的和藝術的標準。這個結合體的份子底觀念必然是複雜而矛盾的，我們也可以說這複雜與矛盾，正是這社會的複雜與矛盾的必然反映。硬要求他們跟前進階層一樣前進，不僅實際上不可能而且也不合實踐的發展過程。若因爲他們的作品有不正確的觀念，便給以無情而嚴酷的批評，甚而要把他們踢出陣線之外，這豈不是破壞了統一陣線了麼？

瞧瞧法國的人民陣線吧，他們有一共同同意服從的綱領，却沒有要求大家生長得一樣高，說相同的話。法國的康閣黨還是擁護新政府，並沒有因爲新政府沒有馬上實現社會主義而脫離人民陣線。因爲正統派還沒有違背人民陣線的綱領，因爲共同的敵人還有完全消滅。因此，在這樣一個統一體內，是需要一個暫時的和平，以便使用全部的力量對付那外來的敵人。曾經有人嘲笑着「大度與寬容」，其實「大度與寬容」並不是件壞事。在這統一體內，每個份子都應當大度與寬容些。這種「妥協」（？）是暫時的，只有這統一體才能發生偉大的力量，才能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然而，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互相的批評，不，批評是必要的，我們應當更巧妙些，更聰明些去說服我們的友軍。譬如，我們盡力避免應用抽象的原理與名詞，誠懇

而友誼地用事實來證明他們的錯誤。我們並不過高地提出口號，也不用最高的尺度來批評友軍的創作。這是友誼的批評，這批評應當以不破壞聯合戰線為原則。實藝上，這不是「妥協」，而是種更有效的手段。我們得分化敵人，減少敵人，不但要能統一的統一起來，還得努力使不能統一中立起來。

根據以上，我們的文藝批評便應當如此地建立起來。對於漢奸的作品（歌頌敵人的，反對抗×戰爭的，擁護一切準備或三日亡國論，唯武器論……等漢奸理論的……）我們自然應給以嚴酷的攻擊。但對於友軍的作品，我們則考察其內容及形式。凡那作品是相當地激發民衆抗×的情緒，是暴露了帝國主義的殘酷，漢奸的醜惡，半殖民地民衆的苦痛……我們都得給以較高的評價。因為在客觀上牠是盡了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任務。我們並不要求他們統統站同一的前衛的觀點來寫作，可是雖是由各角度來觀察，我們却要求他們寫出真實來，在作品中滲透入反帝反漢奸的成分。（但不是機械的還原）我們要求現實主義的作，但也容許幻想的作，只要這幻想的作品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同樣，對於的一切事實的鬥爭的報告文學，雖然藝術性較弱，也應以較高的評價。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得努力提高藝術的水準，我們可以批評那作品是否是概念的，人物是否是藝術的典型，（非概念的而是活生生的）詩歌的用語是否大衆化……

正因為我們認識了這聯合體中的複雜性與矛盾性，所以才不得降低批評的水準。然而，這是不永久的，在不斷地友誼批評中，這水準是可以逐漸地提高起來。

# 孝子

南 郭

「學生如犯有重大過失，本校視為無可原諒者，得隨時開除其學籍。」  
必不可少的，下面還有一條：

「學生自動退學或被開除學籍者，除貯存費外，所繳各費概不退還。」

王自新看着這份章程又寒起心來。「開除！」「開除！」這回事使他夠受了。其實，「開除」的本身他還絲毫不怕的；然而，下面這封信：

「新兒入目……家中境况日困，如我兒再不學好，改過自新，則……」

已經遭了三次的開除處分了，這也就是無異于白繳了三個學期的學費、宿費、雜費、入學費……；也就是日化了一年半的光陰，要延遲三學期修畢這四學年的文學士學位。

第一次遭受開除處分似乎是初犯，當然還可以少怪些自己；然而第二次呢，不是自己不好嗎？最該死的是第三次，明知道會開除，偏忍不住，又犯了校規。怎麼能對得起年老的母親呢？她是這樣的焦急的，在期望她唯一的兒子。然而，他很記得三次的被開除是爲了什麼，于是就原諒了他自己：第一次是爲了打架開除了，給別人侮辱欺負不應該報復嗎？第二次是反對腐敗的校長，這當然不是被開除的人的錯；第三次是組織救國會，組織救國會就被開除了。

但是，他的孤苦零仃的母親，他是不能忘記的。她東湊西借的籌錢給兒子念書是多不容易的一回事。她還有病，她不是在病床上日日夜夜的在盼望兒子早日出頭嗎？她不是吃盡苦痛，只爲了使她的獨子能有機會從下層爬到高等社會里去嗎？這些苦心，勞力，母性偉大的母性，是的，這偉大的母性，單爲了這個，他也應該忍受一切的，也應該忍受一切去爲他的母親繼續聽從母親的說話；就是刀子架在脖子上，鎗口對準住他的腦袋，他也不應該更變報答母親的忠誠的，因爲一切的犧牲都不足惜，假如一個人辜負了母親的偉大的苦心，這才是最可卑的。

他就是這樣決定了，堅決的

他從床上跳下來，把那本章程用力的丟在地上，他氣憤的，同時也好像是得到了光明，什麼也不再畏懼似的，大聲的說：

「再不能約束我了，騙人的章程，我再不會被你害了。」

像一個基督教徒發現真的教義似的，也簡直像是看見了救世主的聖光一樣，也像是他自己的罪已蒙上帝允許得赦了一樣，他看見光明了。

立刻，他伏在桌上寫：「自新，要改過自新，再不能做錯了。」

他還堅決的伏在桌上繼續寫着什麼，這是他給母親的信，他寫：

「母親大人膝下……，兒自此改過自新，專心向學，敬請大人安心，兒終不能忘大人養育之恩也……」

跟着在動的筆，他的眼淚一串一串的落下來，幾乎把信紙濡濕盡了。

這眼淚，在他是像山泉一樣的，像山泉沖激山上的石塊一樣，他的心就是被沖激的石塊，他寫完了給母親的信以後，他覺得他的心突然清潔了，被淚水沖洗得清潔了。他感到無上的欣慰，他以為他自己確也從罪過中拔出來了。

「自新，要改過自新，再不能做錯了。」

他把這張紙貼在書桌前面的牆上。每次他坐在書桌上做工作的時候，他很容易的能看見這張引他向光明走去的箴言。這張箴言給予他的力量很大，他看着這張箴言他能多讀許多書，多做許多功課，因為這張

箴言無異是自己證明無罪的證狀，一個自己覺得無罪的人是常常能夠安心做他應做的事的。

他現在進了新的學校真的，他現在完全改過自新，他已不再是從前的王自新了。從前，他曾是學校裏最有勁的活動者，什麼事他都有份；現在他不，他只是上課，自修，早上很早起來到校園裏去行深呼吸，做一些徒手動動，晚上在睡之前也來幾下室內柔軟操（早上和晚上的運動是代替從前打籃球的運動的）。

他現在是新生，更使他高興的，他在這學校里沒有一個認識的舊同學，這樣，他很安心，他可以不至于再被什麼人騷擾了。新同學們對他，也正和他所希冀的一樣，他們完全都把他看為一個專念書不知身外的事的那種人。

安靜的生活是這樣過着，過了兩個月。

但是，這時代太偉大了，在這偉大的時代中誰也不能安靜的。

那天，在小考前一個星期的星期六，學校里起了很大的擾動。在臥室里預備考試的學生們都出來在學校的各處忙亂着，佈告處貼滿了快電，宣言，和標語；有許多學生在手臂上纏了黑紗，常常流出激忿的眼淚的。對每一個還沒有知道那些不幸的事情的同學訴說。在另一方面，學校當局竭力的在設法抑止這種擾亂，校警把校門也守住了，對於進出的人都要作一種極無意義而且是不合法的檢查。其他各方面也都起了很大的混亂。在每一個人的心裏，當然的，也跟着快電和宣言起了忿怒和悲痛，以及另外的心理上的變動。



王自新也和每一個人一樣，心裏正起着不可抑止的激動。然而他却自制住，不使這種激動表現到行動上去，因為他很知道在這樣擾亂情形中正是學校濫用『開除學籍』那條規則的時候。走過佈告處的時候，他只裝不看見的走過，雖然他已經在沒有人的時候匆忙的看過，並且也曾暗自起了許多激忿的心情；走過有人在對衆訴說國家的危難的場所，他也不略為停留一下，他恐怕聽了那些話會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他悄悄回到臥室，躲起來，更少出房門，只是捧着註釋本的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細細的（但也是不能專心的）依着註釋研究莎士比亞特有的文法，以預備對付下星期的考試。有時候，他也會不能自禁的想把書本拋却，到外面參加每一個人應該參加的活動，然而他一抬頭便看見『自新，要改過自新，再不能做錯了。』立刻他竭力的去想起母親來，于是他才安靜下去，這樣可以有了一小時不會胡思亂想。但那種自然而生的思想總不能完全消滅，到相當的時間又會升起了波動，幸而他向前那張箴言常常能看見，否則也許他真不能自持了。

晚上，九點零五分（八點半到九點半是他自己規定得最嚴的作業時間。）他正在預備考試的功課，外面進來了幾個人打斷了他。在這時候，他正是專心于功課，一絲一毫都沒有什麼不安馴的思想的時候，然而他是被人擾亂了。

他很知道進來的人是為什麼來的，因為他在從前曾常常這樣做，他是很熟悉的。于是他牢牢的注視着桌前的箴言，還竭力的思索，記憶，幻想他母親已經所遭的苦難，現在的貧困的情形，和日夜盼望他早日出頭。

的那種焦急的心情；更不忘記學校隨時可以下『開除學籍』的命令的危險。他這樣的確生了很大的效力，他已決定了決不答應他們任何要求，更絕對不被他們的煽動所激動。他竭力的堅定自己的決定，安定的等進來的人走過來，然後用全力去對付。

進來的人有兩個，有一個拿了一本簿子，另一個也許是來幫着說話的。那本簿子的最前面是一大段宣言，宣言的目的是要全體同學進京請願；宣言後面是要全體同學一致簽名的地方。人進來不到五分鐘，和王自新同臥室的三個人都很快的把名簽下了。最後剩了王自新一個，他是已經決定不答應他們任何要求的。『還有這位同學還沒有簽。』拿簿子的那一個說。

『不，不……』

『怎麼？』那兩個人都很奇怪，另外三個人也一樣，這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我不簽，我不能簽。』

『爲什麼呢？現在……』

『我不能簽？因爲我不會進京請願去。』

在現在的時候還這樣說，有人一定會誤會他有精神病。那兩個人還好，他們還以爲王自新還沒有明白目前的情形，于是把簿子翻到宣言的那一百去。

宣言里很明白奪目的許多字在同時擠進了王自新的眼睛里去！

「……××帝國主義已在實行併吞中國……到目前，救亡工作已是每一個國民所應負的責任了！……現在，已是最後的一刻，再不起來，那就是無異于在等做亡國奴了……」

這些話都是王自新在半年前對幾百個同學狂叫出來過的話。這些話都是真的，是每一個人真心能感受到的，假如知道了目前這樣的形勢的話；然而現在，王自新的面前是「自新，要改過自新，再不能做錯了」的箴言；在他腦子裏的是一個年老的母親的可憐的樣子，還有那被開除學籍的狼狽的情形。

「不，我不能簽。要請願何必一定要全體呢。就是要全體去，少了我一個人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是目前我們每一個學生應當做的。」

「是，是，是，然而，全體中少我一個有什麼關係呢，要整整齊齊一個也不可少的『全體』嗎？那是形式主義，形式主義是不對的。真的，少我一個有什麼要緊呢。我不能去，所以我也不簽名。」

兩個救國會的幹事，再加上三個同臥室的同學，五個人都擁到王自新的周圍。一個和王自新比較親近的同臥室的同學（在平日他也是甚專念書不管閑事的人，所以他能和王自新很投合）熱心的說：

「這是你應該簽的，這是你應該簽的。」

「然而我不能，我不能。」

王自新只對前面那張箴言看着。

「爲什麼呢？」

「理由我不能說。」

「爲什麼不能說呢？」

王自新想說出來，然後他沒有說。

「因爲不能說所以不能說。」

「你看，」幹事有些不高興了，他一點也不明白王自新是爲什麼。于是他只好還是解釋給王自新聽：「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再不起來，也許我們真要做亡國奴了。你看，許多平日死用功的同學，到現在也都起來了。真的，事實是這樣，現在真已到了非起來不可的地步了……」

王自新心裏動了一動，他有些迷惑了。然而幸虧他的眼睛注視着前面，前面的護法的箴言使他又清醒過來。

「不，我不能，我不能，請你們走吧。你們的時間很寶貴，耽擱你們的正事是我的罪過。而我呢，我也要預備下星期的考試的功課了。」

「你爲什麼不簽呢？」那個親近些的同學又說。

不等王自新有回答，其餘的四個人都氣憤的說：

「你可以不必問他了，他是冷血動物，也許就是漢奸這種人真只配做亡國奴。」

兩個幹事說完要走出去。

忽然，王自新叫起來：

「我要伸辯，我要伸辯。」

於是他們又退了回來。

因為時間的關係，拿簿子的那個幹事把簿子交給了另外一個，要他去叫大家簽名。他獨留着和王自新對談。

「你爲什麼不簽名呢？」

「我是有理由的，並且這理由還十分充足。你們以爲我不愛國嗎，也許我比你們都愛些。我從前也是像你們那樣幹這種偉大的工作的，然而我現在不能再幹了。雖然我還是愛我們的國家的。爲什麼我不能再幹了呢？因爲我知道幹這個是會被開除的。我是經不起接連三四次的遭退學處分的我的母親，」說到這裏，他的感情十分激動了，他們聲音高起來，但有些顫抖。「我的母親她很辛苦的籌起錢來給我念書，每天焦急的指望我早日出頭。我以前曾被開除過幾次，你設想她所得到的那種失望的傷心吧。國我當然是愛的，然而我

不能再使我的母親多一些難過，多一次失望，我不能再對不起母親了……」  
突然，從王自新的眼眶里湧出許多火熱的眼淚來，眼淚的點子很大，落在桌子上就成了一朵梅花的形狀。

幹事顯然也有些感動，然而他却這樣說（雖然他的話音也瘖啞了）

「然而，在這個時候，在這個這樣危急的時候，什麼事情也不能再顧了。」

房間裏立刻沉默下來，大家都不作聲，好像都在想着些什麼。

幾次，王自新都跳起來，要求簽名。然而他的眼睛沒有離開前面的箴言，箴言的效力究竟達到抑制「濫施的感情」的地步了。

「然而，你總還是應該簽名的。」

「你要簽的，你應該簽的。」

「你簽，你簽。」

房間里的幾個人，都這樣叫，都好像是自己的事情似的。

「但是我無論如何是不去的，簽了名幹什麼呢？」

到最後箴言究竟沒有使王自新簽名。

「你真是太孝順了」

「你真是個孝子！」

連這些話都沒有使王自新覺到一些慚愧。非但如此，他還自以為得到了勝利。他沒有被人誘惑去。他終于保持着他對母親的忠誠，他沒有再犯罪。

星期一。

學校當局雖然再三通告非考試不可，然而在任何教室裏都不能找出一些舉行考試的樣子來。學生們當然不會安份的來考試的，他們正在籌備全體進京請願的事；教授也很少到場，年青的主持正義的在幫着學生把請願的隊伍組織起來，胆小的幾個都不敢到校里來。

星期一的下午，佈告處一張很大的通告發現了：

『全體同學進京請願，明日上午六時在大操場集合，請一律穿着制服。』

雖然學校當局百端的阻止，破壞，那天上午六時全體同學在大操場却真的集合起來了。（在這個全體中除了預先避去的某一種人之外，王自新也不在內的。）

黑壓壓的，長短不齊的，紛亂的，整個的大操場都擠滿了人。這是千載難逢的奇蹟，除了在這大時代中是

不能看見的，因為擁擠着的人不是曾經直接吃了許多苦痛的窮人們，也不是用錢收買來的臨時的羣衆；這些都是平日養尊處優的大學生；平日不念書，不管事的運動員也到了；平日穿高跟鞋專講究服飾和化妝品的小姐們也全都換上了樸素的布制服來了；平日專門研究西服的式樣，日夜出入于電影院和舞場的醉生夢死的少爺們也都把西服脫去站在操場上了；平日死讀書的小道學先生也都來參與這盛舉了……；在平日互相有仇的人，現在也都是兄弟了；在平日不顧一切的個人主義者，現在也把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犧牲去來了……；這種種，種種都不是在一個緊要的程度還沒有到極點的時期中所能發生的。

『我們要全體都去，全體都去！』

一個站在橈子上的同學嘴上架了以前只開運動會的時候用過的傳聲筒，大聲的喊着。

『到宿舍里去搜查，我們不要缺少一個人，因為少一個人就減少一個人的力量。』

於是許多比較熱心些的同學到各宿舍裏去搜查了。

十分鐘以後，王自新被兩個同學從宿舍里捉了出來。他沒有穿着制服，他也決定過不去的。

詢問開始了：

『你是不是本校的同學？』

『他是的，他是的。』許多聲音從各方面起來。



「那末你爲什麼還沒有穿起制服來？」

「因爲我不打算去。」

「爲什麼不去？」

「爲什麼不去？爲什麼不去？」各方面的吼聲又響了起來。

王自新不能回答：於是各方面又起了另一種聲音：

「他是漢奸，是漢奸，打打打死他！」

王自新並不像漢奸那樣的胆怯，他不想逃，也不掙扎，這樣沒有一個人去打他。

在這時候，人叢中擠出兩個人來，一個是和王自新同室的親近些的同學，另一個是那天和王自新說了許多話的幹事。那個親近些的同學勸着王自新，要他趕快換了衣服去，但是，一些效力也沒有；那個幹事對領隊的說：

「這就是那個「孝子」。」

領隊的慘然的苦笑了一下。立刻，他又拿起了傳聲筒指揮排隊，出校向車站出發。

每一個人都走了，只留下王自新一個人。他很感到有些寂寞；然而他想到了他終於勝利，他很安心，因爲他可對得起母親了。但是，在最後，他還是痛苦的，他乘現在同學們沒有一個在校的時候走到佈告處去，細細

的去看看許多不幸的消息的每一條每一細節。

第二天上午，進京請願去的隊伍回來了，狼狽的回來了。他們沒有進京去，他們只在車站里滯留了一天。一夜進京是被阻止了，又受盡了疲勞和飢餓的痛苦，於是他們只好折了回來，預備另想辦法。他們從車站回來，從車站來又帶了許多新的不幸的消息，立刻他們又把那些新的消息揭示在佈告處了。他們是挨了餓回來的，所以他們每個人都憔悴了許多；雖然是這樣，他們却還是有精神，有活力的。

他們一進校門，在大操場上（這就是他們出發前集合的場所）就成立了一個集會。這集會是討論以後的進行的。大約經過一小時多些的良好秩序的討論（雖然他們又疲倦又餓），所有的事都重新決定了。決定先到熱鬧的街市里去作擴大宣傳的遊行，然後再繼續要求達到請願的目的。

在重新出發前，大家募集起了錢去買麵包，錢很快就募得很多了。每人吃了些麵包以後，稍為恢復一些能行走的氣力，又開始排隊出發。

這次，沒有前一次容易了。在十分鐘前，學校已經預備好了一大隊的警察把幾處出口全把守住了。

先派代表去說理，請求放行，當然不允許；於是，在隊伍里面起了一致的吼聲：

「衝，衝出去！」

逼了回來

然而警察大隊的粗毛竹棒無情的亂揮着誰也不敢碰上去。幾次，也曾湧上去一些，但終于又被毛竹棒

突然，在一色制服的人叢中鑽出了一個穿便服的人來。他直向門口跑去。他叫着：

「衝，大家一齊衝出去。」

他的姿態是很老練的。於是人們跟着他衝向前去。

當然，這一下子，警察們的粗毛竹棒不能再虛揮了。

打頭的人的頭上被打中了。很安順的，順着竹棒他倒了下去，地下沾上了一大塊血跡。

「是那個「孝子」，那個「孝子」。」

人們都驚訝的輕輕的對靠近自己的人說

王自新在病院里收到了一封信。

「……足下行爲有違校規，經校務會議議決……傷愈後，可毋用再到校上課……」

現在這封信再不能使他傷心或是痛悔。因爲他早已經決定不再做那樣的「孝子」了；他要去做更應該做的。

# 桑先生

田魯

—  
跨進廠也的汽車，桑先生會心地笑着。

他熟練地把車門「碰」聲的關上，莊嚴而又仁慈地吩咐着汽車夫：

「到社會局去！」

江南的四月天是舒適不過的。太陽晒在路上像鋪上了一層黃金，風是那麽柔和，人行道上的法國梧桐是綠油油的。

汽車的行進像燕子在飛，過度的興奮把桑先生弄的怪迷惘了。

要鎮靜，桑先生極力想把自己鎮靜下來。「做大事的人第一要鎮靜，」這句來歷不明的格言桑先生記得非常之牢。他知道他得抱着安閒的態度去出席社會局的仲裁會；他知道他應該用一種鎮靜的態度去發言，像一個老練的外交家一樣。在未開會之前先該把自己的領帶扶正，把自己的頭髮掠一掠妥貼；然後等到開會時，再從容不迫的跑上去。

「我站在廠長底代表的立場上，我得先把這次廠方的苦衷告訴各位！」

桑先生默默地背誦着準備好了的演詞，想像着一種適當的發言姿態。無疑地，說的時候該站挺，緩和地運用着手，要沉着而且鎮靜。

但是——

「我站在廠長底代表的立場上，」桑先生重複說着這一句，他開始失掉了鎮靜，他感到迷迷惘惘的！

——世界總是個世界，書本上的文章是不可相信的，那些永遠是誇張騙人，是不可相信的一個人祇要自己向上，祇要自己有能力，那末什麼不景氣的浪潮，什麼……他兩指彈着車窗想撇開這些，但又任性地想着這些。

兩個月，僅僅兩個月的工夫，——桑先生計算着，把左脚放在右膝上。——自從接到校裏轉來的通知書到致進光明廠做練習生到現在，僅僅兩個月的工夫，兩個月是多麼短促的一個時期啊！

並且說兩個月，實際上練習生祇做了一個月。在第二個月廠裏發生了工潮，桑先生因調停得力，立刻就升任了正式的職員。現在，桑先生是光明廠的工務主任，是廠長的代表，是整個廠的代表！現在，坐着廠裏的汽車，桑先生代表廠長去出席社會局的勞資仲裁會：

——祇要自己向上，自己有學問，那未像我……桑先生獨個兒笑着，彈簧墊一顛一顛地把他的腳彈得很高很高，黃皮鞋閃着光！

爲了要把自己鎮靜下來，桑先生掏出他的皮篋子，抽出那張摘着廠方苦衷的小卡特，小心地讀着：

『第一，工友的代表們，我們沒有勞資的分別，我們都受着列強帝國主義者的壓迫！』

『第二，我們現在的階段是世界經濟危機最嚴重的階段。我們要不惜一切犧牲來打破這個危機，來挽救我們自己。』

『第三，我們該抱着同舟共濟的決心。我們該……』

桑先生讀着，緩和地運用着手，胸脯挺得那麼直！

讀完，桑先生把卡特塞進皮篋，把皮篋放進袋裏，會心地笑着，異常興奮。把車窗旋起，像一個優閒的紳士般，他愉快地望着在迅速倒退的街景。

街景是那麼悅人的！彩色的大減價旗幟，誘人的窗飾，播送着「挑花江是美人窩」的無線電，要在春季

大衣裏的年青少女，一切都像在笑，一切都像在歡舞。

汽車像箭一般穿過去，人力車，電車，公共汽車，什麼都遺留在後面。

桑先生出神地望着在掩亂的一切，一切都是掩亂的！

——這年頭……桑先生想強制地把自己鎮靜下來，可是沒有用，桑先生還是那麼迷迷惘惘的。

要鎮靜，「做大事的人第一要鎮靜！」桑先生重複又記起了這句來歷不明的格言。他心裏有些憂愁，爲什麼在今天這樣的場合，自己就不能鎮靜了呢？將來將來又怎樣呢？——將來，無疑地，將來有着不可限量的

大事業在等着！

縱使桑先生發着愁，苦悶着，還是沒有用，還是不能把自己鎮靜下來。並且很快的，桑先生的憂愁變成了忿怒。爲什麼啊？在今天這樣的場合，自己就鎮靜不住了！

桑先生把身子從右角搬到了左角，伸一個懶腰，無可奈何地重新把皮篋掏了出來。

這會他不再抽出那張卡特了。他潛意識地拉出那張通知書，那封被錄取爲練習生的通知書。

通知書的在桑先生皮篋裏，正和桑先生的在光明廠裏一樣的長久了。因爲一再的拿出拿進，它顯得非常醜陋，非常縹。但雖然如此，字跡還是看得出的。桑先生雖把上面的字句已讀的背得出來，但還是瞪着眼睛

看，

可是今天的事情就這麼怪！通知書上已不是一個一個使桑先生感到痛快的字，而是胖胖的廠長的臉，巨額的薪水單，擡升的通知書……

然而這使桑先生同樣的痛快，格外的痛快！桑先生眼前排滿了廠長的笑臉，桑先生自己也不由得笑着。廠長在替他說：

「現在廠裏祇有你，祇有你能辦這個事，也祇有你將來的希望無窮。」

廠長的笑容是那麽悅人，他又說：

「現在雖不能立刻加你薪水，因為你在一個月以前還是個練習生，但這次工潮解決後，立刻可以因功加俸的。」

「這年頭……」桑先生試着把眼睛閉緊，想把廠長的笑容驅逐出去，想把他的自信來結束一切的幻念，可是照例又失敗了。

風吹進車窗來，桑先生感到醉薰薰地。

## 二

跑進社會局，桑先生掏出二張卡片給那個年老的門房，一張是廠長的，一張是桑先生自己的。

「我是光明廠的代表，我求見張科長。」



年老的門房把他請進了會客室，也替他請來了張科長。

張科長是個胖胖的，四十多歲的紳士，看樣子，他是非常的忙。他沒有和桑先生敘着一番應有的寒暄，這一個，桑先生感到有點不舒適。可是張科長是直爽的，一個直爽的人不歡喜多裝無謂的禮貌，因之桑先生也立刻恢復了他的自尊心。

「我站在廠長底代表的立場上，我請求你們諒解廠方的苦衷。」桑先生說着，把眉頭繃了起來。

「這個貴廠長昨夜在席上已對我說過了。」

「那麼貴局預備怎樣處置呢？」

「現在立刻就開仲裁會，像我們以前處置一切工潮一樣的處置你們的這次工潮。」

望着張科長，桑先生心裏笑着，先是有些鄙視他，然後簡直是可憐他了！廠長怎樣的處置了他，然而你瞧，他還裝得那麼莊嚴地！桑先生險的笑了出來！

仲裁會是在一間公堂似的屋子裏開的。勞資的代表坐在兩邊，中間的檯上坐着仲裁者；在仲裁者的兩傍，也有書記。

「我站在廠長底代表的立場上，先得赤誠地把廠方的苦衷告訴各位！」桑先生臉上閃着紅光，說着，略

爲停頓一下；他非常興奮。他知道他的態度是完全合格的。他的左手插在褲子袋裏，右手緩緩的舉起，預備說：

「第一……」

「我們早已聽夠了！」工人代表中的一個搶着說。

「請你們讓我說完了再說。」桑先生對於這種失禮的插嘴顯然是十分不高興的。

「是的，讓桑先生講完了你們再發言。」仲裁者仲裁着。

「我們不需要他再講這些，我們完全不需要。」

「我需要的！」仲裁者把手在桌上一碰，像法官那麼莊嚴！他向桑先生看一下，意思要他繼續說下去。

「第一……」於是桑先生重新把右手舉起來，倒背如流的說下去。說着他向仲裁者看兩眼，也向工人的代表們看兩眼。他是那麼的鎮靜，對自己的鎮靜態度，他反驚奇起來了。

這意外的鎮靜更堅強了桑先生的自信，也更使桑先生暗自歡喜。「做大事的第一要鎮靜，」不錯，反轉來不就是說「凡能鎮靜的人都能做大事業」嗎？

想到這個，桑先生就無心再講下去了。他簡刮地結束了他的演辭，安靜地坐下來。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他媽媽的，桑先生又有些迷惘了。

望望那位仲裁者，桑先生是知道的，他是張科長手下的一個小科員。

望望那幾個工人，桑先生自己更明白，祇要一復工，哼！自己已教了廠長了，他會立刻去叫幾個警察來，把他們全夥都抓去！

——書本上的文章是不可以相信的，那些永遠是誇張，是騙人，是不可以相信的！桑先生會心地笑着，眼看着工人代表在爭執着什麼，可是他沒有聽清楚一個字。

「先復工，一切要求都待復工後商量；社會局保障你們的一切利益！」那個仲裁者驚醒了他。

「對，先得復工！廠長已允許儘可能的接受你們的意見，祇是有一個附帶條件，你們得先復工！」桑先生毫不放鬆地接着說。

「你是資方的代表嗎？」工人代表問了起來。

「是的！」桑先生感到十分的不樂意，工人們竟然這樣的和一個廠長的代表交談，這簡直是侮辱！

「那你對今天的談判能完全負責嗎？」

「當然！」

「那爲什麼定要先復工呢？請你負責答覆我們的要求！」

桑先生站了起來；一個廠長的代表被侮辱到這個地步，桑先生是很消極的。他迷迷惘惘地，想用廠長代表的威嚴來申斥他們一番：

「世界總是個世界，這年頭……」桑先生雖然感到莫大的羞辱，但身份是要的。他極力壓制着自己，不使自己失態，要鎮靜，他不忘記。

「這年頭……」桑先生覺得火氣太大了，就這末容易迷迷惘惘的。現在，對他們道一些什麼好呢？這年頭，這年頭就是說話最難勸他們安份守己的向上嗎？他們是不懂得好劣的。所以終於桑先生一乾二脆的採取了斷然的手段。

「在未復工之前，我代表廠長拒絕任何要求！」

「在未復工之前，社會局對工人的利益不能負責！」仲裁者也跟着說。

「那末，我們回去召開全體大會，四點鐘正式答覆。」在忿懣中，工人代表全體退了席。

「沒有問題，這是他們下台的步驟。」

仲裁者把桑先生送了出來，桑先生感到非常的痛快。世界總是個世界，桑先生是看透了的。

### 三

來到廠長的公館裏，桑先生沒有像一個陌生的賓客那樣，要掏卡片，要通報。

「請桑先生直接進來，像款待一個自家人一樣款待他。」廠長預先囑咐了門房的。門房把桑先生直接引到那間起坐間，全沒一點大公館裏做門房的那種臭架子。

廠長和二位女客一位男客在叉馬雀，桑先生進來，廠長也沒起來招呼他，祇是點點頭，完全像款待一個自家人一樣。

「仲裁會的結果怎樣？」廠長的嘴裏嚼着雪茄，在整理牌。

「沒有問題！他們的態度雖然硬，但我的態度還要硬。」桑先生在廠長的背後坐了下來，看着牌，無足輕重的樣子。

「結果怎樣呢？」

「結果嗎？當然像廠長吩咐了的，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社會局也同樣的拒絕了他們。」

「世界總是這個世界，這些事……」那位男客也插了進來；他把牌攤開，他和了。

那位男客是廠長的親戚，是光明廠的會計科長，桑先生對他素來是很敬重的。可是今天，桑先生望着他那蔑視一切的樣子，心裏却是老大的不高興！

——你祇會打馬雀，祇會盤算金錢，傍的，你懂得什麼……你倒說說看，什麼是叫「主義」？什麼是叫「資本主義」？「嘩！你也居然懂得什麼是叫世界？桑先生看見許多紅的綠的籌碼被那傢伙收進去，他感到很痛苦。每個人都有一種弱點，這個他知道。祇要經過相當的時期，這個缺點就會毫不知恥是被暴露出來，被暴露給每個人看，惹每個人的討厭，這個他也知道。因之當桑先生重新看看他，看他非常得意地在拿牌，那麼愚蠢

地在笑着，桑先生開始可憐他了。

——世界總是個世界，僉夫俗物多是那麼愚蠢的！桑先生站了起來。

「那末明天就可以復工了？」廠長拿起了最後的一張牌，向他望了一眼。

「哦，」桑先生立刻暫斷了自己的遐思。他看看兩位女太太，她們對他笑着。「大致可以復工的，我想大致沒有問題的。雖說他們還宣稱要遠去開會討論，但那顯然是下台的步驟是沒有問題的。」桑先生說着，他看廠長把發財打了出去。

「當然是下台的步驟，這些事……」那位男客又湊了進來。

桑先生沒理會他，全沒聽見的樣子。

廠長領着首，顯得十分高興。他旋轉頭來向桑先生望了一眼，像要誇獎幾句，但沒有開口。

——用不着誇獎的，對自家人是用不着誇獎的！桑先生心裏會意，他的視線跟着廠長手中的牌到桌子中央，又從桌子中央的另一隻手往上抬，看看兩位女太太。

「抽支烟。」年青的太太招呼他非常大方，她把烟盤推了過來。

「謝謝，我不會抽烟的。」

「我不相信一個年青的男子會得不抽烟。我看你可以不必裝腔作勢的。」

「我不會抽煙也不會飲酒，這完全是真的。」

「那真是難得，」年青的女太太說。

桑先生想客氣兩句，但廠長摸起的牌抓住了他。

「啊！真可惜，又是一隻發財！」桑先生無限惋惜地，廠長也嘆了一口氣。

一時大家都靜了下來。桑先生看着牌不作聲，他知道剛才那位年長的太太在看他：現在，那位年青的太太在對他笑，但他都裝做沒有看見。他默默地看着牌，除了均勻的牌的噼啪聲之外，大家都不作聲。

大概在這樣靜寂的三四分鐘以後，一個姑娘來請走了廠長，說是有電話來找着說話。

「你代我打去！」廠長臨走時向桑先生說，完全像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

「請你代一代。」年青的太太也說。

「真抱歉，我不會打的！」

「你……」那位客也驚異地叫起來。

「我真的不會，決不客氣。」桑先生蹙着，——打牌是無聊的！

起坐間裏掛着許多油畫，桑先生一張一張地看着。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毯，踏上去是十分鬆軟的。桑先生蹙着，有時也在沙發上坐一會，有時也還看看四面美麗的燈罩，但祇要一閒，他又迷惘了。那位穿着花旗袍的

年青太太好像妖冶地在向他笑着那位廠長的男眷對他好像顯着不屑的神情。廠長如像在對他說：『不要拘束，你是和自家人一樣的……』

在沙發上坐了一會，桑先生又被一些紛亂的約會擾亂得不耐煩了。他重新站起來踱着，走過去房門口，他看廠長的大小姐的打桌上放而富。他謙遜地向她點點頭，但她却把頭沉了下去。

——女人總是怕羞的？桑先生也懂得這些女人的心理。而且他相信祇有怕羞的女人，那才顯得嫵媚。因之廠長的小姐予他一個動人的，撫媚的影像。

廠長跑進來了。他態度非常匆忙，像有什麼急事似的。

『快快！我們等了這許多時候了！你快來摸牌！』連喊帶拖的，兩位太太不由分說的把廠長拉了去。

廠長像要說什麼，但也先摸着牌。

『又是發財，第三隻了。』桑先生看見廠長摸起來的又是發財，尖聲地喊了出來。

『嗚！』廠長用勁地把那隻發財擲在桌子上，他意外地跳了起來。他面對着桑先生，『廠裏來電話說，整個廠，全部份的機器，全給工人包圍了！他們要攪亂，他們……』廠長又向桑先生逼近了一步，他瞪着脚：『你辦的什麼事？你還在這兒閒着？你說明天能夠復工，你……』

桑先生木然地望着廠長，廠長臉上突出的青筋像噬人的毒蛇。



「你還不滾去！你忙滾！明天我一定要復工的！如果明天不復工的話，那我關廠，你們都滾！」

跨出廠長公館的大門，桑先生幾乎昏過去，幾乎瘋狂起來！

——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啊！

桑先生的手插起口袋裏，口袋裏有只皮篋；皮篋裏有摘着廠方苦衷的卡特，有通知書，還有一張廠長的明信片，然而他媽媽的，桑先生幾乎瘋狂起來！

一九三六，七，一四改作，

聶紺弩 著

從白話文到新文字 北新版 二角五

語言·文字·思想· 即出

# 一個土匪

張春橋

「你去吃吧！」

病在床上的老女人是一位遠房的親戚，她聽到妻喊我，用她那枯瘦的手推着我說。我起身走出來的時候，她無力地咳嗽着。

吃飯在往常是很熱鬧的，弟兄們多，往在一個大院子里，一羣剛出巢的家雀似的孩子們，唧唧喳喳地叫着，一團和氣像風一樣吹去了我們底煩惱。尤其是在晚飯時節，初夏的溫煦的風，把蒸熱的大地拂醒過來，涼爽跟快樂在大夥底心里散播着。但是，現在不同了；弟兄們分了家，我又失了業，蹲在家里，苦悶沒有離開過我。我真不高興吃飯，心里充滿了厭倦與憎惡。看一看低頭吃飯的妻，沒有好感他瞪了她一眼，她好像發覺了似的把嘴一撇，翻翻眼皮，繼續吃下去。

空氣像凝固了。

飯碗像有火一樣四周沒一點生氣的樣子。

「無用的人！」

我起來，在西屋投射下來的陰影下散步，腳吃力地踏着地，我想把這塊地踏碎。

這種皮氣是失業以後才有的。想到失業我就想到內戰。要不是戰爭從祖父傳下來的職業是不會丟掉的。今天換人，明天撤職，我那不重要的小位置也沒有了。

突然：

Pa, Pa, Pa, Pa, Pa,

一陣急雨似的聲音，尖銳而恐怖地在空中散佈着。

這聲音使妻吃了一驚。手里拿的碗「Pata」一聲落在地上！屋里的病人費力地詢問着，我沒有一點躊躇地竄到大門口。慌忙地關那兩扇笨重的門，但是，當我剛剛把「插管」往里弄的時候，一個穿灰軍裝的黑漢子，用力地撞開門，飛奔地往家里跑去！

我陷在恐怖里：

——又是一樣，這傢伙……

胆怯，心寒。我在一間小屋的床底下找出一根鐵棍子。強着力咳嗽了幾聲走進院子去，脚步放得重重的，還故意地踏在妻打碎的飯碗上。——他該知道我不是一個無能的胆怯的人呵！

但是，屋里的情况使我呆住了。他並沒有搶奪東西，正在脫衣服。

——噢，是那麼……

我看着那有些慌張的動作真的莫明其妙起來。女人呢？沒用的貨。不，被他用繩子捆在床上了吧？我看着他那羸黑，堅實的胳膊，心里又緊張地跳動起來了。他也許發覺到我底很重的脚步聲了：抬起臉來，那一隻帶着祈求希望，感謝的眼睛，向我射着光及至接觸到我手里的鐵棍子的時候，他忽然被恐怖一捶打倒了，他底一支腿癱軟地跪下去，兩雙手丟開那剛剛解開的衣扣，發白的胸膛露着，合起掌，像一位虔誠的女人一樣，

「老鄉，老鄉……修修好呀，修修好……」

這樣祈求着我。

「唉，不要……不要……」親戚底聲音一點也不像病着，她用力支撐起身子依在牆壁上，「修福吧……

……修福……」

「修修好，老鄉……」

我本來沒有力氣舉那鐵棍子，這時也就放下了。

妻從里間屋里取出衣服來，擲給他：

「給，快換！」

他躬着腰，接過去

妻回過頭來告訴我：

「他才是個好人哩。」用眼睛瞥了他一眼「剛才那鎗聲呵……是打土匪的……他們先『招安』安就叫人家安了吧，又不，又要來解散，好收幾根槍呀……他，他就是……」

一陣鎗響，話被壓下去了。那鎗聲密密層層的，少微稀少一下，又接連起來。那人穿好衣服，有些悒悒地向我們敘述他底來歷——

「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唉，老鄉，說起來話長啦……那年，我給老總們拉了去，叫我當伙伕，當就當吧，反正種地也是一樣地受苦……今年春天，把我調到這隊里，還是一樣的話。可是人家說這是才招安的一伙，我也不敢問，——反正土匪跟老總也沒分別……是，是，老鄉，我就幹了……誰知道今天，就是剛才，說是點名發餉哩，把這些人擋起砲眼來啦……真是……」

他底聲調漸漸高，漸漸高，忘記了外面還正在屠殺。而他的話却像一隻長矛，隨着聲調的增高向我這裏刺。我發覺到自己底行為太猛浪了，至少我不該太慌張，使這樣一個老實人感到威脅。再說，自己也正失業呀。

說不定也會遇到這種事情的。想到這里，我笑了笑，

「你是個好人……大家……我替你想法……」

「對呀，年青青的修修好，大了百事如意呀……」

親戚沉默了很久，這時朝我說我點點頭。其實，在我並沒有往修福這條路上想。只覺得假如我自己有一天遭到不幸，那該是怎樣地希求別人底幫助吧？這時我把他看成那時的我，而我則是另外一個人。于是我跟妻說，

「你想法給這位老鄉鋪張床……再說別的……」

這話剛剛說出口，那男人的高個子突然跪倒在我底眼前，散漫的精神，猛地緊張起來了；我怔了一怔，像從夢里醒來，發見了他跪在跟前，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了，我是「不敢當」的。就慌忙地挽住他底臂，向上拉他。看樣子，他是非磕個響頭不成——

「別這樣，——折我的壽數……」

「修修好，修修好……你真好，」身子簡直像塊石頭那麼重，頭向下垂着，像豫備落下去，「我，我，我怎麼謝你呀……」

「快起來呀……折壽數的……唉……Kor-kor-kor……」

依在牆上打盹的病人，抬着疲倦的臉向我們說。沒說完，被咳嗽阻止住了：

「唉，了不得，——折壽數呀，起來，起來……」

妻援助我把他拉起了；拉他坐在椅子上。他底態度，在往日我所見過的許多人中沒有這麼忠誠的。因而我相信，他不會是一個土匪，一個凶暴的土匪。他說的那些話也不再會是假的了。我安下心，沉默着。但許多疑惑跟着沉默來了：疑惑他在裝假，在騙人；至少，他在隱瞞他過去的事。不過，當我斜起眼睛瞅他一眼的時候，那呆在沉默里的樣子又給我一個暗示：他的的確確是一個老實人的。再回想剛才跪得那麼誠懇，我沒有多少猶疑了，頭略微地點點，他沒理會。我起身向外走，女人收拾起他底幾件灰衣服，扔掉了：

「哪里？」

「毛房後邊的夾道里！」

我剛想轉身回屋，一羣馬走過似的 tuo-tuo 的脚步聲里，兩個提着鎗的傢伙，也是灰色軍裝，靈活的眼向四周巡視着向我們走，看到我，把鎗一舉：

「喂！揚揚眉毛：「有末——實在地說！」

「什麼——An？」

「別裝傻，」另一個說：「翻——哪這些廢話，媽那巴子的！」

「我真不知道什麼事，老總！」

我竭力鎮靜着。但是，腿老想打顫。那兩個傢伙沒理會這事兒似的，托着槍，向廚房里去，刺刀在柴堆里發響，如果埋在那裏的的確是一個人，那該怎麼樣了呢？我擔憂。跟在後面的妻，她倒不怎麼害怕。平常那麼沒用，現在也沒大用處，給她丟個眼色，叫她快些去通知那老實人快些躲一下或者裝伴得像自家人一樣；她又不懂事，她跟在後邊，好像廚房是她底生命似的。而士兵底行動也就好像攪擾了她生命的安寧。當士兵用刺刀向門後的黑影里叉時，她恐怕傷害了放在那裏的傢俱，手伸向前，作着一個母親維護她底兒子的姿勢。誰知道竟自惹着對方，腳，驢蹄子似地一括：案子翻了：碗呀碟子的全發出清脆的驚叫，破碎了。

「這是幹嗎？」另外那個厚嘴唇說。「叫你來耍皮氣的！」

「老總，老總，」我喊着，「她是婦道人家，別跟她一樣，她是婦道人家……有話好講，」轉頭對妻說：「還不走，在這裏瞎囉嗦！」

看她不服氣地走了，我又跟老總陪不是。

「真她媽那巴子！」他找着下台的機會了，用肘搗搗厚嘴唇，全時走出門。沒主意地對我說：「頭里走！」

「真沒麼，老總！」我說：「找麼呢？老總！」

「嚇，唱的不好裝的到不錯！」他瞟我一眼：「你不知道——翻土匪！喂，懂了吧……別說廢話，走！」



「我，我……」（往哪里去呢？）「真沒有，真……」

「別囉嗦，快！」

那當磨房的南屋，爲了怕再被佔做馬棚塞滿破桌子爛板橙的敝棚。一間間的屋子都走遍了，我底脚免強不再打顫。又要跟着他們往毛房里去，我知道他們在毛房里一定是失望的；那里沒什麼土匪。有的只是臭味，我用手絹撫着鼻子。

厚嘴唇蹶起脚往鄰院里望：「怎麼樣？」

「沒有呢，」回答的聲音：「你們呢？」

「也是，」他一眼看見我用手絹撫着鼻子，「媽那巴子！」

從毛房里走出來，又看了好幾間房子，都是空著沒人住，他老是我領頭進；但是，一間間的屋子都沒有什麼，我想他們該走了。

「找呵，」一個說：「領着！」

「你們隨便找吧！」

他們還沒聽清我底話，不知道什麼東西吸引住他們，兩個人跑向前去，我才看到一個影；那影子跪伏在地上了。

「修修好，修修好，老鄉……修修好！」

兩隻手戰抖地在胸前搖幌，像搖幌着我底心——我有些顫慄了。

「修福呀，老總……」

親戚爬起身，跪在床上，微弱的聲息不像剛才那樣高吭了。

「呵，媽那巴子的——起來，起來！」

一隻手象提隻小雞似的，揪着衣服拉起來。

「修修好，修修好，老鄉……」

「喂，說實話，這是個幹麼的！」

厚嘴唇問我，眼睛斜楞着我，又看看兩隻手抱在胸前的老實人。

這真是一個難題；我怎麼答覆呢？他們毫不遲疑地準備好了：鎗警戒地樣子，對着我們。——需要我趕快

回答但是……我說是一個親戚或許就沒事了。不，我不能這樣說……

「喂，媽那巴子的快說！」

「老總，沒有啥……老總，老總……」

「修修好，老總……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呀！」

「媽那巴子，誰說你是壞人來……喂，你說實在的！」  
我很迫着，心跳得很厲害……

「是親戚……」

「親戚？」

「噫！」

那個有點驚喜似的：

「我是好人，老總！」

「你們啥親戚？」

「八兄弟！」

「他哪兒？」

「我——我×縣人！×縣王莊！」

「我們是同鄉！」

「正好，正找×縣人，走！」

他被抓住往外拖，好像拖着件沒生命的東西一樣。

「我，我，我是好人呵，老總，」他祈求地喊着，那聲調里充滿了石榴子一樣豐滿的熱，希望。我想救他，只要我能更堅決地證明他是我底親戚，我想，假使我這樣做，也許他會得救的。但是，我沒有勇氣；他底求助的眼，戰慄的聲音……

「你等着，用着你再說……」

一邊問我說，一邊用鎗托敲打着老實人底有些微駝的背，夏天的衣服是那樣單薄，敲上去簡直像敲在骨頭上一樣，像狼一樣號叫着，大顆的汗珠和眼淚，在他老繃的臉上爬着！

「媽那巴子，還當土匪，這身材！」

拖着，向外去。門限，台階，一層層的，他底身體摔得拍拍的響。那聲音一沉一重地刺着我底心。我怎麼辦呢？他舉高手，祈求着我，聲音已經啞了！

「我是好人呵，我不是土匪！」

「媽那巴子，多說廢話！」

「老總……叫我站起來走……」

吃飯的桌子，杌子，什麼都在他身子底下變動着。

屋里病人又呻吟了。

我站在台階上。

他變成跛子了。兩個人架着他，好像勝利了似的，相互的微笑着，但又機警注意着這俘虜。但是，當他們底手少微一鬆的時候，那俘虜却掙扎開，向前衝去……

「Peng!」

隨聲，他倒下來了。

「哪里跑？」一個斜披武裝帶的人進來，手里握着手槍。

遠處也有同樣的聲音應和着。

六月十日改成

## 「蘇聯防衛」序文

羅曼羅蘭 代石譯

一九三三年紐約國際出版局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出版了一本高爾基的論文集叫做「蘇聯防衛」(On guard For the Soviet Union) 內容是集了高爾基自一九二八——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所寫的論文及書信計十一篇文章除了一部分是在鼓勵蘇聯的青年建設工人之外，大部分是在答覆西歐的政客、智識份子，及白俄僑民們當時對蘇聯所造的種種謠言和中傷，所以取名「蘇聯防衛」書前有羅曼羅蘭寫的一篇序文。現此文譯出，以作偉大的高爾基逝世紀念——譯者。

### 給高爾基——

(全宇宙的勞動者共和國底第一個工人突擊隊員(Udarnik)從一個法國同志送來的祝詞……)  
介紹高爾基給歐羅巴的國家是不必要的了。他的作爲一個作家的名是全宇宙的地建立起來了可是

還有一個高爾基法國的審美學家們周詳地要把他掩藏在他們的衣裳之下哩。他是戰士的高爾基，建設着一個新世界的普羅列脫利亞特智識份子的主角和領袖的高爾基。這個高爾基差不多是歐羅巴唯一的（不論如何，他是澈頭澈尾第一位，最先進的）做出一個在藝術界最優秀的人，一個大賢，一個把他的天才，他的名譽拿交給革命的陣營，而從防寨的另一邊號召着西歐的智識份子的偉大的被誣壞的例子的精華。（這個例子他們不敢跟從的，直到船沉了的時候他們會想學老鼠的樣子浮走以救活他們自己的）我是越過了這防寨的，我握着高爾基的同志的手。

一兩年來，雖然沒有順序地，我跟隨着這位作家，這位被稱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第一個工人突擊隊員」他的文章發表于莫斯科的報紙上，的突擊工作的我覺得遺憾西歐不知道那些熱情的文章，那不只是反映着高爾基的強烈的，燒燃的靈魂，同時也反映着高爾基觀察着，描畫着的，在創造中的新社會。我很滿意在這本書（蘇聯防衛）找到我自己要選的好幾篇文章。我或者要多加進幾篇別的，作爲一個作家那些文章特別給我有印象，因爲它（文章）給我瞥見數世紀被剝奪了他們文字的效用，他們的普羅列脫利亞特常常被殘虐的壓迫從文化的接觸關鎖下來的蘇維埃人民中的藝術，文學和科學的偉大的進展。

目前這本書包括着兩種主要的文章：給敵人的答覆和給朋友們的勸勉。

第一種，指示在蘇聯運用批評的無拘束的自由，（這些文章都是對於在蘇聯所接到的喧吠和惡毒的

書信的山積的答覆）大都是表示着苛刻，暴怒，無情的態度。它們（文章）充滿了熱情。它們發散着戰鬥的氣味。可是，不管它們的熱情，這些文章不是我最合意的，因為它們的効力以其說是在說服反對者們，甯可說是在激怒他們，它們（文章）的重要性主要是在煽起那些在先已經認識了的人底戰鬥情緒。

對於我們西歐人，我把較大的重要性加附在高爾基的那些作品，那些他担任起蘇維埃勞動者的良師之責，獎勵和教導他們，給他們指出正路，有時甚而責罵他們，提醒他們敬重那歷來創積下來的文化的寶藏，對於這種寶藏他們也許有時會有一種藐視的傾向，用使他們認清時代的偉大性的方法喚起失望的青年努力工作，讚美今日的任務和展開在我們面前的豐富的一定會創出一個新的人類的生活。在給那些哀憫着腐舊的布爾喬亞的偶像的過去，如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人們的答覆裏，他運用力強的文字說明着真正的個人主義和真正的自由的本質，這一點我想在此引用一下，因為我相信這會幫助消解那些胆小地縮身于他們的火爐邊，他們的瘦癯的頸頸負着他們的所謂自由的光榮的鞭子的西歐智識份子的恐懼心。

「布爾喬亞社會強迫個人給它服務到最後——奠基權力于榨取大多數人的體力的階級的最後。在布爾喬亞社會裏個人的自由的開展是局限于種族，民族，階級，和宗教的觀念，局限于「民族的起源」，只不過在表面上存在而已的一種起原的徧祖的信念……

我們的國家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建設起來的，束縛的觀念是消滅了的，個人自由地享受着發



展他一切的能力和才力的權利。

有些人會要告訴我這麼說：這是不對的，既然蘇維埃政府是反對着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和一切其他資本主義領土的防衛者們妄誕地誇張着而事實上沒有存在的「自由」。

我們的國家創立給個人最大而且最完全的自由，消滅了那個數世紀來阻礙着，限制着個人的進化的觀念。它（蘇維埃）反對着個人只在他（個人）變爲阻滯個人自身智識力的發展的觀念的支持者和傳道者。這些明顯地是資本主義的權力所依存的觀念——階級，種族，民族，宗教……在勞動者和農民的國家，允許傳佈明顯地對於勞動者和農民是仇害的觀念和企圖要證明勤勞大衆他們的奴隸化是合法的和不可避免的，這未免悖理而且是可笑的唐·吉訶德主義。

在另一篇論文裏，這位碩博的心理學者（指高爾基）對於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最後幾個「智識份子的自由」的擁護者們所絕望地依存着的那個虛偽的個人主義作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分析，他驅使他們看看他們的能力的悽慘的失敗。

「個人主義者擁護他的虛偽的自由和關在他的囚籠裏的可見的自由。作家們，新聞記者們，哲學家們，政府的人員們，和資本主義機關的其他飽食的騙子們關在裏面的那個囚籠，當然是比農民的囚籠較爲舒服的……個人主義是由于階級社會帶來給人負擔的外部的重壓底結果。個人主義是一

種個人自己想抵抗暴力的無益的企圖。既然在一種「自衛」的場合之下智識的發展的過程會被阻延，所謂「自衛」便是「自縛」了。這麼一種場合，對於社會個人，同樣是有害的。「國家」花了數萬萬的金錢于建設軍備來對付隣邦；個人主義者花費了他的最大的能力給他自己抵抗着他被階級社會所範圍着的暴力。「生活是鬥爭嗎？」不錯，可是生活應當是一個人類對自然的基本力量的鬥爭，以征服它（自然），駕御它為目的。階級社會把這個崇高的鬥爭變形為一個限制人類的體力而奴化他們的卑劣的戰鬥。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智識份子的個人主義和農民的個人主義所不同者只在形式上的表現而已。智識份子的個人主義是較為華麗，較為炫耀的，可是同樣是原始的，盲目的。智識份子是在人民之上和國家之下的中間的。照理，他的生存的條件是粗暴的，充滿戲劇性的，因為他的周圍對他大部分都是仇敵。這就是他的拘囚的思想那麼時常地使他把自己的生活條件的負荷歸罪于整個的世界，而這種主觀的觀念便產生了哲學上的消極主義，懷疑主義，和其他卑劣的思想。」

我引了這精髓的幾頁，因為它們恰好和我自己的反映相和合，因為在近幾年間的尖銳的鬥爭的過程中，以我的看法，我也得到和這同樣的結論。在最近的將來我想寫一本在西歐的自由思想的血跡斑斑的歷史的書。這種危機對於我的法蘭西，德意志和其他國家的數千同志們都是很關心的，我曉得他們正在這同

樣的道程中在黑暗裏摸索着。

對於這種在他們的牢獄裏兜着圈子的囚人的個人主義的可憐的現象，他們的唯一的逃遁所就是向上逃避在宗教靈魂的冥想裏或在一個束縛的超然主義者（Stoic）的傲慢的幻夢裏。高爾基很容易便指出由於革命而建立起來的新社會裏的社會的羣和個人的單位之間被影響了的康健而力強的變化。革命的羣衆產生了情熱的力量，這個力量被個人抓住，在他的智力把集體的力量寫爲一個理想的典型而更增強了這個力量之後，他把這發電力又送回到羣衆裏去。羣衆的意志，在創造的行爲的偉大的進行中，「會做出對於個人是絕對做不到的事業，不管個人的天才怎樣豐富。」這一個偉大的意志的智識賜給個人一個英雄的喜悅和興奮（Ecstasy）這喜悅和興奮就掃開一切徒然的哭喪臉們的歎氣：「怎樣好呢？」同時也清除了布爾喬的個人主義的寂寞感。

「我的親愛的年輕人呀，高爾基對 咀咒生活的灰色，它（生活）的無用和中庸的人們說——爲了你自己的緣故我誠懇地希望生活會給你一個教訓，使你感受到它（生活）的堅硬的手的重量——我們人類用我們的理由和我們的意志沾潤着的那個偉大而嚴酷的先生的手。我誠懇地帶望你們明白你們的怨言是沒有一點的意思的：在人們得到了一個美滿的幸福生活於人類最偉大的年代的時候，在熱心的人們建立着第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個平等的國家，不管舊典型的人

物的反抗如何凶暴，野蠻地反對着每一個新的，歷史終于把他們處死刑的狂歡的年代裏，埋怨是可恥的……要是你們，年輕的人呀，真的希望要得到一個「雄大而美麗的生活」，那麼，創造它吧，和那些建設着一個需要巨大的能力，空前未有的巍峨的建築物的人們肩比肩地工作吧。」

我們的呼聲將回答從俄羅斯來的呼聲，整個西歐將反響東歐的聲音。這將給那些在多多少少為商業的政客們和帝國主義的財閥們的虛偽的奴顏婢膝的醜態中求着它的利益的無恥的年輕人們臉上予一個赤耳的見羞，或給另一種為了恐怕實踐而停止戰鬥，關在他們房子裏，在一面鏡子前把自己枯死于無益的自慰裏的那些藝術的自滿主義（Narcissism）的文學界的年輕人的臉上予一個赤耳的見羞。如果他們不能在他們的貧弱的血管裡找到足量的血來認清他們的不堅決而改正之，那麼就讓北風把這些枯死的葉子吹去吧，讓人類的森林產生出新的後代，較健康，較蒼翠來覆蓋他們的遺骸吧！在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裏，「一萬萬六千萬的人民工作着，不只是為它自己的利益而已，同時也為着全人類的利益，指給全人類看看智識的地組織了的羣衆的意志所做的偉蹟。」西歐羶巴的國民呀，你，數世紀來曾是人類的前衛——你今日反而在最後方——你什麼時候才會再在新世界的建設者隊伍裏佔着你的地位呢，有你好，沒有你也好，橫直新的世界是要存在的。

## 從民衆出來的作家高爾基

盧那卡爾斯基 林林譯

記得是托爾斯泰吧，曾把高爾基批評爲從民衆出來的有才能的作家。這句話，假令是從托爾斯泰底口裏說出來的，却好像多少含着輕蔑的意味。

的確，也有所謂從有教養的階級出來的作家。這些人們，還是從荒荒地走的時候，就帶着硬領之類，請來家庭教師在用功着。進入漂亮的學校，用文化上洗練的言語，流利地嚙舌着，自由在地讀破國內外的書籍。悅目地看着上流社會。一到了二十歲，便已經是卓越的文化人。在那裏，若把作家的才能加上去，於是，就能變爲自成一家的作家了。在這種所謂「太陽的兒子們」之外，還有終年爲工作和貧乏而勞苦着的無教養的民衆，這也許是不妥當的話：這種民衆，要完成某種文化的事業，是比普通人更困難的。但在這種民衆裏面，時時出有有才能的人物，並且其中也有成爲非凡的作家的人。從這些民衆出來的作家所寫的東西，是很有趣地獨創的。因爲他們看出在上流社會的人毫不能想像的下層社會的事件。然而，他們像自修家那樣的拙劣和

失態，黑麵包和汗底臭味，還是終身薰染着。並且也有把那受名流宴會所邀請而得充竿末席這種事，認爲無上的光榮的人們。

但是，在我們生活着的文化的條件中，這種從「民衆出來的作家」的名稱，用得最廣，現在蘇聯這種從民衆出來的作家，達到巨大的數目。我在這裏所說的從民衆出來的作家，不僅是有才能的普洛列塔利亞小說家和農民作家，而是主要地表示着工農通訊員，正如周知的一樣，這是達到龐大的數目。這實在不能不說是偉大的現象。這就是在真正民衆底生活和幾千萬民衆底生活的下層社會裏面埋葬着，幾世紀之間沉默着的活生生的真實底報告者。

高爾基，就是最大的工農通訊員。就是把從來未曾用卓越的言語表飾的，世界底活生生的通訊，開始提給我們的人。但是，這從民衆出來的作家高爾基，不僅是提出民衆底苦難，鬱積在他胸中的憎惡，在民衆胸中的蓬勃的力底報告，不，他同時是提出傳達巨人底自由的憧憬、信賴、強力，對於一切人們傳達喜悅、歡樂時代的報告。

然而，僅如此，還是不充分的。高爾基，就是具有才能的偉大的勞働通訊員，就是從勞働世界來的人，就是精細地看透自己底周圍而來的人。他不僅是敘述在他以前走下來的世界，和他往後將走下去的世界底事情，而且他批判從那當時布爾喬亞文化背後可以看到的，世界，和卓越地評價了它。他甚至在布爾喬亞本身

中認識它底肯定的特徵，原原本本地寫出它底整然的組織，它底精力，它底值得冷酷的處世的智慧，同時，暴露出它底空虛，它底寄生性并且相反地，他對於那種自己抱着大的同情心，要浪漫蒂克的反抗的主人公，指出真正組織底缺乏，實際性底缺乏，和由此產生出來的無益的犧牲，他以極其尖銳的諷刺，暴露那和真正的實踐遊離的智識份子作家底愚劣。雖然如此，他却沒有嘲笑文化和智識而在它上面建立石碑，反之，高爾基懷着非常尊敬的念頭，即是以全虔誠的態度，靠近科學和藝術底真正的寶庫而來的。在托爾斯泰伯爵思慕那種活像從聖像畫和經典文句中出來的信神心深的農民的時候，高爾基，他是每句話都可以說用血買來的從民衆出來的作家，他跪在人類文化底成果之前，并在其中現在他底工作被歪曲着，可是在爲着要偵察全世界，和存在於世界中的一切事物而派遣他的人們看來，可認爲是必要的有益的一種力。

高爾基盡了這種使命而來的。然而那不是尋常的使命，並且，普洛列塔利亞和農民底年青的一代，必定接二連三地讀着高爾基底書籍。因爲在他底書籍中，不但活躍地描寫最近的過去的事件，而且在其中現在最活躍的事件，也在活躍着，而且它在解決我們現在底問題之外，還賦與我們我極其生動的材料。

他是偉大的拓荒者。叙說關於行將變換地位的下層社會的，除了高爾基則沒有別人。他是在社會之名下，對於他們將來的年代，追究着世界，並鮮明詳細地把世界寫留在他的著作中。

高爾基底藝術，與其他底一切藝術不同的點——就在於這從民衆出來的作家，不是爲言語而言語，或爲慰安讀者之一種言語的旋盤工織物工，又不是洗煉了的本質的魔術師，而是以藝術作爲獲得活潑的睿智的手段，爲個人，爲一切的人，爲一切的階級，爲一切的民族，爲全人類，而創造行動的規律的人。

# 隕了，一顆大星！

羅烽

一顆大而晦暗的彗星——

從地球的一角，悄悄地出現了，

伴着苦難，伴着飢亡，

孤獨的，時代的遺棄者噯！

人類未來的「母親」

你孕着第一個新生，

受盡了顛簸的流浪……

人類未來的「母親」

你仁慈，你堅強，

你的心，是士敏土的礪堡，

你的筆，是鎗，瞄射着沙皇！

你孕着第一個新生，

伴着苦難，伴着死亡。

永遠是舊時代的叛逆，

牠們給你枷鎖，給你牢獄，給你——

沒有休息的壓榨，

沒有輟斷你的筆，

而第一個新生來了，

他的「母親」是高爾基。

不僅是西伯利亞的

被解放出來的囚徒向你敬禮，

你生時為全人類的寄託，

然而，全人類的靈魂忽然消失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

當你從地球的一角轟動地隕去！

一顆大而明亮的彗星！



# 水溪二巷

龍乙

一堆形容灰敗的房子，那樣子像一些細碎材料和破布團在道旁糊亂堆砌在一起，而且會經過什麼人粗惡地臨踏過似的；這堆房子做成陰溼晦暗的水溪二巷，居住着許多可憐人，那些人底祖宗二三百年前便開始在這裏居住。

牠們完全失掉房屋應有的功用。

春天，雨季來了，遠年的瓦筒房頂，經不起推擊而墜裂破碎，設法防止雨滴在滿屋裏彈奏輕狂的歌曲。灰抹牆和短矮的土牆，掛着淚歪歪斜斜地站在四週，衣裳剝落，裸露出彫殘無血的軀體。潦水在每年這個時節高漲，匯集了高處的水流，像一羣紛亂的走獸向低窪地方，向所有大小缺洞和空隙奔竄，用破壞腐蝕的巨力衝刷着，搖撼着，搖動了地基。

在夏日，太陽底使人喘息的烈焰把大地燃燒起來，支持着這些房子的木料爆拆了，焦破了；所有房屋底構成物都萎縮，皺摺，增加了衰老——顏色由白而黃而灰而黑……

還有內部破壞者——螞蟻沿壁刻繡花紋，蜘蛛織網不讓有一個空餘角落，蛀蟲列隊橫行，標棟空着肚子給牠們居住……

於是，

最後深秋風吹着淒厲的笛子到來了，彷彿一隻多爪的惡魔，毫無顧忌毫無憐恤地，抓破紙窗，撕毀布帳，揭離簷蓋，拉倒籬笆和門榻，連牆角裏的磚灰泥屑也通通帶走了。

不遠，進士坊，熙寧大街，虞家邸也許皆宮里，飄漾來斧鑿

底吟鳴，夾着建築工人底嘆息似的歌唱——那裏裝修，改建，加造亭臺花園。富裕的主人們對他們底華美的樓房束起眉頭：

「年代遠了，樣式也不好！」

水磨磚，白雲石和士敏土底身軀在穹空畫出崇高而偉岸的姿影。然而躲在腳下的水溪二巷，有霉臭和腐壞做伙伴，有風和雨，巧手的門面改裝者做建築技師，年復年，月復月，被時間底牙齒啃噬，像皺紋重重的老太婆底臉，也許更像街頭乞丐底四穿八漏的衣服。

破爛的房子不會住着完好的人。

——水溪二巷的人都是賊！

——水溪二巷是匪徒底窩窟！

當你走過熙寧大街和普官里一帶，這些話飽含了警告和威脅，使你感到：你已經走近黑暗罪惡的地方，隨處會有一枝手鎗。一把劍仔伸進你底胸膛，搜括，劫掠，最後拖你到野外

殺掉！

由來是這樣的，附近七區分署段內，常弄出許多新聞：深夜屋背發出音響，門戶自己做開，牆根開了窟窿，關在箱櫃裏的衣裳忽然拔腿跑空……這誰幹的呢？附近都是高貴的居民。

所有的手指着水溪二巷。

小孩子在街上給人拐帶走了，有人投寄「打單」信，白粉牆上寫上古怪的大字，木柴晾在門外也會少去幾根……這誰幹的呢？附近都是高貴的居民。

所有的手指着水溪二巷。

水溪二巷有這樣的賊（要是你不憚煩地查問起來）

他從前是走四鄉的戲班底武生，名叫小武松，每天穿着襤褸的黑衣，戴一頂舊戲帽，蜷縮在街頭；有時站立起來，大聲呼出一口悶氣，而且略為抖抖耕牛一樣的身體，別人看見便要嚇跑了。

水溪二巷有這樣的賊：

他是一個占卦佬，名叫盲公祝，每天早晨起，無論是晴天雨天，用一根竹桿支持在弱的身體，一搖一擺地走上繼續一整天的征途，還要用乾澀的喉嚨不停呼喊；當走過附近那幾條街道，他隨處遭受喝罵和驅逐。

水溪二巷有這許多許多的賊——他不久以前還是一個強健多才的工人，現在變成癆病者，望屋背嘆氣；他做過鐵匠銅匠和其他職業，然而現在使用空閒的一雙手做盡一切愚蠢事情：抽煙，酗酒，打架……過着豬一樣的生活……

這住在水溪二巷的一羣，沒有財產，沒有剩餘給明天的糧食，沒有一點希望，沒有一點人類稱為愉快的東西，有的只是祖宗從二三百年前遺留下來的房屋，在最後一天到來之前，依靠牠勉強躲避了風雨，而且躲避了謠言——他們早就趕掉了，如果沒有這些房屋做保護物。

年，月，夾着悲歡，水一樣流。

禍害永不會向弱者低頭。

水溪二巷背後是田畝縱錯的小陡塘，田畝畔，一間名喚三旗壘的磨粉工場建築起來了——三旗壘是馳名的鵝蛋臉粉製造公司。

工場，有綠色灰濺的圍牆，有巨大的機磨，有高得叫人害怕的煙突。

牠開工的早晨，機磨在地穴裏轉動着，使附近沉睡的居民給一種震動擊拉了出來，覺得地下簡直在翻動。

水溪二巷，少年銅鎖匠金牙七仔正用兩個銅板拔鬚鬚，奇怪地下領在小圓鏡裏發抖；忽然，下領飛走了——鏡子從壁上跳下地去，砸成整齊的五片。

金牙七吃驚，跳出門外。他第一個找到告訴這回事的人是三槐，那斷了十隻手指的兵大哥。三槐兩條腿擱在桌上，頭枕着酒瓶，合攏醉醺醺的眼，沒有聽完便呼呼睡去。

他再來到占卦佬盲公祝面前，這可憐的人是病倒了，睡在床上。盲公祝伸出手換了換牆，張大沒有眸子的兩個眼窟窿，沙聲說：

「你看，一點不見得震動！你自家見了鬼。」

「隆隆隆，隆隆隆……」機磨一天天沒休止地旋轉。

屋頂滲下灰屑，拋下磚塊，窗框脫落，桌上，杯子輕聲議論着……

怪異終於把人們從麻木狀態拉出來。

一個人跳到人叢裏面，面色黯晦，張開兩隻手。

「那是一個工場，有綠色灰盪的圍牆……」

工場——有工場可以不要別人底房子，有工場可以不

要別人底性命！聽的人裂開眼睛，露出牙齒。消息安插了翅膀，

飛遍水溪二巷。

「怎樣好呢？」他們匯集在一道，惶然地互相發問。

「我們上街門控他！」

「可是現在到那裏找衙門？」

「我們上大理院，上市政府！」

「可是，你不過是一個窮光蛋！」

白頭二太嘆的跪在神像前，流着眼淚禱告：

「天爺爺，地娘娘，快讓那些沒陰功的人死掉吧！快讓工

場倒塌下來吧！快讓那機磨開不動吧……別震壞我底房子，

別嚇壞我底外孫女阿甜——她沒有父和母，長大起來是要這幢破房屋蓋腦袋的……」

牆在龜裂，逐漸增加傾斜度。磚木解體着，像一個人受鬆

骨節的手術時，遍體漑漑響。在那黑沉沉的夜晚，女人受了一點驚動醒轉來，瘋了一樣奔出街頭，一壁走一壁呼喊，大羣狗

在背後追着，叫着……

小武松騎在路旁，有人拖他起來告訴了這件事，他於是

拿着棍棒滿街走，大聲呼喚，要別人跟他把工場拆毀。

人悵鬱地聚着頭又散開去，然後又聚回來，終於想出了

一個辦法。辦法是樣：要關帝廟門口的相士搖金華代寫一張呈紙，再籌一塊錢給一個大頭長頸的笨警察，託他送進區署

去。

嗒然一聲，鞭垂下來的黃色的天空受了這聲音底衝擊，

驟然遠飛而縮小了，地面震裂，凝結的空氣碎成片片……  
聲音傳播到的地方，大小東西紛紛直站起來，牙齒顫打着。

正是吃午飯的時候，這聲音掃空了每家的飯桌，高貴的居民們背着臉孔悄悄散開來，尖滿耳朵。熙寧大街的駱家七少爺慌忙抓起獵鎗，跳上晒台，熱心公益事業而被坊衆崇敬着的五街聯合保衛團底創辦人駱仲濤，右腳光赤着，一壁忙着穿套袴，一壁在床頭翻尋「銀鷄」，住在一所小廟宇內的本街更夫老龍，頭戴上救火用的竹簷帽，手拿着銅鑼和棍椎，打了幾個旋，便被釘在地上般呆站着不動。

外面，一陣繁亂的步履騰起，夾雜着喊叫，大眾慌張的人從街尾奔瀉出來，其中一半是穿木屐，面色青紫的女人和赤腳的小孩；他們把手空無目的地揮動，跑了過來又跑回去，互相碰撞着，嘩喊着——這情形只有在鄉間基團崩決的時候才可以看到，這中間街警新叔昂着長頸，口啣哨子，——頭着了鞭的馬匹那樣來回突走，叫喊的聲音比一切人高出。

驚恐給愉快的好奇心代替了，七少由晒台弓着腰爬下來，鎮定地宣佈了這件奇蹟：

「水溪二巷那裏有一陣磚灰升起……」  
「不！」駱老爺底尖鬍子向上翹起，眼珠差點沒鼓脫眼眶，揮手朝外衝，「大門闔起來，用八仙檯抵着……歹徒流氓，早料到他們有這一天，跑出來亂噬一頓……看呵！誰家遭了他們底毒手呵！」

七區分署底電話鈴響了：

「炸彈！大洗！發生在水溪二巷附近！」

保衛團底電話鈴也響了：

「炸彈……水溪二巷的無賴！」

水溪二巷臨到了世界底末日。

事情發生在三旗工場底烟突牽長鬚子，野性地叫出午工召集號，而且開始用巨臂挽動着大地之後不久，由盲公說底房子起，直至酒徒三槐底一列，忽然抖擻了一下，牠們底殘缺不完的肢體，互相挽着，一同蓬然地跪倒下來了。瓦片，磚木

……交叉着，滾動着，做成很大一個瓦渣岡，籠罩在一層迷眼的白霧裏。平日，天空在緊接的簷際只露出一條縫，現在隨着屏障底消失，大大寬朗過來……一切變動，在人們來不及驚叫的一瞬間那麼快。

悲慘的命運底鉄索驟然從天上墜下，把住在水溪二巷的可憐人俘擄了。他們爲着各自的生命拼命逃跑，跑遲了點，或者簡直無由逃跑的就葬在這亂岡裏。他們失掉了魂魄，一羣紛亂了的蒼蠅似地逃跑去，然而跑到什麼地方好呢？當這些人重復聚到瓦渣岡前，他們已經完全沒有了知覺，眼睛裏沒有磚和瓦，沒有木和石，只有，怒火從瓦渣岡伸出許多舌頭，貪婪地威脅地舐着。

這簡直不能夠想像，一點卑微的生命的寄託物瞬間給摧毀，是怎樣慘痛的一件事？——然而他們還沒機來推算這慘痛將怎樣伴隨可怕的來日緊纏着到來。

女人開始縱聲哭泣，哭聲漸融匯爲廣大的一片。在哭聲和嘩叫裏，我們聽見一些酸楚的顫動心肺的呼喊。

「猴！牙姑……」

「誰好心救回我底二娘呵！」

「爸爸媽媽——你那裏去了呵！」

「……………」

附近街道的住戶們，首先開一扇窗，探出半個腦袋，繼而耗子一樣一個跟接一個底尾巴，打門縫胆怯地攆出來了，聚到水溪二巷兩端。

七區分署一個警長，佈置了幾十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在附近要隘的地方，然後率領五名精幹的，配着幾枝駁壳鎗和幾顆抖跳的心走進來；當曉得是什麼一回事，便掏出一條手帕揩乾額上的汗，一面吩咐手下們說：

「通知他們散隊！你到縣府去好好地說，塌了幾間屋罷了。」

他端正地戴回帽子，事務式地拿出一本黑面的小記事冊，攤開在膝蓋上，用口沫弄溼鉛筆頭，在上面寫着：

「民國廿四年六月十三日正午十二時又十分地點，」

填寫到死傷人數那項，他伸直腰，擠進人羣中間，抓着每個人的手，問道：「誰也設法回答的問題？」

「告訴我，壓傷多少人？損失共多少……？」

場的屋只右首靠小鹿塘那列，左首這列還完好。遭難的人擠滿了過道——那不過五尺至六尺那麼寬，用煤渣和碎磚鋪成的過道，無論什麼日子都是溼漉漉的——擠滿了對面簷下，擠滿了街兩端。他們有許多蓬亂着頭，赤裸着腳，還有不少人逃走時撞傷了手臂或砸破頭顱，或者滿面蒙着白灰，但是他們都像毫不覺得似的。悲哀和恐怖好像一些不可見的棍棒，用力向這些人頭上打下，使他們紛擾，痛苦，徬徨着和呼喊着。在這中間，小孩子的哭聲最尖銳；一個找不着她底父母的女童在人縫裏攢，哭得滿臉通紅，一個不留神被擠翻落明溝裏，又被吊着兩手，全身精溼，坭似地拖了上來。幾個粗壯的男人跳上瓦渣岡去，動手翻動磚塊，想把沒有逃脫的人救出來——雖然還沒清楚誰壓在下面，但他們是那樣惶急

地，額上，肩膀上，隨着迅急的動作滲出一顆顆豆大的汗點。憑着幾雙手，能有什麼效果呢？於是有人在那裏喊：

「有沒有通知消防隊？——應該喊他們趕快來呵！」

警長一把抓住老寡婦白頭二太，那皮膚像完全被榨出汗液來的柑橘皮的老太婆，囉囉嗦嗦地詢問着，似乎他在審問一個犯人。白頭二太平日底禱告失敗了，可怖的日子終於到來了，她靠在牆邊，把身子折做三疊，好像因為肚痛而深深灣下腰來，一隻手掩着頭角，顯然她受了創，血從頭上從指縫噴冒，染紅她底手，臂，髮，髮，髮，直至衫披；另一隻手則在亂揮亂打，而且有一下重重打在警長底胸脯。她把臉避開警長，向瓦渣岡那面拼命張開喉嚨，一隻在廚子手裏的雞那樣叫出緊窄的聲音：

「在那裏哪；我底外孫女，阿甜，在那下面呵……！」

她撲前去，好像要親手把她底外孫女翻出來，但立刻給別人制止了。這時人們在亂磚堆裏發現一個男人——那是手作仔阿尖，他臥着不即時起來，用手摸着被壓壞了的脊骨

呻吟着，上身略挺起來，兩面搖擺，滑稽得像沾在桌台上的蠟燭；腦袋却幸運地完好。

不久，酒徒二槐底纔週歲的孩子血淋淋地被救起來了，臉部血肉模糊，只剩一個小嘴巴微弱喊了兩聲，然後他就不動了，抱他的人搖了搖頭，輕輕把他放在地上。

水溪二巷和熙寧大街底接角處，圍在一面牆和一間破木屋中間，有着比較寬大一點的地方。熙寧大街昨天拆卸街口開門，那些拆卸下來的大麻石還沒有全賣掉，剩下來的都放在這裏。晚間，這是水溪二巷的人們底納涼地方，他們躺着或坐着在麻石上，直至深夜；有時就赤膊睡到天亮。現在，男人們大部分聚在這裏，嘈雜地一片。

金錢豹，那個自稱為前清秀才的六十多歲的老翁，赤着上身，穿一條破了許多洞的黑布袴，非常短小的身體在人叢中螺旋一樣轉動，花白的鬍子戰抖抖地，從下領翹出，拂拭每個人底臉。

「誰要了我們底房屋？誰壓壞我們底『街坊』？我們活

得太長久了吧！」他用響亮、清澈、金屬一般的高聲喊出來，「

要是，我們像豪宅胡宅，那些大富人家，三年修兩次屋，鬧翻了五湖大海也不要緊！可是我們底房屋就經不起這麼一震動呵……」

所有的人為他底聲音騷動起來。

小武松跳上麻石去，伸出兩條臂。

「跟我來吧！——拆掉三旗工場！」

哭聲，叫罵聲，突然停止，人紛紛向巷頭巷尾走避，小孩夾在大人底兩股間，嘩叫着，女人拖倒在路旁，一陣亂哄哄地；……在較遠一點，人羣略鎮靜下來，互相詢問地望着什麼事。

誰也不曉得。

於是，遠遠聽見有人這樣說：

「這一列也快要塌下了咯！」

天空乍陰乍晴，似為着不幸的人悲哀。這時候，一隊消防隊伸頭伸腦地走進來，神疲力倦地，好像曾經跑過不少路程才來到這裏。



熙寧大街，人做成兩堵牆。各自的家族佔據了各自的門口。家長們，那些戴上眼鏡，閒適地抱着手的人們，已不復胆怯。高聲斥罵跑出階緣外去的下人和小孩，一壁向鄰戶絮絮交換那些每一件甚至最小的災禍發生後所不能缺少的神話。他們十分熱心站着，這熱心和期待一列送殯的隊伍到來一樣——送殯隊伍有各式儀仗，有洋樂隊，從牠們能夠猜度出喪家官厚或貧窮，死者底家屬身世。嗚嗚的人聲止息下來，於是看見街尾轉角處，帶着嘈雜聲湧出來一羣人，兩個人扛着一個受傷者急忙走過來，直向街頭走去。受傷者躺在床板上，曲起手臂，活像一隻死炸鱈。他臉成土黃色，血從口角鼻孔淌下一條腿伸開來，輾垂在板下，幾乎壓到地面。這是一個盲人，他們所熟識的而且一看見了，便大聲把他驅逐的。

一具一具受傷的人繼續出現，於是他們看見小武松——那「竊賊」掛着淚，手上抱一個頭蒙白布的小孩，小孩底一隻腳斷了，血大滴大滴墜下白街石上。白頭二太跟在後面走，不像走着，而是給什麼人急速牽曳着，跌跌撞撞地。她已經

哭不出聲音，只是張大一雙糊滿淚的眼睛。  
水磨磚，白雲石，和士敏土底身軀仍是崇高而偉岸地在穹空畫出牠們底姿影。遠遠傳來斧鑿聲，建築工人底唱歌。一切恬靜而安適。

曠寂的天空，風開始帶來秋涼底訊息，但是儘管嗚嗚狂叫，已經沒有門欄可拉，沒有屋簷可揭……牠掠過場屋底殘骸，亂磚裏只有燒剩的冥鏹給牠舐食，又掠過對面那列殘餘房子，牠們愈加歪斜和灰敗，門緊緊閉着，觸眼處貼着一張堂皇的告示，寫着：

「立即遷移，聽候拆卸……」

黃色告示紙給捲下地來又飛上半空，一直向前滾動。風勝利地打了個旋，吹着淒厲的笛子奔去了；牠預備把這不平凡的消息帶到別的地方去——廬家邸，進士里，熙寧大街……「好了！做好了！通通趕掉了，你們安心睡一覺吧！」經過每個屋背的時候，牠用尖銳的聲音大叫。

八月一日，一九三六。

# 父親

紺弩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生死人而肉白骨。」還有一「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一句話。則以和上一句完全不同的含義被使用着。我以為這兩句話底意義應當是一樣。在古舊的使用的場合，前一句話大約是感恩戴德；後一句話則是對於所謂聖賢豪傑底特立獨行的稱頌。無論在那種場合，都是對個人說的，一方面誇示着個人，一方面也把用語底意義弄狹小了。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是一種僭妄，無論個人有多大的力量是不能誇大到這種程度的。世界上有一種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真能使頑夫廉，懦夫立的力量，但決不是個人而是這時代。

我們生活着的這一個時代，是個偉大的轉換時代，也就是革命和反革命，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勢力鬥爭得最激烈最尖銳的時代。在中國，一方面是國際帝國主義（現階段上尤其是遠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們的勢力，一方面是漢奸賣國賊以外的人民大眾的民族革命的勢力。在這尖銳的鬥爭中，一方面是無數的民族英雄為民族解放而獻身的表演；一方面是民族底敵人底瘋狂的殘虐。這兩種相反的行爲，無論那一種，在一定的情勢之下，都可以使人感奮，自覺而勇敢。用老話說就是，死人也可以使他活，白骨也可以使它長肉，頑者廉，懦者立。

把轉換時代底這一意義最具體地表現出來了的是高爾基底「母親。」母親是一個沒有知識的老朽的人物，對於這

社會底本質的不合理，一點也沒有理解。然而因爲目擊在工廠裏做工的兒子及兒子底同志們底英雄的獻身，和工廠主官憲，警察，軍隊們底一貫的殘暴，自己也終於覺悟而成爲最前線的鬥士。固然，你可以說，因爲獻身的被殘害的是她底兒子，所以她能自覺，沒有甚麼稀奇。但是誰說過，革命是完全出於所謂自由人，第三種人底同情，義憤，而路見不平，挺身而起，拔刀相助麼？要是沒有，這正足以證明革命這件事，大而言之，和全階級底利害；小而言之，和個人底私生活密切地關聯着呀！

並且，革命的火燄如果還沒有燃起，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已經燃起了，那就無論壓迫者用怎樣殘酷的手段來摧殘，屠殺，也決不能使那火燄熄滅。剛剛相反，只有更煽起這火燄使它擴大而加速燒燬自己底台基底速度！爲甚麼呢？因爲這瘋狂的行爲，一定會增加敵階級底憤怒，一定會加強戰士們復仇的決心，一定會使本來猶豫觀望着的人們，加深自己底認識與勇氣。那末，在這樣場合，如果說最清楚地了解這關爭底嚴重性，最容易鼓起復仇的決心和勇氣的往往是鬥士們底家屬，尤其是疼愛兒女的父母，應該是用不着怎樣解釋的。

我在東京的時候，日本文化界遭遇了兩件不幸的事，一件是理論家藏原惟人底被拘捕，一件是作家小林多喜二底被拷打而死。和這兩件事相關聯我碰到了一個和高爾基底「母親」里頭的母親一樣的人物——藏原惟人底父親藏原惟廉。第一次知道老藏原，是在一家書店底書架上看見藏原底論文集「新興階級與文化問題」，這集子是藏原在入獄以前，用好幾個筆名，在好幾個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入獄以後，由老藏原搜集起來出版的。末尾，有他一點短短的「書後」，書後，從他自己到監獄裏去探望藏原的經過說起，隨後說到這集子內幾篇文章底來歷，末後，「爲了他（藏原）和他今後恐怕一刻也不忘記的新興文化運動，希望這本書爲關心惟人底理論與實踐的所有的人們所讀到。」這，也許只是點平常的文章，我當時却受了很深的感動。

小林被打死之後，老藏原在「文學新聞」上發發了一篇哀悼的短文。短文底末幅，他對文化運動者們表示了這樣英勇的態度：

我決定把身體弄強健，無論到甚麼地步，也做你們底後援者。我看見你們底鬥爭的英雄姿式，就抱着絕大的快樂和希望。爲了做你們底後援，無論會陷入怎樣悲慘的境遇，也不敢辭，請對伙伴們全部地這樣說吧！我是除了這樣辦法外，沒有甚麼活下去的心情的。爲鬥爭，那怕只活一天，也就很够了，我想……諸君，莫把小林君底死，弄成白死了哇！

這是多麼真率的，富于刺激性文章啊！不錯，老藏原大概已經上了六十歲的高齡，並且他自己也聲明過，對於文化運動也不很了解。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生在這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時代，頑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老」或者「不很了解」，怎能阻止人成爲一個鬥士呢？

中國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壓迫着中國人民大眾的勢力更爲複雜，方式也更爲殘酷而野蠻。在殘酷而野蠻的壓迫之下，我們已經有無數鬥士，無數的英勇的犧牲者；那末像「母親」里頭的母親和藏原惟人底父親那樣的老英雄是不會少的，梅世鈞烈士（讓我們對我們底死者致敬吧！）底父親梅耀宗先生就是一個；所不同的是，梅耀宗先生不僅是個階級的鬥士，同時又是個民族的英雄罷了。

梅世鈞底死和五卅前夜的顧正紅遇害沒有什麼兩樣。但顧正紅一死，掀起了巨大的五卅浪潮，梅世鈞案件却沒有引起同樣的後果；這固然有種種原因，作爲決定的原因之一，就是現在遠東帝國主義加在中國人民大眾身上的枷鎖更爲沉重，更爲嚴密；效忠于遠東帝國主義的漢奸賣國賊更爲衆多，更爲無恥了。遠東帝國主義強盜對中國的壓迫，已經用不着拿梅世鈞案件來證明；它底暴行已經超過這樣案件千千萬萬倍，而且還要加大增多，一直到完全併吞中國的時候。那末，回答

這種暴行，當然而且也必然含有超過五卅，超過過去任何運動千千萬萬倍的偉大的運動，在全國全民族的偉大的民族革命運動總暴發的前夜，千千萬萬的人民大眾走向民族革命的戰線上來，是意料得到的；在那裏頭，我們就看見了是過去的犧牲者底骨肉至親的梅耀宗先生，和他所發出來的宣言（給文化界救國會的信）

梅世鈞同志是我的兒子。他慘被日帝國主義者打死，我應該磨拳擦掌犧牲我自己的生命爲他復仇，但在事實上，未能盡爲父的責任，反而受你們各種優越的撫恤和慰安，這是我引爲最難堪最慚愧的事情。

我摯愛的先生們，在阿比西尼亞的滅亡中，在中國東北土地的淪亡及梅世鈞同志的慘死中，我才深知帝國主義的殘暴中國漢奸們之怯懦卑鄙無恥；中國工農勞苦大眾要想免除飢餓貧困，失業的痛苦而走上求生的大路，只有快快自覺起來，憑着自己階級的力量，與世界弱小民族及平等待我之國家共同攜手，努力前進，才能够消滅吸取人類大眾血汗的強暴者，剝削者。

親愛的先生，我現在很鄭重的向你們宣誓我要把我的熱血與頭腦貢獻給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誓爲自己工農大眾的兄弟們而奮鬥犧牲做你們領導下的一個戰鬥員；這樣才對得起梅世鈞同志才對得起革命領導者的你們才對得起世界無產階級的兄弟姊妹們。

——救亡情報第九期——

以文章而論，梅耀宗先生底宣言，缺少像老藏原底文章那樣感人的迫力也未可知，可是朋友，我們現在不是衡量文章的時候；在我們眼前的也不是衡量文章的事件。梅耀宗先生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強盜殺死了他底兒子，破壞了他底生活底平衡，或者還打滅了他底精神底寄托乃至衣食底倚靠；他除了參加民族革命，再沒有路走。梅耀宗先生又告訴我們：有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民大眾，像他底兒子一樣，被帝國主義強盜屠殺了；那些成千成萬的人民大眾也一定是更多的人民大眾。

底兒子或父兄；帝國主義強盜不但奪取了成千成萬的人民大眾底生命，同時也破壞了更多的人民大眾底生活；那些更多的人民大眾，已經正在或將要和他自己一樣，走向民族革命的戰線上來，梅耀宗先生還告訴我們：那些走向民族革命戰線的人民大眾中間，固然有不少的人像他自己一樣，能夠用文章表示自己底決心，更多的却是跌一樣地沉默着；固然有不少的人能夠像他自己一樣地大徹大悟，一定也有沒有這們高的理解，僅僅單純地爲了復仇，單純地爲了失掉了生活的路。那正是些貧苦的人民，無依無告的人民，甚至是無智無能文化，教育，知識，道德的國土以外的人民；然而把每個這樣的人民結合起來也正是真正能夠打倒帝國主義強盜，斬盡殺絕漢奸賣國賊的偉大的人民。成千成萬的人民死了，然而成千成萬的人民活了；無數的人民變成了白骨，然而無數的白骨變成了人民；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這一切都是民族革命運動底基本隊伍。

那些走向民族革命戰線來的人民是偉大的；梅耀宗先生也是偉大的。可惜我不是一個作家，尤其不是像高爾基那樣偉大的作家，不能把這些偉大的人民鑄爲典型，表以形象；辜負了我們底時代，也辜負了我們底民族英雄。

# 奧斯特洛夫斯基逝世五十週紀念

A. Tseitlin 作 列斯譯

蘇聯最近舉行了俄國著名戲劇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逝世的五十週年紀念。

在他四十年的文學活動中，奧斯特洛夫斯基寫下了五十多部的戲劇，其中代表作如「鬪子」(Adopted Child 1859)「千智必有一愚」(Every Wise man is a Bit of a Simpleton 1866)「森林」(Forest 1871)「清白的處女」(Snow Maiden 1837)和「沒有妝奩的女人」(Girls Without Dowry 1878)

這個戲劇家不得不在一種爲戲院當局所造成的繼續不斷的陰謀的霧圍氣中從事工作。「我老實地告訴你，我就要悉數辭掉戲院的職務」——我們在他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讀到這樣的話——「這就是說，我從戲院得不到絲毫益處，雖則全俄國的劇院全爲我的劇本所支撐着……我不會暗中活動和磕頭求助，我就什麼也不會有，然而你自己知道，我能否做一個趨炎附勢的人；以我在文學上的地位，去做一個永久

而卑微的搖尾乞憐者，是屈辱而且痛苦的……」

在沙皇時代管轄俄國戲院的權貴們，是很有各種理由去虐待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在被專制政治所支持的社會秩序上面，這個戲劇家留下了許多痛楚的鞭撻。對於那種以家長的專橫和家族中其他成員的馴服為基礎的在俄國文學上稱為商人階層的「獸性統治」，奧斯特洛夫斯基配稱一個最早而且最無情的批判者。

#### 暴露對於弱者的剝削

在他底喜劇「家庭幸福」——在奇怪的筵席中狂飲——特別是在「雷雨」這個劇本中，奧斯特洛夫斯基暴露了當時風行全國的強者對於弱者的剝削。

奧斯特洛夫斯基並不單只批評商人階層，他底筆鋒，也同樣有力地朝向官吏，朝向那些為着些少報酬幫助商人們逃避法律裁判的小律師。在劇本「在有利的情況中」(In a Profitable Position) 里面，地特別尖銳地處理着這種墮落的傲慢的階層。

在對於貴族的批判過程中，奧斯特洛夫斯基盡了一種無可爭辯的任務。他完全脫離了剛查洛夫(Goricharoff)和屠格涅夫(Turgenev)的貴族和知識分子的阿諛的傳統，他以為貴族階層的一般代表們都是放肆的寄生蟲，都是毫不經意地在狂歡之中消耗他們底生活的人物(「揮金如土」——Mad Money



——)對於他們用來治理他們財物的暴力和專橫(「森林」——尤其是「銅子」)對於流行於他們中間的偽善和頑固(「狼與羊」和「千智必有一愚」)——這個劇作者一概加以醜詆

#### 貧窮然而誠實的英雄們

從知識階級出身的奧斯托洛夫斯基，用他全部的文學著作，保衛那些無權而又而夠滿足他們物質需求的那市民的權益。他喜劇中的真實的英雄，是那種貧窮然而誠實的跑街，獨立的商人，無家可歸的本地戲子，窮鄉僻壤的陳腐空氣中憔悴下去的女人(「雷雨」中的卡特利娜，「沒有妝奩的女人」中的拉利莎，)以及以書為生的學生。奧斯托洛夫斯基雖然從來沒有踏上革命的道路，但却一刻也不會拋棄了他的純正的民主的意識。

和其他很多的俄國古典作家一樣，把奧斯托洛夫斯基看做民衆的作家也是正當的。他底作品有幾種根本的缺點他並沒有仇視大斯拉夫主義的傾向，尤其當他開始創作的時候。也底意識，從沒有超越自由主義的範圍，離杜勃洛留波夫(Dobrolyudov 1836—1861 批評家)和他同志們的那種很革命而且絕不妥協的立場，遠遠得很。

可是雖然他不是革命家，却始終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底劇作，始終是替那些無權無勢的，那些在家庭專制的軛制下，在社會的重負下，在因金錢的統制而加劇的封建殘餘的壓迫下窒息着的民衆的利益而抗

在處理這些可驚的主題中，奧斯托洛夫斯基是爲着被奴役的大衆的利益而奮鬥。他底戲劇，是用一種爲億萬人的觀客所能了解的言語寫的，而這億萬人，給與「雷雨」的作者一個偉大的十分應得的聲望。

# 雨夜

漫漫的長夜呀！永遠的風暴呀！  
天空中是沒有一塊晴落。  
人和物相混雜在一起，  
滾轉，在冥暗的深淵之中。  
一切漂流而沒沉在波濤之下，  
搖籃裏的王，世界的君主，  
禿的額頭和金鑲的履帶，  
大的和小的拿破崙呀！  
一切消滅一切失敗，  
被浪重疊在波濤上，  
過去的波濤忘掉了巨獸里維亞丹  
如剛忘掉了小島里島一樣。

柳倩

節選 拿破崙第二——雨果

工

三月——一九三二年春天的季節呀！  
將軍們久蓄貪心的顯幻，像今夜晚，  
風暴挾緊黃浦江底夜潮在瀾隔的空氣中迴蕩，  
像在彼方，在閩北，在呼嘯的支那兵士  
所置身中半月光燄底閃耀，  
像在這旗艦上被遣送回國的  
佐藤，杉山，野口，小林……一百多名兵士  
他們沉鬱的遐思；

而，他們，這一羣，正阻止了，那些將軍們底喜悅，  
阻止了囊括支那肥沃土地的好夢，  
損污了四十年維新的大和魂底精神，  
玷辱了執掌亞洲馬首的盟主底野心。

而我們軍部中底命令正雷霆風吼地下着，  
越過剛化過雪的富士山，

越過櫻花盛開的原野，

越過咆哮的中國海，那支那局部領土之上，

像勇敢的支那兵士奮擁抗敵之不可制止。

而我們將軍呢，在迷惘中，正夢着不久

將屬於自己底滿洲底大豆和森林，

松花江，——呵！揚子江！黃河！呵！

遠在萍鄉的煤礦和在和蘭的玉石！

將軍們底夢正悠長，臉上保留着去年意外的獲得，

八百隻金條，三百架飛行機的淺笑，

正夢想着幾千萬方里的土地，三千萬的子民，

而他們底夢正長呢！長得如同——

冬夜底悠久，儘殼離人的遠思，

三月底溫柔，撫摸着正緊咬着乳頭的

嬰兒底酣睡。

和那些正在惦念着遠伐異國的征人的

女人，老父母們底懷想，和綿延的眼淚，

而，這一羣，這一百多大和魂年輕的年老的

兵士：佐藤，松山，野口，小林……

這些工人，這些農夫，這些店員，這些學生，

而遽然違背了——

將軍們囊括支那的雄豪的旨意。

他們在一月疲勞的戰鬥中，

每人冥想起自己家鄉：

每人冥想起自己家鄉：

他們來自名古屋底鄉下，大阪皮革，棉紗底廠中，來自京都，或橫濱底作坊，商店，理髮店中，

甚至爲一切日本高尚人士所鄙夷的下等人羣中。

他們却爲了那些將軍們在夢囈中一聲吼！

他們便流着苦別的淚，混雜在軍隊中，

呢軍服內裹挾着難懂的符咒，

離開了自己底妻子和父母，

作別用光了的鋤和錘鑽，

作別了工廠，商店，和作坊，

作別了！哦！作別了九州四國一切的景象！

現在，他們是要回去了：穿着將軍們底旨意而來，

穿着將軍們底旨意而去。這次他們不是順民；

他們却是有意違犯了征服世界

拿破崙皇帝伸長了的野心的叛逆。

他們；一百多個頭低垂着，放下了一月來

打殺敵人的槍桿，解除了佩刀，

在雨夜，在晚潮，在甲板上擺有

飛挺輕便機關槍的旗艦中，而將遣送，

遣送往故道重洋之上。

## 五

他們伴隨旗艦，在黑暗，在風暴里，

在，將軍們底夢囈中進行；他們每一顆心，

在，晚潮中，預感着生命的最後。

他們彷彿再聽見了首腦部中誇大的旨意。

聽見了忠誠的將軍，少將，大佐，出發前的誓言。

他們也彷彿聽見了那些詭媚軍部的言語：

「閣下，這肥沃的土地將屬於何人？

那滿洲底大豆，那三千萬的子民？

不，還有那同文同種，無涯的河山，

祇候衛士一到，而那些顯貴，

那些將軍，便可成爲我們底順民。

到支那去。到支那去囉，

如同條頓族人跑到印度，

像主人跑進自己底花園。」

首腦部中國繞着許多臣民，許多重鎮，許多將軍，

他們因此啣着它底使命擴大殖民的重任。

而，他們呢，佐藤，松山，野口，小林……他們，

就從此被徵發，徵發入十萬征兵之中。

他們，而他們蠢笨的同伴囉！在將軍們底慾饒中高呼。

「到支那去！到支那去呀！」

然而在這一羣，一萬……十萬之中，

眼睛里沒有一個值價的中國人，

從他們長官底嘴中，熟悉了那些女人底小脚，

那些比日本女人還要馴良的奴僕；

男人的懦弱，像在印度，在安南，

而可供人永遠的苦役。

到支那去，找殖民地去！

這是何等新奇而神祕呵！

於是他們，呵，他們蠢笨的同伴囉，

在，王座前，在皇帝與皇后底狂歡之間，

在，那些將軍，貴族，銀行家杯酒祝福之間，

我們這些迷夢的執行者，帶着一付新奇的眼光，

從此瞭望着異國底海洋，

望着油油的沉深中

而忘去了暗礁與暗礁的危險。

他們要到異國去囉，到前線去！

去；利用精緻的轟炸機和四十生地的大砲，去屠殺那些正在忿怒中將預感失去了土地的人。

支那人，支那底兵士，支那底學生，

支那底工農，支那底婦女……

而他們，這些異國人，與他們全不認識，

全無仇恨，撫慰他們底妻子，

他們底父母，也正同他們自己一樣。

而，僅僅爲了滿足將軍們底好夢，

和那些爲了爭着自由，爭着民族獨立，

而無知的盲目的戰鬥。

他們呢，佐藤，新山，野口，小林……

和這些蠢笨的同伴也沒有兩樣。

他們也在戰場中，在沙袋旁，

在那些不敢親近的天空和

街道上，

利用了毒瓦斯和飛行機底爆裂，

用了達姆達姆底彈丸

去毒斃，去轟炸，去打殺過

不顧死活的支那兵士，

支那底房屋，和那些赤手空拳的，

正在憤怒中支那底民衆

而使他們不能不暫時閉緊了眼睛，

去看那些鮮血的噴流，

如同日本海澎湃的潮水一樣。

### III

這些，這些爲夜雨所挾夾的幻想，帶着潤濕，

帶着慘酷，飛行於瀰滿恐怖的甲板之間，

使他們再不敢想起憤然的殘血，

成隊鉄鳥的轟炸與掃射，這死亡，

如同輕擲出一把塵砂與草芥，

如同帶出一羣爲命運所判決的囚犯，  
法官底輕意之不可挽回。

謎！呵！包攬宇宙之謎！

從此永存於他們底心中而不可繫解，  
寧爲那些將軍們長夜中不會夢到，  
有人一百，一千，加以懷疑，

適至我們櫻島底主人，

正在批閱電報的疲勞中，大夢方酣之際。

他們從前對於我們將軍們底崇敬，

一如大俄羅斯人愛好列寧，

耶路撒冷爲聖徒們之所崇敬一樣。

而現在這神聖，這盲目的尊崇，  
却爲一隻，百隻，發狂的手撕毀，  
像掉掉一張便溺的紙而無所惋惜。

的確，他們違背了鐵鑄的旨意，破碎了將軍們底夢，  
他們在武力的征服中，破壞了

像拿破崙征服全歐的雄圖。

他們竟不顧大和魂底信譽，放下了  
打殺支那人的鎗桿，機關鎗，手榴彈……  
而，甚至他們：估藤，杉山，野口，小林……

在前線，一百，一千的置鬧：

「我們爲了什麼？我們爲了什麼？  
我們要回到祖國，回到祖國去！」

的確，這叫囂；給予他們以滿足呵！

使他們在強制中不能不離開前線，

離開了那些支那人：支那底兵士，支那底學生，  
支那底工農，支那底婦女

狂吼與敵意的包圍；



離開了接連倒下的同伴

與輪到自己死亡底連索；

離開了飛機所燭火的支那房裏

匝月滿天的光燄，

而回到，回到正在向軍部索要他們底丈夫，

他們底兒子的妻子與父母們底懷抱之中。

離開了爲飛機所燭火的支那房屋

與匝月滿天的光燄。

## Ⅴ

他們現在是回去了！回去了！在這旗艦上，

在這風雨襲擊之夜。

江潮與隆隆的轟擊聲渾成一片

使宇宙沒有了夢。

浪花跟緊浪花消藏于洪波冥冥之中，

恐怖蹂躪旗艦的前後而反覺寧靜。

他們正回望着背後通紅的支那底天宇；

冥想起在青島，在天津，在大連火葬中的親屬和朋

友：

他們在麻袋中，在像如同堆砌貨物的卡車上

斷定了他們底最後；

使組成他們底每個元素歸還到每個元素，

或竟被帶走化成一縷烟，一陣霧，

甚至混藏于土壤之中，爲人過而掩鼻。

而他們故國底妻子，他們底父母，

在皇帝盛張的華筵中，在將軍們最后的囑語中！

他們喧嘩地長望着異國渺冥的天空

而竟老了白髮。

可是他們現在是要回去了，回到大阪的廠中，

回到名古屋，回到京都，橫濱底作場或鄉下，

回到帝國底領土之上，

而與親屬或老父母們以無限的慰藉；

只待黃色的江水逼近蒼綠他們便離開了

這正在咆哮的土地，這血腥的地方，

離開了呵！呵！爲他們所厭惡的戰爭的領域！

他們是疲勞了，在這一月之間。

他們聽厭了這些轟隆的聲響。

在鏢距中甚至厭惡這甲板上

放置的機關鎗，與管理牠們的同伴的無知；

他們當心着祖國底續來者忘記了

戰爭與戰爭底慘酷，

他們想到黎明，想到明天，

使他們得救般的臉上永遠露着笑。

蒼茫的永夜呀！不止息的風暴呀！

天幾時纔明，見着一點曙色，

像鬼役般的囚犯，在陰暗中期待一線陽光，

期待到明天而代以半天的光燄？

然而，明天，明天又是何等悠久而遙遠呀！

一隻手掏出身邊的符呪，擲擲着。

一百顆心靈里透露輕微的笑意。

上帝，神，在無數大手掌中快意地撕毀，

他們撕毀了神，撕毀了以前所崇奉的上帝。

他們，這時對於神和上帝的不敬，

如同他們背叛了軍部，違逆了將軍們底旨意。

而那些將軍們呢，正在錦幄中，在天鵝絨底墊氈上，

期待着將屬於自己底勝利，將叮視着，

一幅新製的地圖上，塗着鮮豔

籠罩太陽的秋海棠葉的圖案。

可是，他們，佐藤，杉山，野口，小林……  
而竟不如良馬的馳驅給我們將軍們

夢中以滿足。

叛逆呵！不可赦宥的叛逆呵！

## V

旗艦迂迴地繞過江流，駛近海口，

天空灑下稀疏的曙光，挾着支那底怒吼。

他們一百多不顧戰爭的兵士遠在海外，

在異國汪洋中，成列地，在甲板上戰抖。

他們，被遣送的兵士：佐藤，杉山，野口，小林……

他們無言地低垂着頭，

他們破碎一顆奴隸的心。

看長官舞動帶怒的雙手。

「你們背叛了天皇，違背了軍部神聖的旨意！  
從此自己底長官，自己底同伴，

將成爲殺死他們的射手。」

機關鎗傳達了將軍們的尊嚴，

這一百多名兵士底忍耐頓變成了忿怒。

他們，這時知道殺死自己的不是那些支那人，

而是自己的同伴，我們的×皇；

他們明白快訣別了他們底父母，

他們底妻子，他們快要瘋狂：

「朴上前去，朴上前去呀！奪下那幾桿槍！  
而他們在掃射中，栽倒，軟癱着，

從此在最后狂吼中作別了一切。

從此他們，佐藤，杉山，野口，小林……

被捲入狂濤之中，

伴着魚龍與鸛鷗，靜聽揚子江帶來的號叫。

等待他們的父母在最后囑語中

還噙着他們底名字：

他們底妻子流着眼，或在苦厄中等老了白髮。

每隻艦隊，每隻商船過後也遺忘了他們，

直等到那些將軍們夢破滅時

而他們仍傾聽于悄悄的雨夜。

## 刑場上

許幸之

衛兵們押來一批短衣的囚犯，刑場上人山人海地圍住觀看，犯人們身上的鍊鐐叮噠作響，頃刻間他們就要到斷頭台上。

他們當中有一位年青的女犯，她的皮膚的顏色有如黑炭，

據說她是綠林中的巾幗英雄，她沿路高聲地喊着「天下為公。」

這位黑皮姑娘真不愧是個好漢，她滿不介意地和衛兵們攀談，她說：「請你告訴我年青的漢子不要傷心，為人類的幸福犧牲，是十分光明。」

## 流亡者的悲哀

穆木天

在海的那邊，山的那邊，

母親在望兒子，弟弟在望哥哥；

可是，沒有人曉得，在這個大都市中，

我一個人，在拖着我的流亡者的悲哀。

「可憐的落侶雁」般地悲悽，

故園的烽火，更顯出我的空虛；  
看見青年朋友，感到自己老了，  
遇到躍動的生命，覺得自己是刑餘。

在陰暗的巷中，渡着虛偽的生活，  
人生的路途，在中心被虐殺着，  
憎恨，如烈火潛在黑煤塊裏，

## 歌者

昨夜擲碎了我那七絃琴，  
從此便向過去告了別——  
聽憑牠的骸骨狼藉滿地，  
我決不流淚也不惋惜。

外面打雷的風雨如此急驟，

流亡者的悲哀也只有流亡者拖起。

到海的那邊，到山的那邊，

流亡者的悲哀和憧憬焦集着，

我也不想母親，我也記不起弟弟，  
故園的屠殺和烽火，在心中交映着。

## 丁非

我尙有何心緒唱那依戀之歌？  
況且昔日也並無鳥語花香，  
昔日也只是黑水匯成之漩渦。

聽這轟轟的雷鳴，

比我的歌聲何止響亮百倍！

看這閃閃的電火，

比我的樂章何止光耀千倍！

誰願意在斗室中窒息而死？——

不如走上街頭加入那奔放之羣。

讓雨打風吹自然不會怎麼好受，

但沒有風雨天上那能結成長虹？

用咆哮來代替吟唱，

## 故鄉

年青的故鄉，

孩童的故鄉，

在那遠遠的山裏。

留下我天真的歡愛。

使牠與轟轟的雷聲應答；

用跳躍來代替獨奏，

使牠與閃閃的電火合拍。

回頭雨歇雲收，風也散了雙翼，

地面將與天色一般澄清瀟灑——

那時我們來合組一個 Orchestra，

奏一曲 Symphony，唱牠一個痛快……

★

★

★

## 濺波

但是朋友說你變了，

家書道你荒涼，

你憂鬱的愁着眉頭，

吐着沒落的喘息！

小溪不再流出年青的歌調，  
田野不再吹出牧童的春簫，  
晚霞不再染紅孩子的癡情，  
斧斤不再向山林憑弔。

## 鈴聲

荒涼的城廓，  
馳過清澈的鈴聲……

鈴聲在我的心上劃了一條斷續的虛綫，  
教受難者回想起遼遠的懷念——

「你倘是僧侶的銀鈴，  
請快地馳過吧！  
我甘願爲正義受罪，  
決不對信念狐疑或懺悔！」

年青的故鄉！  
孩童的故鄉！  
在遠遠的異國裏，  
留下我難忘的記憶。

「你倘是馬車的車鈴，  
那末，旅途的駕御者呵，  
請過我好友的家門，  
告訴她我健康的福音！」

「你倘是戰馬的銅鈴，  
那末，勇敢的騎士，  
帶走我難忍的心呵！  
我的心要像戰鼓，  
在奔逐的戰對播鳴。」

六月東京澀谷

大保

(一九三六年四月)

# 自畫像

吳汝

執起了鋼筆自畫像，  
毫不假一些思想；  
用直線勾成的輪廓，  
是現世紀的人樣。

古典早知消失，  
浪漫又已絕迹，  
自然和印象，

在此時都已成世紀的癢結。

筆是直的，  
思想是有力的，  
曲線的勾劃是瘋癲者的

手下的顫抖無力的筆迹。

從今是不准你徘徊，  
徘徊是曲線的形迹，  
直線的思想，  
自身階級的意識。

現世紀的一切，  
沒有表現着曲折，  
方的基石，鋼的骨，  
世界的內疚力的衝突。

你頭上的荊棘，



——怒指的頭髮，  
額下的濃黑，  
——眉毛如戟。

壁削的雙頰，  
無邪的眼色，  
端正方方的口，  
金字塔般的鼻。

你的一切，  
一切都如「一」，  
沒有一點歪斜，  
沒有半分曲折。

在未入畫之處，  
有力的骨節，力的旋律，

筋肉促緊了的拳頭，  
會向仇人襲擊。

你的心頭有鉄石相擊的火光，  
你的心頭有不斷的殷紅的鮮血；  
火光會綻成時代的花苞，  
鮮血會衝破了恐怖的白色。

有機械般的活力，  
有似汽笛呼號的聲息。  
「口」方的營寨之中，  
貝齒排成兩圓雉堞。

我畫罷了自畫像，  
毫不假一些思想，  
用直線勾成的輪廓，  
是現世紀的人樣。

# 寄歌者

李華飛

你再是一天的烟幕罩下；  
我們還是不斷的噴起火花。

因為是——

我們要起來，要歌

要生存，要活

要從憤怒的眼中吐出烈火

要讓仇恨把敵人的肝膽炸破。

你再是一座冰山似的壓下；

我們還是要種起滿地的綠芽。

你再是一萬隻巨艦把沿海鎖下  
我們的心却永不會也戴上枷。

因為是——

我們忍辱含痛的胸中

要起來聯絡被壓迫的民衆

讓我們的熱情奔湧

不怕流血，不怕傷痛

就剩最後一口氣也要吹起狂風。

你再千磅的重彈從空中投下

我們還是跌下去又向上爬，又向上爬。

你再是把我們的戰士一個個打下  
我們的巨膽却並不因此懼退木麻。

因為是——

我們就剩最後一滴血  
也要洒向陣野  
就剩最後一隻手  
也要架鎗向你準射。

不怕你再是驅狂馬的鋼蹄踏下  
我們的血肉更是一蹄一個火花。

你們在世界上建下大的屠場  
今日却要把你在這兒埋葬。

你以為我們有人把土地拍賣  
你就狂風暴雨的打在  
盡量把你宰割的鐵手展開。

你以為我們也聽你任意安排  
你就邁步的興高烈采  
你仰頭看，腫的盡頭却是大海！

仇讎呵，你來，你來……

我們有炸礦山的火藥  
有挖地鑿河的鐵塊  
還有血淋淋的頭

血淋淋的悲歌

血淋淋的期待

血淋淋的萬顆心都像一個動盪。

# 獻給英勇的亞比西尼亞兄弟

任鈞

經過了千百回壯烈的抗戰，  
勇士們的屍骨早就堆成了山；

掩映着鮮紅的血潮，

勝利的旗也開始在招展；

但在達姆彈下，

毒瓦斯中——

你們終於暫時敗退了！

暫時敗退了！

全世界的弱小民族，

大部分爲有色人種，

却跟你們同樣地感到憤怒，

同樣地感到苦痛；

因爲暫時敗退了的你們，

此刻更殘毒地被屠殺着的你們，

乃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一支手，一條腿！

乃是全世界被壓迫的有色人種的姊妹弟兄！

是的，此刻你們算是暫時敗退了！

但無須悲哀，

更用不着絕望；

他們能够把你們任意摧殘，

但決不能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一齊殺光！

他們能够把你們暫時打敗，

但決不能戰勝全世界奴隸們的永續反抗！

——亞京被佔後第三天，於上海。

慕沙里尼是愉快的——

因爲這吸血獸已經吃個飽，

因爲你們的血肉暫時壟牢了他的寶座！

一切帝國主義者也是愉快的——

因爲「文明人」從此又長了一番威風，

奴隸們從此又多上一副鍊條！

可是——

英勇的亞比西尼亞兄弟！

請你們也別要忽略！

# 我們的建議

敵人快要扼住我們的咽喉了，我們自己還在吵架！

不論是「理論」也好，「口號」也好，「意見」也好，如果這一切實際不足以促進「統一戰線」，反而分裂了它，我們認為都是有害的。

我們不應有「辱罵和恐嚇」，不應有「意氣之爭」，不應有「文人相輕」，這一切惡習，我們要革除它。我們的論爭必須站在統一戰線的立場，「人身攻擊」是不對的，更反對各種各樣的宗派的傾軋，反對

關門主義。

我們要求互相諒解，開誠相見，停止「內戰」，立即發動廣泛的羣衆的討論，展開並擴大統一戰線，從事國防文學陣線的再組織運動。

我們具體的提議是：

一 在統一戰線運動中必須建立起基於統一戰線立場的自我批判，不論是誰的意見祇要是不合於統一戰線，或妨礙統一戰線的，都應該批判並應該接受批判。我們的批判是完全民主的，惟一的原則，是統一戰線的原則。

二 對於文學運動現階段上幾種不同的主要的意見加以分析和討論，表示各個人的見解，尤其重要的是從集體的討論中得出統一的結論來。我們望作家，文藝工作者，青年習作者，讀者大眾，及各種的文化活動人員大家糾合朋友，舉行座談會或其他集會來進行討論，把大家的見解提供出來。

三 不論有任何不同見解或發生過如何嚴重爭端的作家，祇要他贊成文學上的救亡統一戰線，都應該自動起來進行統一的作家的聯合的組織的建立與完成，我們務必從實際工作中建立起集體的領導，用集體的領導來糾正個人的領導的錯誤。用健全的青年的領導來代替偶像式的或盾牌式的「老作家」或「指導家」的領導。

統一戰線不是標榜的符咒，也不需要「口號」的紛爭，統一戰線是行動的原則，是實踐的目標。

統一戰線不是從理論上的統一，而是從行動上的統一，實踐的統一。一切願意參加救亡陣線的作家都統一在國防文學的旗下。

## 編輯後記

『文學大眾』的創刊動機是很單純的，我們覺得許多的文藝雜誌中缺少真正肯虛心接受青年習作的，便糾合起一羣自己正在學習的青年文藝工作者，大家會為開拓一個新的前途努力過，受了挫折仍不願罷手：

——我們傻幹吧！

學是我們又傻幹起來！

郭沫若先生並非在推崇青年，却是在警告青年，希望中國青年不要易於「老」去，從事文學者尤應發揮其青春的情熱，振作起青年的精神，懷抱利器為民族的新生命而戰！郭先生的『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一文，我們是把它當作一個『號召』來看的。

『有着偉大的使命，應該要用莫大的努力來完成這項使命。』——文藝戰線上的青年伙伴們！我們大家動員起來，『文學大眾』便是我們操練的場所，也是我們戰鬥的場所，我們熱誠的舉手，親愛的招呼大家一齊來努力！

針對着目前戰線上步伐的混亂情況，緊迫地趕着提出了『我們的建議』，我們希望這個建議能引起廣大的青年戰友的響應，並把它從實踐中具體化起來。

我們還決定要做些經常的工作：一、選拔青年習作，舉行『習作獎金』——所謂『習作』是包括了『小說』、『詩歌』、『戲劇』、『報告文學』四個種類而言，我們擬漸次地籌設，希望有心培養新文藝的秀苗的人贊助此舉，使這獎金做到每月一次，最好一次二種以上並行。

二、集體批評——批評是一章難事，集體的方法也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們將採擇數種有廣泛的讀者而在文學運動上發生影響的作品先來試作

三讀書會——本應發表「綠起」但重要的還是以工作來發動，願從本刊第二期起有所表現，并預期讀者們踴躍來參加，寄給我們多種多樣的意見；如對於文學上的統一戰線問題，對於本刊的檢討，對於某一作品某部書籍的讀後感，或學習文學的經驗方法，某一地方的讀者狀況（一般的或單指本刊的）和文藝活動情報……等等這類的稿件，讓我們的讀者會堂開張時不要寂寞纔好。

至於創刊號的內容，我們以還不能做到更嚴整充實為憾，青年精神的特色也還表現得不够嚴格的檢閱有待於聽取了讀者的意見再說。

我們很感謝許多朋友的幫助，致使收到的可用的稿件既令倍增現有的篇幅也容納不了，因為原有的答應出版的書店中途變了計，臨時更換了出版處所，預定的計劃都受了損失，篇幅緊縮甚至於最後的編目所定決刊載的幾篇稿件，房堅寫的「日本前進作家鹿地亘訪問記」，金鑑譯的史沫特列的一篇報告文學作品，阿茵作的劇本「埃及風雲」及其他小說散文數稿，都臨時抽出，所有本號未刊稿件而不退回者概留待以後分別採登，但讀者和作者切不要以為我們存稿太多而不投給新稿，要知沙裏淘金才能揀出真金呢。

承第二次全國木刻展覽會寄來代表作品十幅，原擬出一特輯的，後因製版費有限便祇先刊印了四幅，這是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一九一八」紀念輯，幾位東北作者，也是新進的國防文學的青年作家：舒羣，辛勞，羅烽，白朗，亞丁，田平等，特為本刊獻出了他們的真誠的禮物，他們是獻給我們屈辱的民族的全中國人民呵，綏東華北馳騁着敵騎，私貨衝破了全國的關隘，中原的蜀錦城也染碧了血，已經失去了的國土，永遠失去了嗎？我們明天就要去坐「那塊狗撒尿的石頭」（引自「隣家」）嗎？

望每一個不願做高麗人的獻出各自的真誠的禮物來，我們的民族就得救了。

再見！

——一九三六·八·三一·記——





#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的編制約分：國際文學介紹，報告文學，小說，詩歌，戲劇，隨筆，速寫，論文，文學報道，集體批評，文學大眾讀者會，版畫，各門。
- 二、我們特別歡迎青年作者的作品和大眾的習作。
- 三、來稿最長不得過一萬字，譯稿請附寄原文。
- 四、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凡我們所不熟悉的作者最好請寫一段「自我介紹」的話，藉易聯絡。至於發表時之署名，依作者自定。
- 五、稿件如不登載，一律負責退還，并附帶寫明編者意見；退件郵資亦由本社代付。
- 六、除特別徵稿外，其他稿件暫以本刊為酬。
- 七、稿件發表後，版權仍歸作者保留；但請允許本刊可以採入選集或彙刊。
- 八、發表稿件編者不任意增刪，但必要時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可預先聲明。
- 九、投稿及通訊概請郵寄：上海江灣宋家巷廿七號，文學大眾編輯部收。

# 文學大眾 第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五日出版

上海江灣宋家巷廿七號

文學大眾社

房文學大眾社

上海新開路

民光印刷公司

上海四馬路

羣衆雜誌公司

南京無錫

羣衆雜誌公司

國內南洋各地書店

編者 編輯 兼 發行人 印刷所 總代發行 經售處

本刊定價目

▽本刊文字須經允許方可轉載△

本刊廣告價目

訂購辦法	冊數價格	郵費
全年	十二元	在內
半年	六元	在內
零售	一二角	二分
		國內及澳門
		日本 香港
		國外
		八分
		五分
		一角
		三角
		五角
		二元
		五角

地位	底	封	封	裏	普	通
全	面	六	十	元	四	十
半	面	三	十	元	二	十
四	分	一	八	元	六	元
之	一	八	元	六	元	三
色	二	套	一	套	一	套
廣	告	機	用	白	紙	黑
印	或	色	紙	者	，	作
長	期	刊	登	，	折	扣

2,000

上海羣衆書報公司出版

# 巴比塞選集

陸從道編  
特價二角

巴比塞是國際最偉大的反帝反戰作家，他一生的事業和他的一生的著作都是爲了同一的目標——「和平」而奮鬥的。目前戰煙瀰漫了世界，我們的和平使者已經死去了一年了！紀念這位巨人的人，請讀這部選集，它會使你了解作家的巴比塞和戰士的巴比塞，並了解巴比塞的時代與和平的理想。

已呈請登記

# 集外集

魯迅著

定價七角

本集收魯迅先生自最早的一七〇三年起至一九三三年的隨筆雜感，書信序跋，論文小品共三十二篇，新舊體詩十餘首，均爲他集所未收錄而不易經見之作，故題爲「集外集」。愛讀魯迅先生文章不可不讀此集外之集，文外之文。

本期附刊特大號每冊另售二角一分